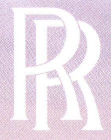


2023.7.17
2023年第29期，总第1247期
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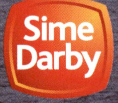
吴谢宇
人性的深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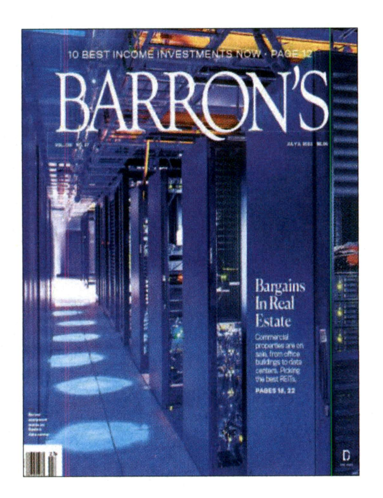



SPECTRE


Sime
Darby


广告





《巴伦周刊》202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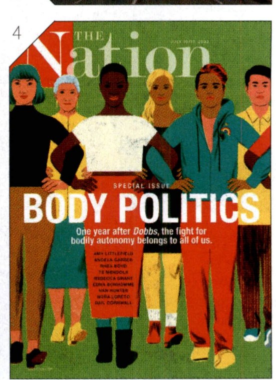
商业地产低迷

商业地产在全球金融市场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其中包括写字楼、公寓等。由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商业地产的价值处于低位水平。在旧金山和芝加哥等城市，办公室空置率已接近25%。写字楼类股票较新冠疫情前的高点下跌了50%，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过去一年里下跌了9.5%。2022年到2023年，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总回报率比私有房地产的回报率低了近40%，这是40年来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









1 2 3 4



1 《卫报周刊》2023.7.7

法国骚乱

当地时间6月27日，在法国巴黎郊区楠泰尔，警察开枪打死一名17岁的非裔男孩，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持续骚乱：2000多辆汽车被烧毁，700家企业遭到破坏，一处贫困住宅区的公共图书馆被烧毁，至少3000人被捕。据估计，此次骚乱造成了约1200万欧元的损失，11万册图书和文件被毁。法国作家罗卡亚·迪亚洛认为，这次骚乱是法国政府在解决贫困、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等深层次问题上一再失败的表现。

2 《新闻周刊》2023.7.7

人工智能狂热的后果

最近，世界各地正在经历一场“高科技狂欢节”，隐患也随之而来。微软研究院的机器学习研究员塞巴斯蒂安·布贝克（Sébastien Bubeck）提到，要警惕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他用“万亿个维度”描述像GPT-4这样的系统内部连接方式，形容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弹簧床垫，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形状，并且学习速度快、变化规则复杂，稍不注意就会超出人们的控制范围。

3 《科学》2023.6.30

复活器官

过去10年，科学家们利用极端寒冷来减缓器官的腐烂，并开发了新的方法来降低化学防冻处理的毒性，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结冰的破坏性。2018年以来，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者冷冻并复活了珊瑚、果蝇幼虫、斑马鱼胚胎和大鼠肾脏。这项技术未来将运用于人体器官移植。除此之外，该项技术也可以用来保存食物，不仅能够避免食物被冰破坏，而且预计每年能够减少超过60亿千瓦时的能源消耗。

4 《国家》2023.7.10

美国孕产妇保健危机

一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这个案件旨在保护女性的堕胎权，推翻它意味着合法堕胎权利的终结。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13个州完全禁止堕胎，约70家诊所关闭或停止提供堕胎服务。因为担心触犯法律，即使医生收到患者关于危及生命的妊娠并发症的报告，也依然拒绝为她们提供堕胎治疗。许多妇女遭遇了严重的医疗后果，甚至死亡。



绘画：范薇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也做短视频了？
去瞅瞅
扫码关注
B站三联编辑部
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18 封面故事

吴谢宇

人性的深渊



封面故事

封面绘图：范薇

2023年第29期，总第1247期，2023年7月17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莜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 (0451) 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 (022) 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311) 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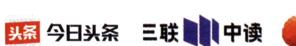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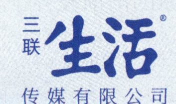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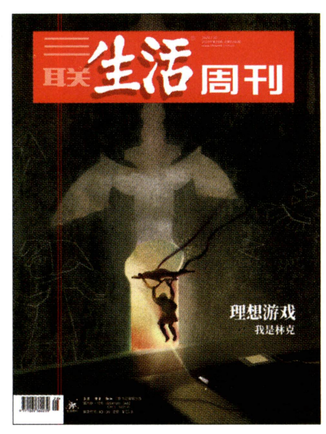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2023 年第 28 期，总第 1246 期

理想游戏

这是一位懂游戏、会玩游戏的作者写的文章。作为一个中年人，生活、职场中的反馈有时没有那么直接，但我在海拉鲁大陆上却有少年般的热情。山顶一定会有宝物，丛林里一定有精灵，草里一定藏着昆虫，海边一定有蟹和螺，炸弹花掉进水里不会爆炸，水喷到熔浆上会凝固成石板。这样直接、明确给出的反馈，就像小时候我努力学习会得高分、给伙伴分享零食会得到夸奖一样让人快乐。（@ 伊丽莎白）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身边的老年便民餐厅

我住的小区有 7 栋楼，每栋有 28 层，属于人口密度很高的小区，粗略计算有六七千人。一到周末或者傍晚出来遛弯的时候，就会发现小区长廊里、亭子下以及健身器材边上，总是有很多老年人。

之前我在小区不远的菜市场发现了一家社区便民餐厅，感觉应该是有社区支持或者财政补贴，看起来窗明几净，我心里还说要是小区门口有这样一家店该多好，家里老人和没上幼儿园的老二就有口福了。

说啥就来啥。早晨我上班之前婆婆跟我说，中午她在老年餐厅预订了红烧鱼和狮子头，我一听很开心，之前也听说过各地开了社区食堂以及老年餐厅，没想到还能开到小区里。

我居住的这个楼旁边原来有一间连着地下停车场的地上平房，以前用作派出所片警的办公地点，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渐渐废弃了。以前看那间房子黑洞洞、脏兮兮的，现在重新整修了一下，玻璃上还贴着老年便民餐厅的字样，隔着窗户看到里面已经成了简洁的办公室。

婆婆说前不久社区人员在微信群里发通知，考虑到小区老年人众多，在社区的支持下小区入驻了一家老年餐厅。这家餐厅是经过社区审核的，每个小区成立一个微信群，有需求的可以扫码加入。餐饮企业派一名工作人员提前一天在群里发菜单，大家可以在群里点餐，每天下午去那个办公室扫码缴费，取餐时间是第二天的上午 10 点半到 12 点。

婆婆给我看了看第二天的菜单，有五六种菜品可选，荤素都有，主食有三四种，粗细搭配。此外这些菜品和主食的销售方式与外面饭店不同，这里宫保鸡丁按克卖，每份 200 克约 10 块钱，红烧鱼块大约 4 块，也是 10 块钱；主食类像馒头、花卷等按个卖，每个一块钱。

婆婆说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好，就预订过几次，几种荤菜做的味道都还不错，价钱也比较合理。如果家里有两位老人，自己在家里做点汤，然后再预订一个菜，就会吃得比较舒服，同时也丰富了餐桌上的菜品种类。

每天去缴费或领饭的队伍都挺长的，可见这家便民餐厅在小区很受老年人欢迎。尤其像我家这样有老人又有学龄前儿童，如果要求婆婆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其实要求是有点高的，毕竟带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带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天有多累。开了这家便民餐厅以后，有社区在背后把把企业的关，做饭的困难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个不错的业务，按量销售、提前预订，不会产生做得多卖不掉浪费的问题。此外消费人群黏性高、忠诚度高，只要企业能保证菜品安全、适当更换菜单，就能保证客户不流失，避免了餐饮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希望身边这样的便民设施越来越多。（读者 翟会敏）

本期截稿时间：7 月 10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水果换代的代价

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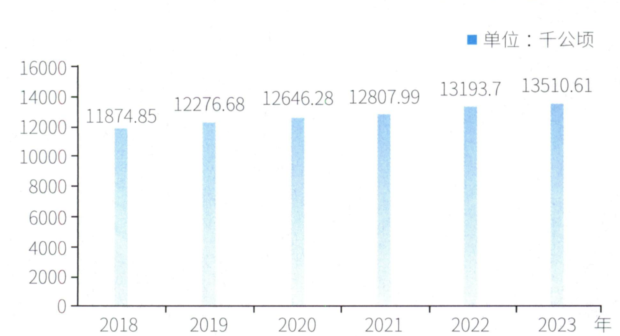
今年超市里突然冒出了很多西瓜品种，如一包糖西瓜，7元一斤，西瓜王子，5元一斤，昔年当红麒麟瓜反而成了陪衬。可按5元、7元这样的价格，随便一颗西瓜就得上百元了。收入没有达到日本、韩国的水平，夏日吃不起西瓜居然和日韩一样了。

按理说，水果不应该如此贵。西瓜亩产七八千斤很正常，苹果亩产5000斤到上万斤，甜瓜亩产3000～6000斤，桃子亩产3000～4000斤。水果含有大量水分，吃的是种子外边的果肉，而不是浓缩了精华的种子，产量比种子高得多。在社会平均利润率统御下的庄稼种植中，水果的价格是不应该比粮食贵的。除非因为人为的干预，水果供应不足。

超市里水果贵出天际，的确是供应出现了问题：一是有环保和保护耕地的要求，水果种植少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水果在过去几年冒出了很多新品种，拉开了价差，果农孜孜以求，大众水果少了。在嫁接转换品种的过程中，高品质水果供应虽然有所放量，却还不能放量到满足大众需求。再加上水果产量有大小年，今年是小年，供应就显得不足了。

具体到西瓜这种一年生品种，前两年经常有西北种植硒砂瓜的报道。瓜农们特意在戈壁滩种西瓜，他们在土地上铺上地膜，保水保墒，克服了西北春天的寒冷，瓜苗得以发芽生根，夏天这里昼夜温差大，最适合瓜果积累糖分。夏末从宁夏运来的西瓜个头大、沙瓤，是本地西瓜拉秧后的接续品种。为了让硒砂瓜长得好，有的西北瓜农还特地在土地上铺上石板，保湿保温。这种种植方式破坏土壤，很多地方都在整治，相信今年西瓜的供给不足，就有耕地整治的原因。

中国果园面积预测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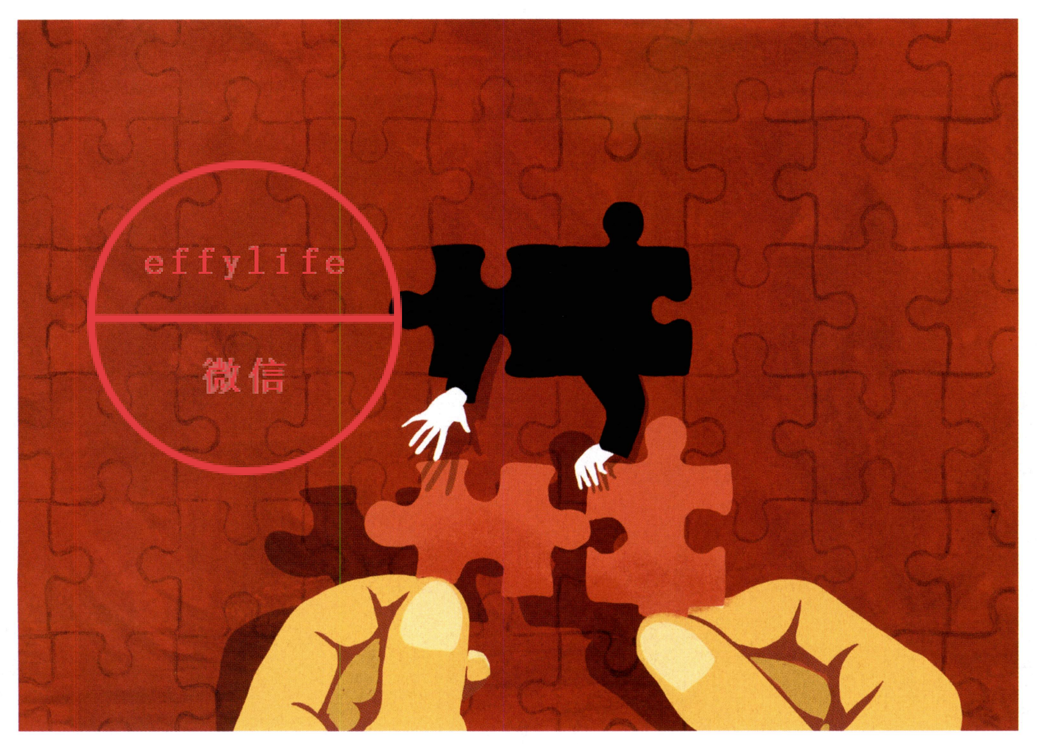
多年生水果品种，从种植到收获再到盛果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去国家提倡退耕还林、保持水土，在坡地、山地上种植果木是最好的选择。果木种植四五年以后进入采收期，水果供应一点点增加，消费者享受到了退耕还林的福利。近年来国家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对违规使用耕地的予以纠偏，果树种植面积不再扩张了，供应也从增长状态转为平台状态。所谓十年种树，砍树却在一时之间，若个别地区纠偏力度加大，水果供应就可能突然紧缺。

水果供应失衡，最大的因素或来自消费者的偏好，以及由消费行为引导的种植信息的偏差。多数水果品种多年生，一次种植几十年收获，可现在水果品种迭代得非常快，高档品种价格高、效益好，果农自然会追踪新品种。果园换种，要么砍树重新种植，要么嫁接，有的家庭种果树，一棵树嫁接十几种水果，一年间不停地收获。但果园追求的是优化管理，最大化经济效益。是否切换品种，切换到哪几个品种，是关系到未来多年效益的重大决策，果园主需要深思熟虑。恰恰这几年，消费者口味提高了，肯为优质水果出大价钱，于是果农一哄而上嫁接优质新品种，这也可能造成果树的青黄不接。

果树嫁接提档次，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名为红美人的爱媛28，俗称“果冻橙”，一斤曾卖到40元。价格是如此昂贵，果农们纷纷将白肉柚子嫁接成红美人，经过5年的发展，多数产区的红美人纷纷上市，价格也就一年不如一年，年年下跌。当然了，因为口感好，走向平民化的红美人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其实很多水果，诸如葡萄、猕猴桃，因为高档水果的存在，果农们都面临着提质换种的选择，一旦他们一拥而上，就可能造成传统品种的断档。

当我们抱怨月薪过万却没了水果自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了水果店和大卖场的水果自由，那些口感稍差、品相一般的水果还是可以通过电商流入千家万户的。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三联生活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范薇

镓和锗

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自8月1日起对镓和锗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在与美国的科技战中，中国拿出了大枪。”《经济学人》以此为标题做出评论。镓和锗是芯片制造的重要原材料，无论储量还是出口量，中国均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全球镓的储量约为23万吨，中国占80%～85%。全球已探明的锗保有储量仅为8600金属吨，美国占45%，中国占41%。

贬值后，日系车涨价

本田汽车对外宣布对6款车型上调售价，最高涨幅超过5%；三菱汽车宣布对2款车型涨价，涨幅最高达6%；日产汽车将旗下5款车型的价格进行了上调，最高涨幅达到10%；丰田、马自达等车企也都有类似的“调价动作”。日本本土资源匮乏，原材料基本靠进口。日元贬值，物料成本是日本制造业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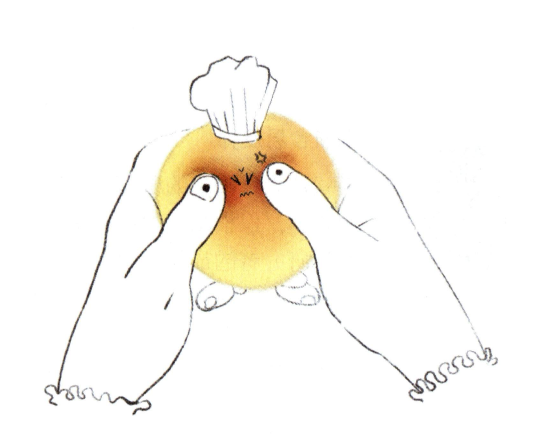
下调美元利率

尽管外界普遍预测美联储还要加息，国内多家银行却下调了美元存款利率，最高的一年期由5.3%调整为2.8%。一种解释是，有人用3.5%的消费贷换美元，存美元定期，套息近2个百分点，同时获得人民币贬值收益。银行统一降息，似乎是要补上这一漏洞。本质上，这一做法是以非市场行为给美元单边升值预期“降温”，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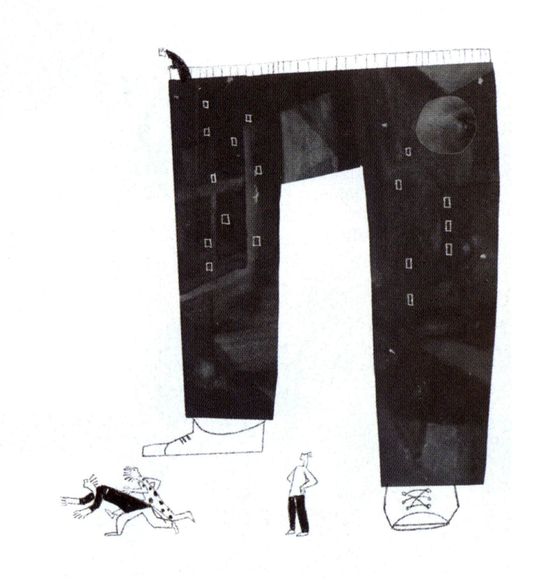
自卖自买

审计署发现，70 个地区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 861.3 亿元，其中 67.5% 发生在县级，还有 55 个地区违规或变相返还税收或土地出让金等共计 225.08 亿元。“自卖自买”刷数据的目的是为楼市托底。2022 年全国房企拿地金额中，央企国企占比高达 53%，地方城投占比 32%，民企占比仅为 9%。



中式烘焙、馒头店

“烘焙第一股”克莉丝汀因欠租金、货款和工资暂停门店运营；虎头局渣打饼行被曝“拖欠工资、货款和房租”；新中式点心店墨茉点心局则全面收缩，关闭了在武汉和杭州的店铺。烘焙是一个大赛道，每年有 2400 亿元规模，但无论西式还是新中式烘焙，都没能站稳脚跟。烘焙哑火，在消费下沉的当口，用互联网思维卖馒头的网络爽文大量出现了。



深圳统租房

深圳市城中村保障性住房改造提升项目启动，以白芒村为代表的“统租”却上了热搜。租客担忧，统租会影响续租和搬迁，同时也担忧改造之后房租上涨。据传，为获得房源，政府给出的租金远超市场水平。这意味着低收入者更难在深圳落脚。官方回应：目前白芒村项目已暂缓签约，改造后租金有明确的标准。

比亚迪大战特斯拉

二季度比亚迪与特斯拉的销量均创新纪录。比亚迪累计销量超 70 万辆，同比增长近 100%；特斯拉全球交付超 46.61 万辆，同比增长 83%。为争夺中国市场份额，7 月 1 日特斯拉再次降价，Model S/X 有 3.5 万～ 4.5 万元优惠。比亚迪则加快出海步伐，进入欧洲腹地。新能源汽车竞争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双强争霸格局，其他企业面临压力。



孤独者的大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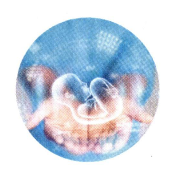
《心理科学》杂志最近刊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处理外部世界的信号时，孤独者的大脑具有独特的处理方式，而不孤独的人的处理方式则趋于相似。该研究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领导，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对66名观看视频的大学生进行脑部扫描。在参与测试之前，根据他们的“孤独量表”评分，这些学生被分为“孤独”和“没有孤独感”两组。最终的脑成像数据显示，孤独的人比不孤独的人表现出更多不同和特殊的大脑处理模式。研究者认为，神经相似性意味着对世界的共同理解，而这项研究解释了为何孤独者更难找到和其他人的共同点，更难建立社会联系。

好消息



六类健康食品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领导了一项大规模全球城乡流行病学研究，比过往研究更全面地涵盖了高、中、低收入地区。结果发现，食用水果、蔬菜、豆类、坚果、鱼和全脂乳制品是降低心血管病发作的关键，也可用全谷物和未经深加工的红肉、家禽代替豆类和鱼。



3D 全息胚胎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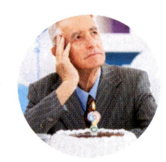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和苏格兰医学专家近期联合研发出胚胎3D全息成像方法，在全世界尚属首次。该技术使用极少量的光，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快速观察胚胎。这种温和的无创方法，有望帮助临床医生筛查体外受精的胚胎质量，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

坏消息



水断食易反弹

连续几天只喝水的确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减重，但根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营养学研究者的最新论文，这种断食带来的益处——改善血脂、胆固醇和血糖水平，都在恢复进食后消失了。研究者还强调，在没有医生监督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绝食超过5天。



血脂与痴呆风险

美国《神经病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1万多名60岁以上病人中，胆固醇水平最高组和甘油三酯水平最高组患各种痴呆症的风险分别比最低组高19%和23%。不过，研究者表示，尚不清楚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波动为何会影响痴呆症患病风险。

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什么学，离境界还好远呢。没有雪芹笔下的那种诗的境界，只有"技"——还只要一心追求"巧"，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会真高真美——真像中华文化所长期孕育的文学艺术那样，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即气质、韵味、神采、境界吗？

——周汝昌

学生们放暑假后你就不要买苹果手机了，等到 9 月再说。新一代 iPhone 预计将配备 USB-C 接口，这标志着 Lightning 接口 11 年的历史即将结束。"你有 iPhone 充电器吗"将变成"你有充电器吗"。是的，这意味着你也应该停止购买 Lightning 配件，比如麦克风、耳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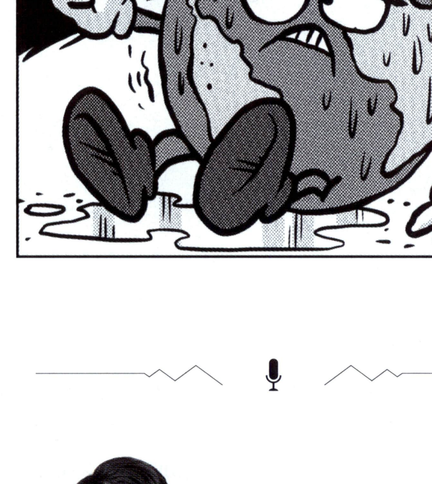
——《华尔街日报》,《这个夏天最值得和不值得买的苹果产品》

手提包不像阿斯顿·马丁汽车或一酒窖拉菲那样需要很多保养，而且跟钱币、邮票和绘画不同，如果巴黎突然挖掘出了一批大牌包，导致价格降低，至少女孩还可以用它们来放钥匙、手机、梳子和口红。

——《泰晤士报》报道，稀有手袋成为有钱人的投资对象

随着年龄增长，岁月似乎过得越来越快，当生日、毕业典礼、宗教节日以及日长变化等标志性事件在我们浑然不觉间按照惊人的规律重复发生时，我们往往会表示惊讶。时光的流逝速度似乎加快了，这被归因于记忆设置的一个简单把戏：对 5 岁的孩子来说，第 5 年是之前岁月的 1/4；而对 50 岁的人来说，第 50 年仅是五旬岁月的 2%。

——英国生物学家尼古拉斯·莫尼，《生命的时间轴》



（插图 山羊胡）



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之争让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关于猎狐的观点：不会说话的（狗）去捉不能食用的（狐狸）。

——美国作家斯蒂芬·金

数字

3000 万

扎克伯格的公司推出了跟推特对标的 Threads，推出后不到 24 小时，注册用户已超过 3000 万，其下载量跃居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榜首。

17.01 ℃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监测，地球表面平均气温在 7 月 3 日刷新先前纪录，达到 17.01℃。在此之前，2016 年 8 月 14 日和 2022 年 7 月 24 日均创下 16.92℃的全球最高气温纪录。

23 亿

7 月 4 日，拉斯维加斯的碗形剧院首次完全亮灯，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球形结构剧场，屋顶重 11000 吨，环形 LED 屏幕有 15000 多平方米，整座建筑耗资达 23 亿美元。

和孩子一起认识世界

文 · 福豆　图 · 谢驭飞



小孩子身上痒的时候，有的会使劲挠，即使把皮肤挠破也在所不惜。大人要理智一些，不会那么使劲，但只要一感到痒就伸手去挠的人，就不算理智。专家说，被蚊虫叮咬后，皮肤发痒的话，可以涂氢化可的松、炉甘石、抗组胺剂，或者按压、冰敷，就是不可以一直挠，挠破了容易感染，抓挠并不能止痒，只是让皮肤感到疼痛，然后痛感转移了我们对痒的注意力。有时抓挠导致的痛感会让身体释放出对抗疼痛的血清素，导致你觉得更痒，结果就是越挠越痒，越痒越挠。

都说小孩子好奇心很强，爱问为什么。但有时他们也非常实用主义，比如他们可能会问，不小心把口香糖咽下去了会肚子痛吗？如果你跟他们说，没什么大碍，他们就放心了，不太会问口香糖为什么那么黏、粘到衣服上该怎么办？也不会问，为什么饮料的包装都那么鲜艳？《动物为什么吃不胖？》一书中说："加工食品包装上的文字或图片常常会让我们联想到健康。绝大部分饮料都会使用水果的图片。消费者会吃下更多水果口香糖，其实它和口香糖是完全一样的产品。有些牌子的大米在包装上自豪地宣称不含胆固醇，其实所有的大米都不含任何胆固醇。有些糖果标明 99% 不含脂肪，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忽略它的高糖分和人工添加剂。"

小孩可能会发现，猫爱吃肉，而狗是杂食动物，吃肉甚至也吃草。这是为什么？简单来说，狗很凶，结果反而没肉吃。"猫的体形较小，常常凭借其控制老鼠数量的本领而受到重视，所以猫在进化和被人类驯化的过程中持续地进行着捕猎。而狗的体形较大，在人类驯化狗的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其捕猎倾向，这样才能保证人类和牲畜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狗被迫以人类的剩饭为食。"

爷爷奶奶可能会说，他们的关节不舒服，所以快要下雨了。这里面有什么因果关系吗？《爱因斯坦也不知道》一书中说："关节里有微小的气泡，在气压降低的时候，那些气泡会膨胀，对关节内部施压。"书中还说，水手在海上时，用普通肥皂加海水不能洗干净衣服，因为肥皂必须先溶在水里才能生效，而肥皂在含有很多钠的水里溶解性差，就无法把污垢里的油腻成分拖走。知道这个知识后，我们就可以捉弄朋友了：在他们洗衣服时往他们的盆里加盐。

有本书叫《动物必须刷牙吗？》，动物当然不会刷牙，其实它们也不太需要：狮子的牙缝很宽，不会有很多食物残留其中。书中还有三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千足虫真有一千只脚吗？（"准确地说，它有 249 双脚，即 498 只足。它不是迈步走的，而是波浪式地穿行于枯枝落叶之间。"）德国牧羊犬能不能听懂英语？（它们连德语也听不懂。）刺猬到底有多少根刺？（1.6 万根到 1.7 万根。）你是否好奇，狗身上有多少根毛？据说是每平方英寸一万五千根，是人类头发浓密度的 15 倍。

我们都希望小朋友早日明白，有些职业挣的钱多，比如顶级足球运动员、歌星、直播带货的主播；送外卖、开出租车等工作很辛苦，但收入一般。《唤醒会思考的你》一书对小朋友解释说："如果很多人都能把一份工作做好，那么报酬通常会很低。大多数人都能开公交车或当服务员。"但高薪工作通常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你的薪水很高，人们会期待你时刻都能出色地完成工作。如果服务员把果汁洒在顾客身上，这会让人生气，但这不是个大问题。但如果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犯了一个错误，事务所可能就会损失数百万英镑。"这是告诉孩子，将来做一个压力不大的服务员也不错。

高情商的门卫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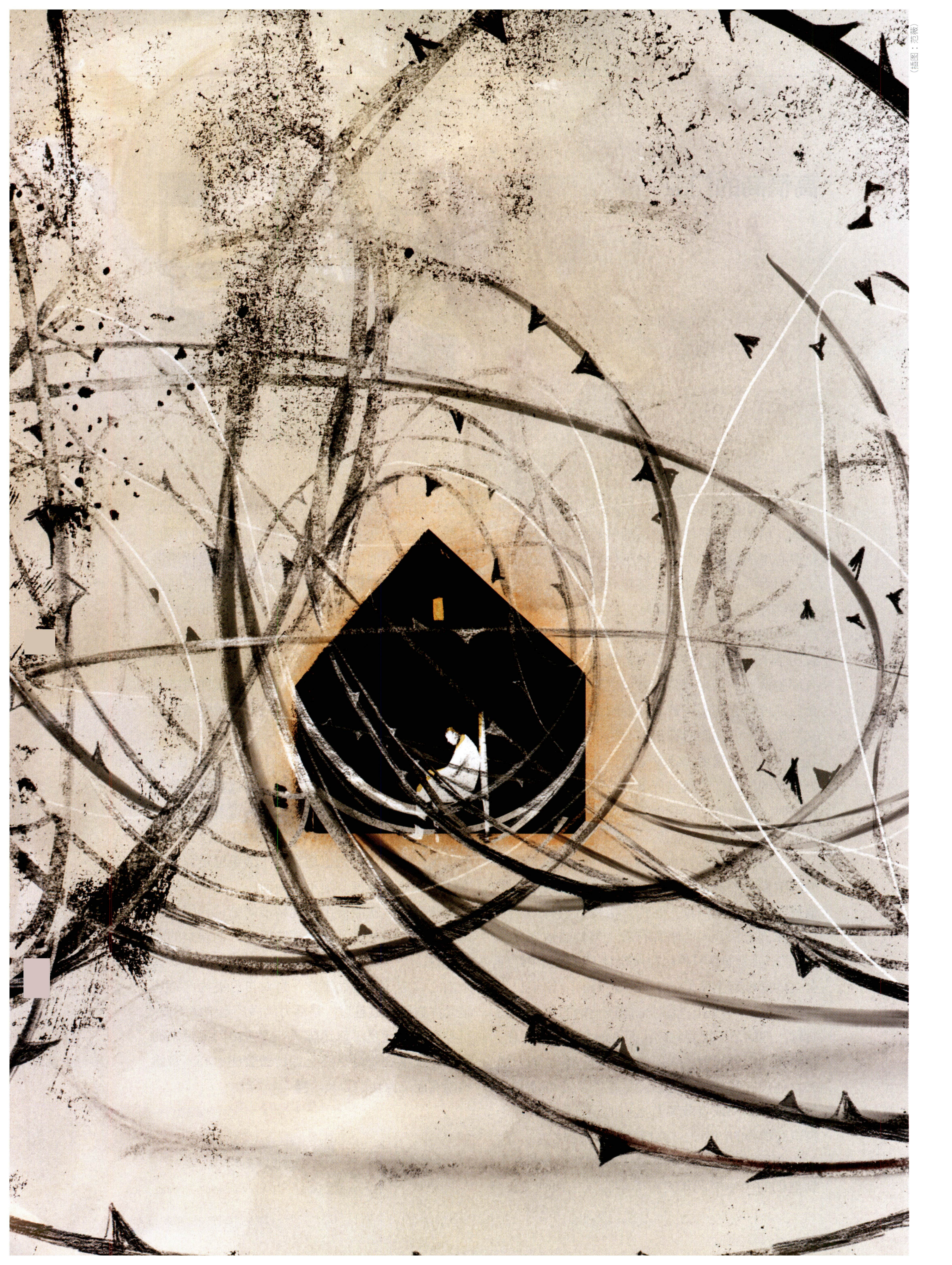
步入职场之后，我的生活被排山倒海的工作填满，精神却如同沙漠般逐渐贫瘠起来。以前会花费心思庆祝一些节日，但工作后不用左思右想了，因为肯定都在加班。某年元旦，加班后，我在凌晨时分返回宿舍。那天早上我刚刚换了新包，忘了把旧包隔层内的门禁卡放到新包里，发现没有门禁卡时，我已经到了宿舍楼门口。那时还没有刷脸认证，正当我陷入窘境之时，大厅里接待台后那位身穿制服、戴着黑框眼镜的门卫向我走来，按下大门内侧的按钮，之后拉开大门，欢迎我入内。那一刹那，我发觉这位我之前从未认真打量过的门卫，简直是气度非凡、英俊无比。与此同时，他的举动令我重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除冷酷工作之外残留的温暖。

之后，我刻意认真观察了在这栋楼轮流值班的门卫们。解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门卫常常在值班时间静静地阅读、写作，接待台上有书、笔记本和钢笔，我内心暗称有着文学梦的他为“卡夫卡”，因为他令我想起在保险局上班、利用处理公文的间歇写上两笔的卡夫卡。还有一位年长些的能说会道的门卫，会对他能搭上话的每位住户宣称，他的孩子很爱吃肉，而他的老婆没有工作，这导致他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有一些共情力强的女住户在和他聊天之后，会把刚从超市抢购到的打折鸡胸肉或者菠菜苗送给他。我称这位善于攫取同情心的门卫为“高情商聊天者”。

美国学者彼得·比尔曼认为，门卫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工作境况年复一年地会发生何种变化，随着年限而改变的唯一一点是他们与住户之间的关系。这点至关重要，正是通过与住户的互动，门卫才形成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并创造出行使责任、做出判断的机会。他们的职业生涯不会回报给他们更高的正式收入，但却带给他们非正式的回报，最实际的是他们在圣诞节收到的小费，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卡夫卡”和“高情商聊天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以某种疏离或亲密的方式，跟住户们保持了他们所想要达到的最适宜的空间和情感距离。

在住户观察门卫的同时，门卫也在观察住户。某部剧集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寻找真爱，她偶尔会带不同的男生返回她的公寓。戴着礼帽、头发灰白的门卫每天都守在公寓楼大厅内，会悄悄告诉她，这个男生是否适合她，结果总是惊人地准确。女孩很惊讶，她不懂为何门卫在不了解男生的情况下，就能得出如此精准的结论。门卫告诉她，其实他从来不观察那些男生，他观察的永远是这个女孩。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孩是内心笃定还是惴惴不安，是对自己更为严苛还是允许自己得过且过，是活力满满还是情绪不振，是神采奕奕还是不修边幅……这些由门卫带来的结论使女孩在寻爱之路上保持着警醒之心，带给她踏实而又深切的慰藉。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插图：范薇）

吴谢宇
人性的深渊

记者 · 吴琪　王珊　摄影 · 张雷

2015年夏天，21岁的吴谢宇开始了逃亡生涯。到2019年4月被公安机关抓获，他逃亡了将近四年。

说起这四年的经历，吴谢宇把它描述得像参加了一场漫长的夏令营："我第一次自己考虑去哪里，学会比较路线和路费。我第一次自己挑衣服、套被套、洗衣服、搞卫生。我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学会和房东谈价格。我第一次自己做饭，学会怎么买菜、切肉、炒鸡蛋、洗碗。"

比较起来，他之前的生活，"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而"逃亡中我无法再自我封闭，只能投身真实生活"。

1994年出生的吴谢宇，被父母寄予了经济高速发展下出生的一代人的期望。妈妈谢天琴和爸爸吴志坚都是1967年出生的人，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开始了一路向上的人生。他们的童年各自有着深刻的不幸，在福州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再重蹈他们的人生覆辙，只用一心一意念好书。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他们人生获得重大转变的现实，也是他们对孩子的最大信念。

敏感而聪明的吴谢宇，本能地满足着父母深切的期望。用他的话说，他很快摸清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只要考第一，万事大吉。"父母都是莆田仙游人，在家说方言，他听不懂。他想学，但父母说，大人的事孩子别管，还是学好普通话。大姑、小姨的孩子，是他每次回老家时的玩伴，但这些孩子成绩不好，妈妈让他不要和他们玩。

吴谢宇几乎没有同龄人朋友，也不用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谢天琴是个无微不至的妈妈，她对外人冷淡，但是对丈夫、孩子的情感浓度特别高。她在谈恋爱期间写给吴志坚的信里，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的价值，就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在和吴志坚结婚后的早期，她会因为出差的吴志坚电话不够多、写信不勤奋而数次表示伤心、活不下去，频率非常高。"盼望了两天，盼来的却是不回来的电话……如此下去，我不知我能否活着见到你"，"志坚，你好残忍，说好来电话的，我等了一天都不来，要将泪水为你流干，现在我心中悲痛异常，思来想去，你的变化为何如此巨大……上帝，我该何去何从，现在一下子又坠入万丈深渊了"。

非常缺乏安全感的谢天琴，急切地盼望着新生命，"我非常迫切地想给你一个礼物——孩子"。吴谢宇带着期盼来到人世，他不用忍受父母小时候的物资匮乏，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没有多少人际交往。父母也为他排除了学习之外的一切"干扰"。所以他说自己在21岁之前，"对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从一个年级到一个更高的年级，从一个学校到一个更高的学校，从一个课本到另一个课本，从一场考试到另一场考试"。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给了他极大的自信，他成为所有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非常享受这种待遇，他说自己就好似“舞台上的主角、小说里的主人公”。即使偶尔违反纪律，老师们对他也是疼爱有加，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区别于“普通人”。在他被捕后的自述里，他说他认为校规校纪只是约束“普通学生”的，而法律是“学校外边的事情，自己不用考虑”。他觉得自己学习上这么有天赋，看问题比别人深，所以他总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根本问题、本质问题”。

他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想法，即使是对爸爸妈妈。妈妈谢天琴在他看来，具备了一切女性的美德，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照顾爸爸这只“大病猫”，也要为从小体弱的他这只“小病猫”操心。妈妈会因为照顾他们而“饿得前胸贴后背”，把自己弄得很累，“她总是把自己压到最低、放到最后，全是为了别人”。吴志坚的公司离家远，他早出晚归，喜欢和朋友相处，还要为在农村的一大家子操心。对于谢天琴高强度的情感需求，他不太容易去满足。而儿子的出生，给了吴志坚情感上的喘息，儿子成了谢天琴最大的寄托。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妈妈贤惠而深情，无微不至，但也忍不住充满抱怨；爸爸不愿意面对冲突，温和而退让。孩子与妈妈越绑越紧。

吴谢宇特别强调，他从小就非常黏妈妈，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让妈妈开心、让妈妈为自己骄傲。谢天琴童年不幸，她靠高考、结婚、生子，一步步走向看上去幸福的人生。但是丈夫吴志坚的肝病越来越重，43 岁时英年早逝，谢天琴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命不好的隐痛，再次被狠狠刺激。丈夫死后的一两年里，她非常频繁地给已经去世的吴志坚写信：“（我）是失败的，抓不住爱情，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无能为力。做人，我也是失败的，知音何在？朋友在哪？可怜的几个电话都是有关工作的，四十好几的人了，仍是中级职称，无法见人。”“志坚，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没有你的支持，我真的无法正常做事。”

这时 16 岁的吴谢宇，看着痛苦的妈妈，心中不自觉地希望自己能够反过来照顾她。但生活中的事情，仍然是事无巨细地由妈妈操心，他每次出门都跟在妈妈身后，去银行、超市、公园，都是被妈妈领着。即使读高中了，“我太依赖妈妈，很怕一个人出门”。

除了一家人的小世界之外，吴谢宇没有真实地与人交往过。但是他说自己从小极端地在意别人的看法，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他很知道做表面功夫，知道怎么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整个社会的“唯分数论”，使他抓住学习就抓住一切。我们采访的吴谢宇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父母的朋友等，对他基本都是夸赞。除了少数同龄人，会觉得他特别自律的背后，似乎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吴谢宇在自述材料里，说他回老家就是“嘴甜”，和大人们打完招呼，埋头看书做题。大家都表扬他很乖，学习这么自觉。在学校里，老师们喜欢他，同学因为他分数领先而崇拜地封他为“宇神”。他从来不认为需要真的与同学交往，只要大家做同一套考题，他眼里看到的，就是竞争不过他的“普通人”，他不需要去关注这些人。

但是在自傲的同时，吴谢宇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没有主见的，他总是在观察别人，快速琢磨怎么取悦别人。他缺乏真正的辨识力，觉得“书上写的、电视上播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否则怎么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哪怕是考试第一，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别人如果愿意像他那样苦学，是很容易赶上他的。

吴谢宇其实很早就感受到，他“只是一台会考试的机器”。当以一台机器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发现情感是多余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动用意志力来强压情感。而他一直沉浸于小说和影视，这些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的虚幻世界，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虚幻的世界，不用他真的付出什么。

2015 年开始了逃亡之旅，吴谢宇突然发现，他之前对这世界的真实感知少得可怜。他知道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弑母，所以努力忘记自己是谁、干了什么。而他经历的真实世界，让他发现，“我过去所以为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课本里、小说里、影视里对这个世界的描绘。说直白点，我以为我看过‘这个世界’，其实我只不过是看过了‘世界地图’、看过了其他人走过看过这世界后写的‘游记’而已”。

从小被安排好的生活，使他被抽离了情感，抽离了为生活大笑、哀叹、痛苦、甜蜜的机会。他说逃亡后，他终于“真正去经历爸爸妈妈曾经经历过的所有喜怒哀乐”，哪怕逃亡的生活只是真实生活中的沧海一粟，那也已经“无穷尽的丰富、无穷尽的复杂、无穷尽的未知、无穷尽的精彩”。他说他感受到“心中头一遭，

有了热情、生机与活力……原来生活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但伴随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可怕更深刻的痛苦，他想着：“要是我能让我妈妈也一起，感受到我心中这全新的一切，该多好啊！”

为什么要杀害妈妈呢？在北大经历的大学三年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吴谢宇提到大学，最深的感受，就是“再也考不了第一了”。即使在北大经济学系34个人当中，他的成绩是第二名，也让他觉得世界坍塌了。在自述材料中吴谢宇写道，考不了第一，他对于妈妈就没有价值，妈妈再也不以他为骄傲了，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

大学时期本来是一个人走向更大的舞台、与全国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发生各种碰撞的岁月。而像吴谢宇这样看上去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却走不出家庭的世界。大学是进入社会的预演，吴谢宇在北大碰到各个维度优秀的同龄人，他感受到很深的挫败感。考不了第一，只是最外显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学早已不是80年代谢天琴体会的大学，谢天琴的老师说，那时候“大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学生们朴素而自信，家长们也很满意。但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同一个大学的学生，带着的家庭视野和资源，已经天差地别。

当考分不再是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当谁都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一个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内在价值。而吴谢宇的自我并未建立。当他在高中是学霸的时候，他表现出对同学的热情，大家都接受。可大学里他不再是中心，他从没学会怎么与人交心，他那种非常表面化的热情，同学显得很不在乎。他想融入，却不得其法。他想开口求助，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他过去都是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同龄人。

只有妈妈最在乎他，妈妈最重要。当一个人被外部世界打击时，很容易回到的情感资源，还是自己的父母。但妈妈总是哀叹她不想活，她说自己熬着，只是在等吴谢宇读完书。

总是与妈妈的情感紧紧捆绑的吴谢宇，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该怎么在真实生活里爱一个人。他说妈妈“没有亲情、爱情和友情”，实际上也在说自己。他说自己“无比强烈地渴望着去爱与被爱”。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书信日记里的谢天琴。他过去以第一名的姿态，极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于要杀妈妈这件事情，他竟然也坚信自己的判断，用一大堆大学里的经济学的推导方式，还有“理性人假设”等各种概念，为自己找一种合理性。可是他自己内心即将释放的极度的恶，已经严重偏离正常人性，他却没有察觉。

吴谢宇表现出一种分裂，他拥有非常多的知识，总是快速抓住学习的实质；但是对于人生最根本的如何做人、如何遵纪守法这些基本观念，他并没有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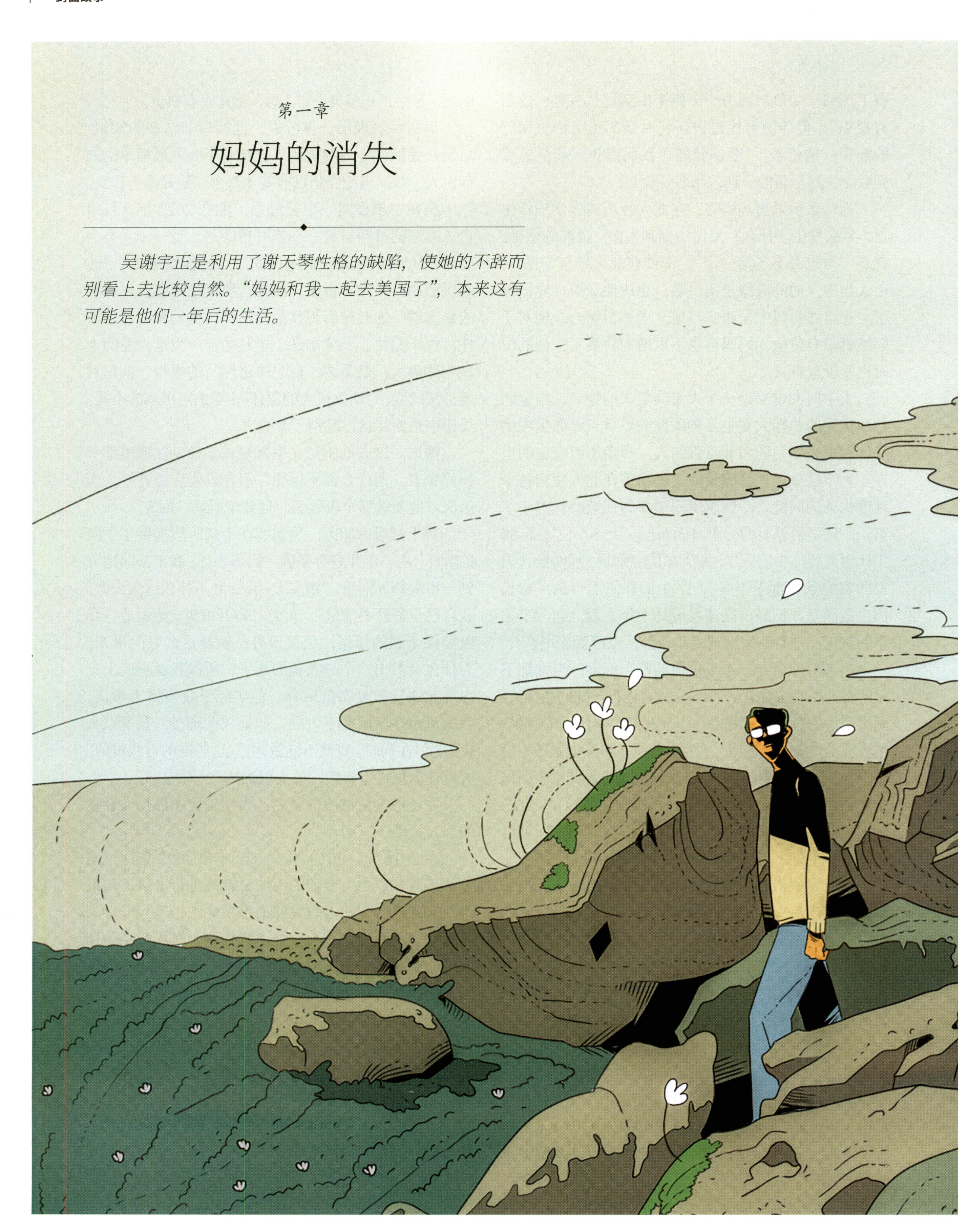
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开庭后，他在2021年4月给合议庭写的材料里说——当时想的是，爱一个人要为她做别人做不到的。他觉得如果自己像普通人一样，看重道德、法律、良知、前程，那就说明自己对妈妈的爱不够。他要像影视作品里那样，他幻想着“一次性、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地为爱的人做一件最大、最重要、最‘决定性’的事情，就是对她最深的爱、为她负最大的责任”。哪怕用极端的方式，吴谢宇也要将自己区别于普通人。

他说，过去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学校，在哪里都有妈妈带着，他什么都不用想，跟在妈妈后边就好。而这次，他要做那个带领者，他要带妈妈“回家”。

对于弑母的原因，吴谢宇在不同阶段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从一审开庭时强调“妈妈想死，我来帮助她”，到一审被判死刑后，“事实上，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去做，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再到二审开庭时，他提道：“我既要保全我的母亲，但又没办法解释这么好的母亲，为什么会教出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所以我就制造出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如果放在现在，我可以去化解，但在那时，我就不能做到。”这些他的自我辩解，究竟什么更接近真实，外人很难知晓。

在这桩人伦惨案的背后，人性深渊中那将人吞噬的恶，打倒了一切。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和2023年这个案件的不同节点中，我们的不同记者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它既是一起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桩让人痛惜的家庭悲剧。它也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一种典型家庭特征，正如吴志坚的朋友张力文向我们感慨的，法律有一个判决之外，我们的社会该怎么理解这起悲剧呢？吴家和谢家早年为吃饱饭而挣扎，然后是他们作为60年代末的人吃苦考上大学，有了城市户口，找了公家单位，紧接着结婚生子、分到福利房、买了车。这是一个个农村出来的家庭在城市里立住脚的经历，也是一个个中国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愿望。张力文问我们：“中国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吗？吴谢宇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走到了我们不曾到达的远方。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第一章

妈妈的消失

吴谢宇正是利用了谢天琴性格的缺陷，使她的不辞而别看上去比较自然。“妈妈和我一起去美国了”，本来这有可能是他们一年后的生活。



（插图：老牛）



左图：吴谢宇老家所在的仙游老县城

右图：吴谢宇和母亲生活的福建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文中简称“铁二中”）家属楼，一堵高高的围墙分出了两个世界

被按掉的电话

2015年7月18日夜里，张力文给谢天琴的手机拨了个电话。但电话马上就被按掉。后来张力文多次拨谢天琴的电话，希望通上话，但每次都被按掉。

这个做法非常符合谢天琴的性格。在张力文的理解里，谢天琴从来都不喜欢跟人往来，又节俭惯了，手机刚流行的那几年，接电话是要钱的，估计谢天琴怕浪费钱。后来她就习惯了按掉电话。她不是一个爱与人东拉西扯的人，话很少，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聊天都是被动的，问几句，说一句。电话打过去，她按掉，但一般会马上回个短信：“你有什么事？”

7月18日这天，张力文在外出差，晚饭后在一个湖边散步，8点多突然接到吴谢宇的电话。吴谢宇在北京大学读完三年级，正在过暑假。他平时很少主动找张力文，但这天打电话闲聊了很久，突然提出借钱的要求。张力文是吴谢宇爸爸吴志坚的好友，2010年吴志坚去世后，他不时会打电话关心一下这对母子。但谢天琴很被动，很少主动找他。

2012年夏天，吴谢宇考上北大的消息传来，张力文多次给谢天琴打电话。他代表吴谢宇爸爸这边的几个好朋友，想请她们母子俩出来吃个饭，庆贺一下。张力文知道谢天琴不爱接手机，他就直接给谢天琴家里的座机拨过去，但谢天琴拒绝得很直接，总是简短地说，“不去，不去”，或者“不



麻烦了，太麻烦了”。几个朋友于是轮流给她打电话，她也推掉了。

一直到母子俩第二天就要动身去北京了，张力文打电话就说得很直接，“选个你家旁边的店吧，你必须出来！不然我们这些当朋友的，面子上怎么过得去？”张力文和谢天琴、吴志坚两口子都是仙游人，朋友的身份再加上一层老乡关系，遇到孩子考上北大这样的喜事，按照习俗，亲朋好友是怎么样也要表达心意的。谢天琴和吴谢宇出来吃了顿饭，就在家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这几个叔叔都给吴谢宇包了红包，每人几千元。吴志坚虽然因病早逝，但儿子出人意料地争气，大家觉得颇为安慰。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吴谢宇在2015年7月18日这通电话里，非常热情地寒暄后，说到自己马上要去美国做交换生，想借40万元。他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也知道叔叔自己公司也有些情况，经济上不宽裕”。这句话让张力文有些意外，他怎么知道自己的事？吴谢宇解释说，他刚刚给爸爸以前的另一位同事打电话了，随口聊到的。

张力文说自己可以借出20万元，问吴谢宇要去美国哪个学校。吴谢宇说，还在选，一个是布朗大学，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布朗大学张力文没有听过，就说，“那你能不能争取一下麻省理工？”对于吴谢宇要借的钱，他做好了不会要回的准备，本来吴志坚去世之后，这对孤儿寡母就不容易。资助给吴谢宇的钱，就是一份情义。但20万对张力文也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怕吴谢宇没有经历过社会，去美国要租房要交学费，怕他糊里糊涂没搞清楚。他提出来希望吴谢宇列个大概的费用清单，吴谢宇答应了。

这通电话从晚上8点打到10点多，吴谢宇能言善道，张力文问起去美国的每一处细节，他都有详细的回答。回到宾馆，张力文就给谢天琴的手机拨了个电话。他想着，“借几十万这么大的事，大人总该出面说一声的”。手机被按掉。然后发来短信，说话语气跟谢天琴一模一样，只是信息发得多，大段大段的。

其实张力文的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疑惑。他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福建的南平铝厂，进厂就认识了高他一届的吴志坚。紧接着吴志坚谈恋爱，他当“电灯泡”，陪着一起打球吃饭，看着吴志坚和谢天琴走到一起、结婚生子。认识谢天琴二十多年了，他想象不出，她会求助于人。高度自尊，是朋友们留下的一致印象。但他琢磨着，或许正是这种自尊，她拉不下脸面，只能让孩子来借钱？

他哪里能想得到，接到吴谢宇这通电话时，谢天琴已经遇害一周了。谢天琴平时跟妹妹谢天凌联系较多，从2015年7月11日开始，就是谢天琴遇害的第二天，她没法直接联系上姐姐。手机能打通，但不应答，最后会短信回复。

住在谢天琴楼上的马老师，是她的知心大姐。她最后一次见到谢天琴和吴谢宇是2015年7月3


吴谢宇的生活范围非常小，这是他家附近的的桂山村

日，吴谢宇暑假回家，母子俩晚饭后在操场上散步，手牵着手。马老师是听谢天琴提到，儿子很快要去美国了，但她并未亲口听谢天琴说，她也一起去美国。8 月 5 日马老师到北京游玩，她发手机短信给谢天琴约见面，收到文字回复说，她人已经在美国。

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有家庭的人，想在现代社会消失而不引起他人警觉，显然很难。谢天琴作为一名中学老师，家就在学校里，同事就是邻居，每天的活动范围不过方圆几百米。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15 年。失踪半年而不被发现，吴谢宇正是利用了妈妈的性格弱点。同事们在后来接受警方询问时，评价“谢天琴一般很少和人打招呼，与人接触不多”。虽然亲友对她突然消失略感疑惑，但也说明谢天琴性格的独特之处——也不招呼一声，就去国外生活。这样的事，她可能做得出来。

母子俩的生活往高处走了，这样的选择，已经超出了大家的经验。

结合

按照谢天琴自己的脾气秉性，她觉得自己是不需要家庭的。

1990 年夏天，23 岁的谢天琴分到福建南平铁路中学，当历史老师。她跟几个关系近的同事讲起来，她今后选择单身。谢天琴内向寡言，能够向同事倾吐内心关于婚姻的想法，从她一贯的为人特点来看，已经实属难得。

这一段时光，是谢天琴少有的舒心日子。1986 年考上理想的大学，1990 年分配到铁路系统的学校，人生最重要的几件大事里，这两件事特别符合她的心意。在那个年代，单身是绝对少数派的选择，是对既定社会规则的一种挑战，同事们打趣她是“单身贵族”。但大家也隐隐知道，作为一名福建莆田的女孩，虽然她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飞跃，但传宗接代仍是最重要的责任。莆田的地方传统坚韧，乡土社会的风俗习惯保存深厚。

一个女性选择单身，压力是非常大的。

吴志坚是谢天琴偶然相识的。吴志坚的叔叔在铁路系统工作，谢天琴在铁路系统的学校工作，与这位长辈相识了。吴志坚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谢天琴的宿舍玩，两人谈一些文学和哲学的话题，随后相爱，谢天琴在信里说，自己的情感堡垒“被攻破了”。

谢天琴对外人态度很清冷，但是一旦进入了亲密关系，她对爱人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情感。一旦内心向吴志坚开放，她便表现得极为依恋，多愁善感又非常没有安全感。谢天琴很喜欢给吴志坚写信，从信中来看，吴志坚出差了，或是没有按照她期望的频率打电话，她就会感到极端难受、痛苦。“（我）软弱却情感丰富，痴情永远有炼狱般的威胁”，“何其不幸，生就一个多情性格”，“只要你不离开我，任何的时空都无异于我，流浪、露宿，只会平添爱情的色彩”。客观条件上，吴志坚实在没有优势，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早逝，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有一个大姐，三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有智力发育问题。

比她年长的同事说：“这不行啊，你家还不够苦？还要找一个更苦的？”

谢天琴说，“家里给压力了”。

从谢天琴的信来看，她想嫁给吴志坚，完全是她的选择，并不是家庭给压力。她对爱情有着非常浪漫的幻想，吴志坚贫苦的物质条件，反而给了她一种为爱情而献身的神圣感。她在信中说道：“当我得知你的身世后，我只有更崇拜你了。你想想，在逆境中奋起的男孩，哪个能不让女孩动心？”谢天琴认为，吴志坚乐观、开朗，不怨天尤人，“只有满怀爱的人才会处处关爱别人”。

吴志坚本人的条件，是让谢天琴很喜欢的。他跟谢天琴一样生于1967年，一米七六的个子，在南方人里算是魁梧，他毕业于福州大学，分配到国营的南平铝厂上班。两人老家都在莆田仙游，只隔着十几公里，这是莆田人非常看重的姻缘基础。就两个年轻人自身的条件来说，似乎还挺般配。两人都从小地方通过考大学，获得了学校和国企的铁饭碗，在福州立住了脚。这两个1990年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一穷二白，但今后的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不过，作为过来人的同事还是摇头，对谢天琴说：“以后你等着过苦日子吧。”马老师现在说起来，还问我们：“我们都觉得谢天琴是下嫁，你说是不是？”谢天琴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显得自己对爱情投入很深，一句“家里给压力了”，就解释过去了。

她在信里对心爱的吴志坚说，她觉得自己做不了现代女性，不会交际，不会电脑，什么都不会。她给自己的定位是——自信可以完全胜任传统的贤妻良母。

南平市不大，山地面积广，电缆厂、电池厂、铝厂沿河而建。有些地方看着近，但真走起来得翻山越岭。谢天琴所在的铁路系统学校，老师宿舍非常简朴，两人一间。谢天琴和同事自己弄个小锅，有时候炒点菜改善伙食。吴志坚在铝厂里也过着集体生活，工厂里配套齐全，像个小社会。两人谈恋爱，周末约着一起看看电影、打打羽毛球。很快，就顺顺利利结婚了。

上升

这些年对谢天琴来说，是人生为数不多的明朗色调。1986年报考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是谢天琴精心挑选的结果。谢天琴选中的高校，是当时铁道部直属的唯一一个有文科的高校，作为师范生，她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21元的饭票补助。读铁道部的师范院校，毕业后能去铁路系统里的学校当老师，正如她同级的大学同学所说，“那时候铁路经过的地方，可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生活不会差”。她形容那种自豪感，“1986年考大学很不容易，我们都是天之骄子”。

大学里的谢天琴，很少开口说话，她的莆田口音让老师同学印象深刻。教过她中国现代史的老师向我们回忆说，谢天琴总是跟在一帮女生后边，话少，但笑眯眯的。

25岁结婚，紧接着生下儿子。工作上要打拼，家里老公孩子也要照顾，大家看到的谢天琴，忙得像个陀螺。她不像自己曾设想的那样，做一个了无牵挂的人。但小家庭日子的奔头也是看得着

的。1993 年，在儿子出生前一年，吴志坚作为骨干员工被派到福州的郊区马尾，参与机械安装工程。

南平铝厂从 1992 年开始在马尾建立分厂，1993 年企业与外商合资，引进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铝板带冷轧技术设备。吴志坚这样的大学生，正赶上了企业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1991 年，南平铝厂只招了 27 个大学生，第二年这个数量就变成了 100，第三年则是 200 人，接下来每年招人数量都要翻一番。吴志坚是基建科的技术人员，随着单位在福州马尾建厂而有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他的职业生涯，刚好与企业发展最快的十几年重合。

谢天琴从小日子苦，这是她在说到自己的就业选择时，跟同事说起来的。她说大学同学都希望分回原籍，只有她不在意，因为她在老家一个朋友都没有。一般人觉得奇怪：你在老家好歹也读了小学和中学，十几年下来，怎么会一个朋友都没有？谢天琴回答说，她是家里的长女，放学回家就要做各种家务，带弟弟妹妹，是不可能和小朋友一起玩的。

谢天琴拘谨、寡言，关系好的同事听了她的经历，对她的性格多了一层同情和理解。

1995 年，谢天琴的职业生涯，遇到了一次变动。她所在的南平铁路中学，一部分老师要分流到福州铁路系统的学校里。南平铁路中学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生存已经面临很大困难。学生人数非常少，初中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人，老师水平也不高。谢天琴的一位同事说起那次变动，“心里是有些打鼓的，原来我们在南平工作的成绩，到了新地方，可不就被一下子抹平了？再一个，毕竟我们是分流到这里的，也怕受到排斥”。

不过好在从南平分流到福州铁路系统的有二十几家人，互相有个支持。而且到福州不久，这批老师刚好赶上福利分房，每家都分到了一套房子。

这次命运的推动里，谢天琴显然是幸运的。90 年代末期，是整个中国福利分房制度的尾声。对于吴志坚和谢天琴来说，能在省会城市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吴志坚到福州郊区马尾工作后，谢天琴也来了福州，夫妻俩不再需要两地分居。1996 年左右，吴志坚的月工资是 600 块钱，这个从贫苦家庭出来的年轻人，感到很满足。

吴志坚的性情很温和，在家庭生活里让人放松，他也是朋友间的黏合剂。张力文晚吴志坚一届毕业，分到南平铝厂后两人相识。两人是仙游老乡，又是福州大学的校友，吴志坚像个大哥一样，带着张力文去认识老乡，帮他安排宿舍，带他去川菜馆吃饭。吴志坚如果叫大家出来吃饭，即使是互相看不太顺眼的朋友也都来。他的善解人意还体现在，他本来在南平铝厂有一个单间宿舍，被派到马尾工作，他就把宿舍钥匙给了张力文，方便大家谈恋爱。张力文身高只有一米六，他很羡慕吴志坚一米七六的个头，单位里每个部门都有篮球队，吴志坚打后卫，很活跃。

好运接连降临这对年轻夫妇。谢天琴分到住房后，1998 年，赶上南平铝厂分房时，吴志坚也在马尾得到了一套 78 平方米的住房。那时候要分到一套房子，也是积分制，吴志坚符合条件。孩子才四岁，两口子已经攒了两套房子，这可太让经历相似的人羡慕了。张力文记得那时候，有年轻同事为了分房，迅速找了一个姑娘结婚。他叹息自己谈恋爱谈得晚，没有赶上大好福利，后来 2003 年结婚买房时，他只能自己掏钱买商品房。在福州站住脚的这个重要起点，他就比吴志坚两口子低。

忙碌

不喜交际、爱干净，是谢天琴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她的头发有些自然卷，一米六的个子。人很瘦，穿衣保守，基本是素色的长衣长裤，夏天不会穿没有领子的衣服。没人能想象她穿着花裙子或是踩着拖鞋，那对她来说，就不像个样子。这种非常严肃内敛的气质，使她像是更上一辈的人，“一本正经”。

小家庭添了孩子，两边的大家庭能够提供哪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校门口，吴谢宇初中就读于此，并以高分考上福州一中

些帮手，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来吴志坚家的人口多，待在农村里也挣不到多少钱，出人手，理应是吴家的优势。但事实上这点完全做不到。吴志坚的妈妈和二妹在谢天琴坐月子的时候来照顾过，之后又陆续帮忙过几次，但很难长久。这个20岁出头的二妹，总说自己头疼，母亲只能带她回老家。后来吴志坚给二妹介绍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对象，男方没看上，二妹受了刺激，头疼演变成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她后来多次进出精神病院，吴志坚的妈妈就更不可能离开老家。谢天琴这边，她的妹妹和弟弟，在和她相近的年份里生了孩子，每个家庭都需要帮手，很难支援她。至少在育儿这件事情上，谢天琴的遭遇再一次说明，其他人很难向自己提供帮助。

孩子要自己带，工作也不想耽误，好强的谢天琴，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好。她所在的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简称“铁二中”），在福州是排名靠后的普通中学。谢天琴虽然只是教历史的副科老师，但她对工作一点也不马虎。

所以同事们看到的谢天琴，有时候要上课了，匆匆忙忙把孩子和吃食塞到一个老师手里，就奔去教室了。她在同事里算年轻人，年长的女老师也愿意帮忙搭把手。马老师成了谢天琴最亲密的朋友，马老师年长谢天琴15岁，老公也是莆田人，她知道莆田人对女性贤妻良母这一面的要求高，比较心疼她。她们一起从南平调到福州，在融入新学校的过程中，也有惺惺相惜之感。

有一段时间谢天琴管住校生，晚上六七点要去检查学生的自习。那时候老师们住在筒子楼一般的宿舍里，她把孩子送到马老师手里，马老师给哄睡着了，再放到她家去。

宋雪跟谢天琴在南平时就是同事。她比谢天

琴大上几岁，早年大家的宿舍在同一层，总聚在一起织毛衣。“谢天琴朋友圈很小，我跟她已经算是关系好的。”宋雪说，她在南平时就知道谢天琴爱干净，去宿舍玩是不敢坐在她床上的。

1995年南平铁路中学的这部分老师搬到福州后，“铁二中”的教师住房已经建好了。为了这二十多户新来的老师，学校在家属区又加建了一栋楼。等待建房的过程中，这二十多户老师一起住筒子楼，共用厨房。吴谢宇在这里度过了从一岁到六七岁的时光，谢天琴也获益于这样的居住条件。一旦忙起来，孩子不管往哪个老师手上一放，总是放心的。

谢天琴养孩子，还给一些同事留下对孩子宽松的印象。比如吴谢宇刚会走路不久，谢天琴给他买鸽子吃，补身体。但是吴谢宇想要把鸽子养一阵。过了一阵，马老师提醒谢天琴，鸽子是买来吃的。“她要征求孩子的意见，要儿子点头同意才会杀。而且她不敢杀，还是让生物老师给杀的。”马老师的感受是，谢天琴是比她年轻一代的父母，跟孩子之间更平等，“还得小宇点头了才杀鸽子”。

吴志坚只要不在谢天琴身边，她就有很强的不安感。特别是有孩子之前，吴志坚有一阵去深圳出差多，谢天琴总是在信里表达强烈的不满，说“深圳是我的情敌”。半天没有接到丈夫的电话，便说自己肝肠寸断，常常会觉得丈夫不在就像失去了全世界，反复质疑生命的意义。

从1994年两人婚姻初期的几十封通信来看，谢天琴的情感强烈程度，确实很高。她在信中表达的极少满足的时候，是吴志坚第一次去山东出差，隔天给她写一封信，使得她每天都能活在情感的包围中。更多的是她各种哀伤的抱怨：“志坚，当你读我所有的信件后，仍是无动于衷，仍不明白我的一颗心，也是置我于死地的。当然，我的死你也不用负太大的责任。”“志坚，仍无你的电话，你昨天不是说今天来电吗？去了一趟深圳，什么都变了，不仅不按时回家，而且也不遵守诺言了。如此下去，我还有活路吗？”“你出尔反尔，我现在真的无话可说，你视恩爱的妻子于不顾，一个电话也吝啬，太令我心碎了。你昨天明明听出我的不满，明明知道我今天在等你电话，你却如此将我一军，我会记住的。”“我真是无用之人，我是无能之辈，死不足惜。”“你不该娶妻的，尤其不该娶我。”……

从谢天琴信里的描述来看，吴志坚也几次试图提出辞职，这样就可以不用老是让谢天琴不满意，但她说：“志坚，我考虑了很久，你我的结合是不是个错误，或者我本身就不应该结婚？我是个情感好丰富的人，又敏感且固执，这种性格可能不适于婚姻生活，我真的忍受不了此刻的分离，每次你提出辞职离去，我的心都会痛好几天。你说我爱哭，我又怎能控制得了自己，看到你难受的样子，我就想到是我拖累了你……”

从保留下来的吴志坚的回信来看，他说的更多是具体事情，比如要给大妹妹找个入赘女婿，这个女婿不能找得太随意，还是要大妹妹自己中意，他也谈到农村家人的生活不易。

1994年秋天，吴谢宇出生。有了儿子，谢天琴的情感寄托有了重要承载。吴志坚在家庭中的存在感一直不强。表面上的原因是，他上下班的通勤距离长，早出晚归。房子是谢天琴学校分的，就在谢天琴的学校里，位置在福州火车站附近，属于福州市的北边，靠近北三环。这一片遍布着铁路系统的各个附属单位和学校。而南平铝厂在马尾的厂子，离家近30公里。吴志坚先骑车出门，再坐班车上下班，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所以即使在一个家属楼里生活多年，邻居们见到吴志坚的时候也非常少，“大家起床时他已经出门了，下班到家天也黑了，他们家晚饭吃得也晚”。

从照顾孩子吃饭起居，到操心孩子的教育，基本都是谢天琴在管，这也是她认为自己体现“贤妻良母”职责所必需的。从吴谢宇读幼儿园开始，谢天琴就会去找老师认识，怕孩子不听话，她需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吴谢宇读小学和中学，那时的各位老师，正好是谢天琴的同事。老师的身份，为谢天琴全方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看上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000年，学校为老师们建的家属楼正式盖好，



上图：连接吴谢宇家到他的小学之间的桂山路



下图：吴谢宇上小学时，需要穿过一座地下铁路桥

原来在宿舍楼里的一家家人，就搬进了每户 70 平方米的新房里。从此开始了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生活，吴谢宇一家三口就正式在福州安家了。

102 房间

谢天琴的同事或是吴志坚的朋友，回忆起吴谢宇小时候，记得他像普通男孩一样调皮，喜欢跑来跑去，小圆脸胖乎乎的。吴谢宇上小学一年级的寒假，过年聚会，他爸爸的朋友记得，“这孩子动作不停，是个调皮的男孩”。

马老师跟吴谢宇接触多，她自己养育着两个女儿，似乎对男孩的调皮比较在意。她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们去岷江游玩，孩子们不少。好几个老师围着一个箱子打扑克牌，吴谢宇那时候还很小，跑到箱子上面去抓扑克牌，瞎捣乱。“谢天琴就在那里，她也在打牌，她就不知道怎么办。是我一把把他拽到旁边，让他站在那里不要动。我说的是小孩子不能没规矩。”她还记得有一次，上小学的吴谢宇在职工之家“捣乱”，有两个老师说吴谢宇，他不理。马老师知道吴谢宇有些怕她，就批评吴谢宇，说不讲礼貌的孩子没人喜欢，带着他去跟那两位老师道歉。因为从没有当面见谢天琴管教孩子，所以马老师的感受是，“谢老师有点溺爱孩子，她属于慈母，不是严厉管教的那种”。

因为“在别人面前，她不会放下面子去教育孩子”。

住在谢天琴楼上的宋雪，刚好成为吴谢宇的小学老师，教他语文。她记得吴谢宇小时候胖胖的，字写得丑，看起来“黑乎乎的一团”。作文倒是写得不错，不过人很调皮。调皮的范围也正常，跑来跑去、上课爱说话之类的小细节。宋雪有时下班路过谢天琴家门口，就会敲门找她说说吴谢宇在学校的表现。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宋雪认为自己和谢天琴算很不错的朋友了，她好像也从没有进过谢天琴家门。每次她敲门，谢天琴都是窄窄地打开一条缝，两个人就站在缝口聊上几句。宋雪说吴谢宇的表现，谢天琴听了也不说什么，基本都是“知道了”“嗯”这样的答复。“她家沙发就对着门，我现在想想，都想不出她家的沙发长什么样。”小学三年级以后换了别的老师教吴谢宇语文，对方有什么意见，也是让宋雪捎回来。两人站在谢天琴家门口，还是同样简洁的聊天模式。

102 房间的房门，似乎很难完全推开。谢天琴的心门，也只能最多开一条窄窄的门缝。马老师家人多，三代同堂。在南平时，马老师心疼谢天琴，她总是一大早煮了稀饭，端一碗下楼，送到谢天琴的家，到了福州后，交往反而少了，谢天琴的门总是关着。有时两人说点事情，也是隔着一条门缝，谢天琴表现得不愿意承人恩惠，不时给马老师的孩子买点文具，把人情还回去。谢天琴这种习惯，一直贯穿她与马老师的交往。

如果不是马上把人情用这种物质的方法还回去，一个人就得动用自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的往来流动，恰恰是谢天琴最匮乏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她是一个不愿意与他人建立关联的人，说话生硬，不与多数同事交往。她与学生间的交往就是好好上课，以知识的传授为交往媒介，是让她舒服的方式。

自律的儿子

本来是一个爱跑爱闹的小男孩，随着年纪渐长，吴谢宇却表现出比同龄人更强的自制力，爱读书，按他弑母被捕后的自述来说，他希望自己“完全不用大人操心”。谢天琴和吴志坚在家里只说仙游话，吴谢宇听不懂，他想学，但爸妈说学了会影响他的普通话，“爸妈也说，大人的事情你小孩不用管也不用听，我就只去读书做题了，我感觉自己是小孩，爸妈是大人”。在他 27 岁在看守所里写内心感受时，吴谢宇写道，“我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真心话”。在和律师的会谈中，吴谢宇说，“对爸爸不了解，只是觉得他的性格很好”。

吴志坚和谢天琴是双方家族的骄傲，吴谢宇在父母的期望中，早早就感觉到，学习是他的唯一任务。为了讨父母高兴，吴谢宇从小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是，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哪怕是一家人在装修的时候，刚刚读小学的他，在建材城跟着大人买材料，也在看书。父亲朋友的酒局上，他也总是在看书。“我很早就学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尽力掩藏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懂事的表现。”

张力文 1997 年被南平铝厂派到青岛工作，他成为青岛业务的负责人，在那边一待就是 10 年。有时候回福州，他会提前跟吴志坚联系，让他叫上共同的朋友聚聚。这些聚会都是张力文请客，他总是让吴志坚带上老婆孩子。吴谢宇 2021 年从看守所写给张力文的信里，回忆起小时候一家三口和张力文一起聚会，他说他觉得张力文长得有些像任贤齐，“你笑容很灿烂，你对我很亲切”，但是“我从小就很胆怯，不敢和大人多说话，就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看书”。平时聚会，读三四年级的吴谢宇，就在看欧洲哲学史这类的书。

爱看书，成了吴谢宇从小的一种人设。看书代替了他自己去摸索、去体验的真实生活。张力文回忆起吴谢宇小时候的事，有一次十几个大人约着吃饭，大家聊到关于“恺撒大帝”的话题，“哎！吴谢宇这孩子一点也不怯场，突然就跳出来，接上我们的话，而且成了主角。我们这些同学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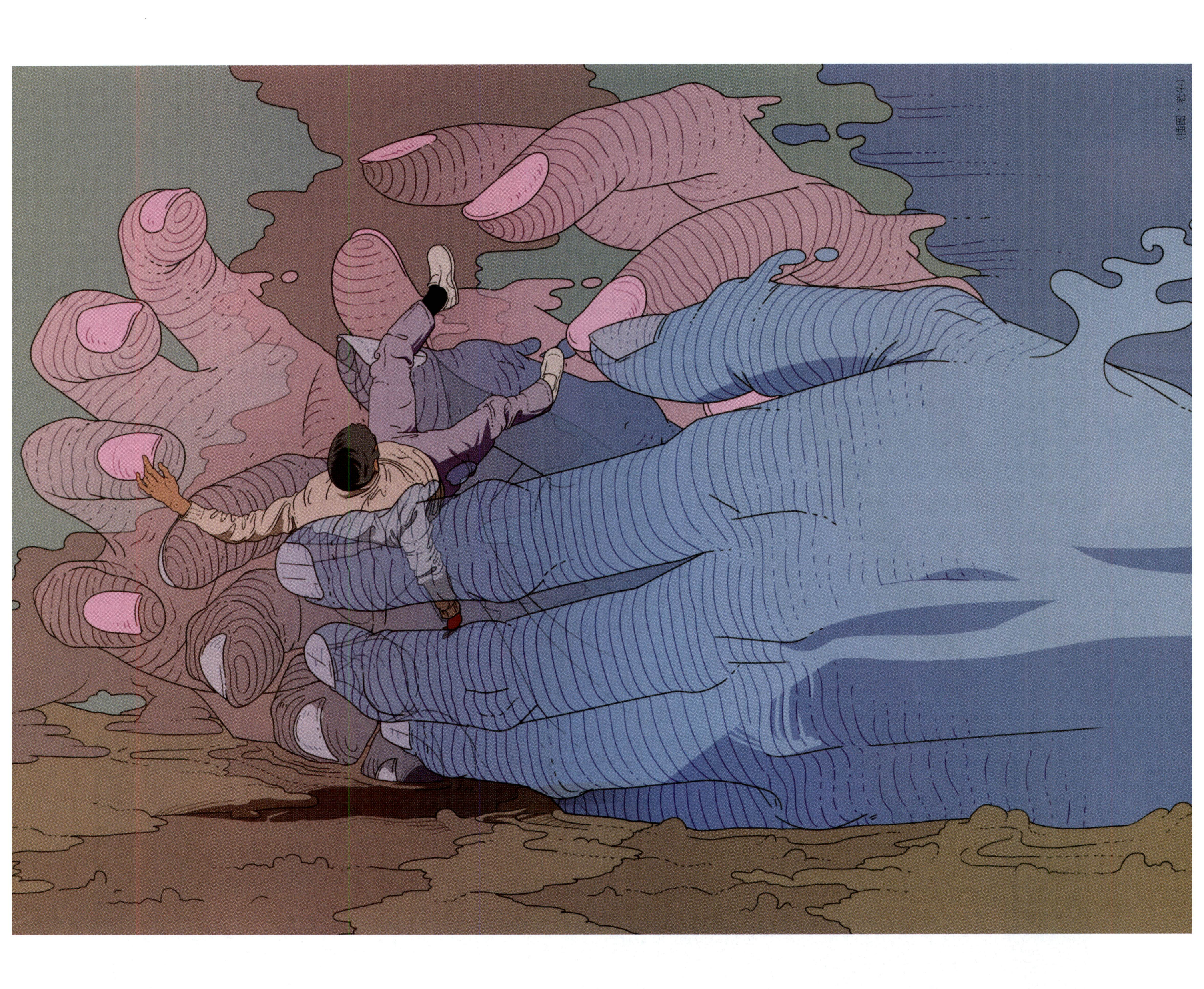
上过大学的，可吴谢宇那个劲头，充满了自豪”。

吴志坚和谢天琴都是大学生，又培养了一个这么爱学习的孩子，这在外人眼里就是能力的证明。谢天琴是老师，这在大家看来是天然擅长教育孩子的。吴谢宇后来在写给小姨的信里，表达了她从小对妈妈的依赖，“你从小看我长大的，你知道我多黏妈妈，我离不开妈妈的啊，我真的是太爱妈妈了。我的眼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在写给舅舅的信里，他也诉说着自己从小听话的动力，是为了让妈妈高兴。“我爱我妈妈的，上帝啊，我从小到大就是在为妈妈而活着的啊，我学画画、学电子琴、学奥数、学英语，考第一名，当班长，拿三好学生，拿省优秀学生，考北大拿奖学金，我自己其实都谈不上什么开心快乐，我每天都活得好累好辛苦好无趣，可我还是逼自己，咬牙硬挺死撑着去读书去考试去做一个好学生乖孩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想让妈妈开心，想让妈妈为我骄傲，想减轻妈妈负担，想让妈妈不用为我操心，别那么累……”

所以即使是人际交往的场合，吴谢宇也通过揣摩妈妈的想法，埋头书本，而不是真正去与人打交道。一直到27岁写自述材料时，他才说到，自己终于意识到，“这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从小就完全不懂得怎么和人沟通交流，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的爸爸妈妈）说过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妈妈为他打点一切，所以他说，“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都想着‘有妈妈操心，我不用管’。遇到任何人，我都躲在妈妈的背后，想着‘有妈妈应付，我不用管’”。吴谢宇发现自己实际上彻底依赖妈妈，但是他“几乎从不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妈妈是家里最为奉献的那一个，全心全意照顾老公，照顾孩子。她“总是把自己压到最低、放到最后”。这让吴谢宇从小就有很强的愧疚感，不能惹妈妈不高兴，一定要让妈妈满意。他回报的方式就是好好学习，“努力和勤奋已经刻进我的本能，从小到大，我每天都在抓紧一切时间”，从没有一刻敢放松。



（插图：老牛）

第二章

两个家族

命运里的每一个人，站在他自身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命运叠加到一起，产生了新的交集，这些碰撞要达成一个共识，却很不容易。

洁净与“脏东西”

谢天琴不爱交际，2000年搬进这栋教师家属楼之后，作为好友的张力文，还有吴志坚的姐姐阿花，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客人。张力文对吴谢宇家里的印象，就是简洁朴素。70平方米的两居室，阳台被改造成一个小小的榻榻米，用来做学习空间。简单的木质家具，家里也有福建人家家都有的工夫茶茶具。

张力文那时长驻外地，偶尔回福州一趟，会到吴谢宇家过夜。有一次吃饭，他发现谢天琴摆好大家的餐具后，给吴志坚拿了一套独立的碗筷，把菜单独给他夹到一个碗里。张力文有些愣，问：“怎么……”吴志坚不自然地说，他不是体检查出了小三阳嘛，老婆说怕传染。张力文心里比较吃惊，他平时和吴志坚在外喝酒，仍然不分碗筷，“小三阳是不传染的。朋友一起，不能孤立他啊”。

谢天琴对干净的高度要求，让外人印象很深。有一次张力文吃饭不小心掉了一粒米饭在地上，谢天琴马上俯身用纸去捡，扔进垃圾桶，并没有关注到张力文脸上泛起的尴尬。

与洁净相对应的，是吴谢宇回忆起自己的幼年，会用到“脏”“排斥”“厌恶”这样的词汇。“我幼儿园最深的记忆，就是因为我脖子上长的东西而被别人嘲笑、疏远、看不起”，“那东西显得很脏很难看，在幼儿园里的事我几乎记不得了，但就是小朋友们看向我脖子时那种害怕和排斥、厌恶的眼神，深深刻在我心里”。在其他事情全然模糊的情景下，吴谢宇记得小朋友对他说，“你脖子上长的那是什么东西？脏死了！你离我远点，别弄到我身上！”

马老师是看着吴谢宇长大的，她记得吴谢宇小时候是有哮喘，脖子上长过深色的颗粒。有一次学校组织大家去桂林春游，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宇犯了哮喘，谢天琴整个晚上都抱着他睡。谢天琴认为儿子体弱多病，有一段经常带他去医院，后来又回到仙游老家找过巫医，她认为是土方子最终治好了小宇。

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只是吴谢宇童年经历中的一小段。但成年后的吴谢宇自己分析，“我性格中那根深蒂固的悲观、消极、绝望的负面因子，恐怕就是哮喘在我心里种下的”。谢天琴也是个负面情绪比较重的人，哪怕是怀孕期间，她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也要抒发自己的不高兴，“我无心吃饭，可肚子老在呼叫（近来太容易饿，令我非常地气愤）。虽然只分别了不到一周，但我觉得有半个世纪那么久，天天无生趣地把生命拖着”。类似的负面情绪，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有些无所适从。吴谢宇很小就学会藏起情绪，希望妈妈高兴。

他要做大人眼中的好孩子，不敢与其他孩子起冲突。“我敢怒不敢言，因为我懦弱，从不敢和任何人起冲突……我害怕一和任何人吵架，老师就要批评我，就会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会觉得我不是个好孩子，我不乖不听话了，然后妈妈就不会以我为骄傲了，就要生气的，不要我了，把我扔进垃圾堆了。”

即使在写下这些语句时，吴谢宇已经27岁了，信里那种把自己当幼儿，而妈妈是绝对权威的形象，还完全占领着他。身体不好，似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要得这可怕的哮喘”。他认为疾病加深了他本来就有的自卑，“我心里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看法：哮喘让我越加自卑，对自己这小身体越加不满、愤怒、悲观和失望，我心里面也觉得我这艰难喘息的身体实在太破烂，就和废人没什么区别了啊！”

磨合

谢天琴婚姻早期相对明朗的情绪，随着养育孩子的压力加深，以及要应对婆家的各种琐事，她性格中不好相处的一面显现了出来。谢天琴作为知识女性，在吴家人既有的女性形象里，是完全陌生的。她是大学生，是和吴志坚一样有本事的人。婆家该对这样一位女性有什么样的设想，也是在磨合中慢慢定位的。

吴志坚结婚生子后，每年过年、寒假暑假，都会一家人回老家。村里人家出现红白喜事之类的，他也会代表吴家有所表示。但是吴家很穷，

上图：福建仙游潭边村，吴谢宇最小的姑姑自幼出现智力发育问题

下图：吴谢宇的小姑父住在吴家新建房子里，他接来自己的母亲



使得这个老家并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只有看到他们在仙游度尾镇的房子，才会对这家人的贫穷有直观的感受。几十年前盖的低矮土坯房，土黄色的黏土墙体，地上水泥也没铺，屋内黑乎乎。

在大年夜，谢天琴只在吴家在度尾镇农村的老房子里待一会儿。吴志坚妈妈做一大桌菜，谢天琴吃几口，就说吃饱了。谢天琴爱干净，是城里人，婆婆虽然是早年从大山沟里嫁过来的，没什么文化，但人是个能干敞亮的人，从来没有表达过不高兴。

吴志坚的大姐阿花知道谢天琴没吃饱。大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与情感冷淡的谢天琴相比，阿花有着一个质朴的人对家庭生活的热情，孩子们喜欢和她在一起，温暖自在。吴谢宇小时候开心的记忆，就发生在姑姑家里。

所以老屋的年饭后，大姐带着弟弟一家人到自己结婚后在仙游县城的家里，让老公再做一顿正式的年夜饭。她老公手艺好，做的饭菜谢天琴愿意吃。弟媳妇爱干净，一开始在大姐家住，和吴志坚讨论准备被罩的事情。大姐听出来了，说“那我来买床新的”，就特意为他们一家三口买了新的铺盖。每次他们走了洗干净收起来，来了再铺上。

从此以后，吴志坚一家人回仙游，基本住姐姐家。厨房里的砧板发黄，弟媳看在眼里，有一年大姐家买了新的，谢天琴说了一句“终于买新的了”。后来吴志坚向姐姐解释，家里的砧板只要是蟑螂爬过的，肯定丢掉。有一次大年夜，姐姐姐夫去朋友家帮忙做饭，到第二天早上回来，吴志坚委婉地埋怨道，“你们怎么没回家做饭？天琴饿了一夜肚子”。可见在姐姐面前，吴志坚和谢天琴是出钱的人，姐姐姐夫是出力的人。

谢天琴的性格事实上强势，但是她在给丈夫的信里又表示，她很希望做小女人。她希望有人替她做主，她也需要被人照顾，“我是多么盼望被人指挥，听人指令啊”。不过谢天琴马上又说，很多事情即使她问过吴志坚的意见，最后她还是忍不住按自己的想法来，她承认自己是个很固执的人。吴志坚看来是早已摸透谢天琴的性格，尽量避免冲突。

阿花一直觉得，弟弟太迁就弟媳。不过从两家的经济条件来说，谢家此时确实要好得多。谢天琴家在仙游县城，父亲是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获得平反，以县处级干部身份办了离休，每月退休金是300多元。到了90年代末，涨到了3000多元。谢天琴的弟弟走了入伍当兵的道路，妹妹曾有机会获得到外地大学给父亲顶班的名额，但她考虑到自己文凭不高，那所大学离家又太远，放弃了。

但谢天琴的父亲和三个子女，都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谁也不是谁的负累。吴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吴志坚来自地道的农民家庭，他是大家庭唯一的养分输送者。

谢天琴获得学校分的这套住房，是她的妹夫操心了不少装修的事。谢天琴的妹妹妹夫来家做客，谢天琴没给他们什么束缚。吴志坚的大姐来了一次，感受就很不一样。2000年6月份，吴志坚的小家庭刚刚搬进新家不久，吴谢宇是即将上小学的年纪。姑姑刚要在木质沙发坐下，吴谢宇说：“这是我妈妈坐的。”姑姑于是去坐旁边的位子，吴谢宇说：“这是我爸爸坐的。”姑姑觉得那只好坐更旁边的位子，吴谢宇说：“这是小宇坐的。”姑姑完全愣住了，也有些生气，“那我坐地上？”

这时吴志坚从房间里出来，平时没什么脾气的他，大吼了一声：“姑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这样？”吴谢宇一下就哭了。谢天琴在房间里没出来。这次也是极为少见的，吴志坚表现出了一种对抗。多数时候，吴志坚温和委婉，在大姐看来，他总是迁就弟媳。而大姐和她所代表的“索取”，正是吴志坚在妻子面前比较弱势的重要原因。

吴志坚对谢天琴的宽容，也含着对她命运的深深同情。住在楼上的马老师也是，当2022年和2023年我们几次去探访马老师时，她都提到，谢天琴的身世太苦了，不能对她的性格要求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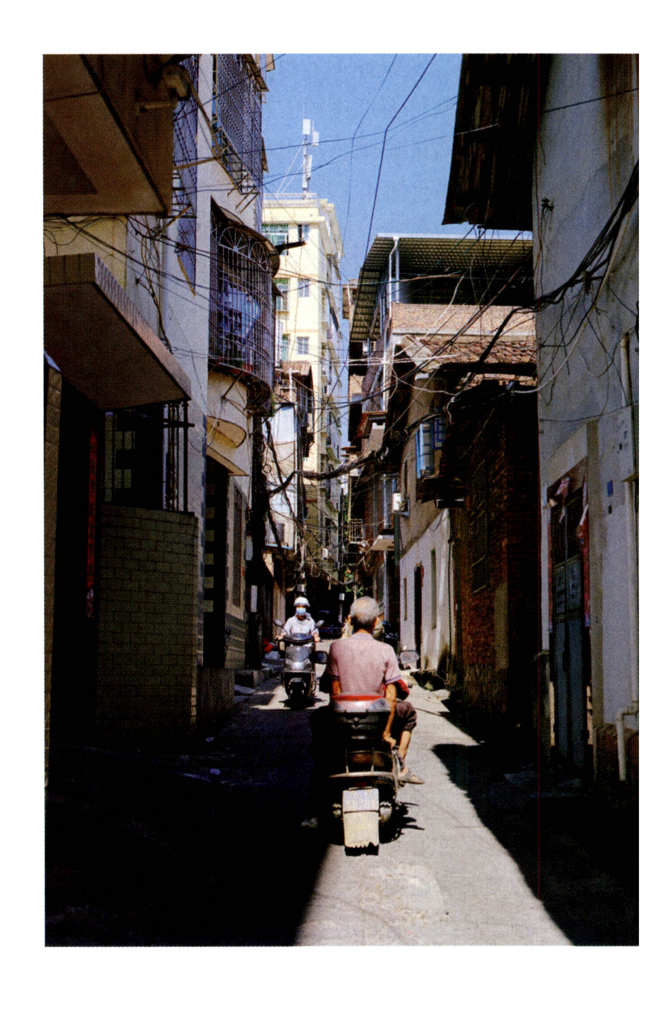
盲人家的长女

谢天琴的出生，是她的父亲命运遭受重大挫折、跌倒在深渊后，发生的一种结果。

2022年和2023年，我们几次去到谢天琴在仙游县城的老家，谢家所在这一片的格局仍然保留着，还能找到老邻居。一条条纵向的弯曲的小胡同，与大马路垂直，胡同的后半部分互相连通，

一家一户的房子挤挤挨挨，像个巨大的充满烟火气的迷宫。每家都藏不住秘密，那些叠加的细碎的话语，在街巷里冲撞、环绕。哪一家是谢家呢？当我们向快递员描述，谢家的房子占地面积不大、是重建的水泥楼房，但房子一直未完工时，快递员脱口而出，“噢，你们说的是‘废墟’啊，我们都叫它‘废墟’。”

谢家裸露的三层楼水泥房，放置了得有10年，在这一片确实少见。附近有几所县城里出色的中学——现代中学、仙游一中，哪怕是把房子简单建起来，都很容易出租给陪读的家长。这个未完工的房子，按照谢天琴弟弟的说法，是吴谢宇在2015年弑母后找他骗了50多万元，他那时的生意本来就陷入困境，这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而这所房子的邻居，是吴谢宇的前姨父刘裕宗，两家真是一墙之隔。刘裕宗与谢家三姐弟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娶了谢天琴的妹妹。但是2012年刘裕宗与谢家姐弟闹到了难以相处的地步，他净身出户，谢家建房需要他作为邻居同意时，他拒绝了。不管是哪种说法导致的房子停工，这座裸露的“废墟”，似乎成了谢家悲惨命运的一个外显的标志物。



谢天琴的父亲谢又麟1930年左右出生，新中国成立前他考到台湾师范学院，在那里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西一所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去台湾读大学，这在当时是不少福建莆田和仙游学生的选择。莆仙地区离台湾较近，水路交通方便。那时福建的大学不多，去台湾上大学反而方便，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台中农学院和台南工学院等院校有不少福建莆仙的学生。1947年，谢又麟和他的一位老乡在台北被发展成地下党员，还在学校组织了历史研究会。

“谢家祖上是大族，海外亲戚很多”，邻居们现在也这么评价谢天琴家。后来据谢又麟晚年口述，他父辈的亲戚曾任国民党福安、福清、仙游县的县长，他有表兄弟曾任国民党军官，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

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反右”运动中，莆仙学生曾经到台湾读书和做地下党的经历，成了谢又麟的罪责。当他从山西的一所大学被送回仙游老家的时候，瞎了双眼。到底是他自己戳瞎双眼，还是在“反右”激烈的斗争中被人戳瞎了双眼？周围人似乎很难说得清楚。谢又麟后来跟女婿刘裕宗提起这段经历，说他被批斗得太厉害了，承受不了压力，自己戳瞎了双眼。年近40岁的知识分子，成为残疾人回到仙游县城那座黑乎乎的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里，连生存都很艰难。双眼失明堕入的黑暗，与心理上遭受的重创一起，成为这个家庭叙事的起点。

成家的事，是谢父的姐姐张罗的。谢家的亲人，在海外生活的不少，在那个年代，华侨身份也是一重罪行。只有这个姐姐，就生活在仙游，离谢父住得近。虽然她也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但帮弟弟成个家，可能是在那个年代让他有活下来的动力的唯一办法，也是他们在当时与命运抗争的唯一出口。



左图：谢天琴仙游县城老宅所在的街巷

右图：谢天琴仙游县城老宅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县城的生活条件，总比大山里好，她托人找来了一个山上的盲女，比弟弟小 18 岁，让人抬下山，成了亲。邻居们记得，谢天琴的妈妈个子矮，胖胖的，一米五左右。她有时候在门口坐一坐，因为眼盲，也没人给她打招呼。谢家的老房子是一个窄窄的门口，进去是三四间房子，里面特别暗，挺干净也很旧。

谢天琴 1967 年出生，然后是妹妹和弟弟接连出生。可能是谢父将近 40 岁才成家，生育的任务就显得急切，姐弟几个的岁数都挨着。

一个夫妻俩都是盲人的"右派"家庭，在物质贫穷的年代，是靠什么一点点活下来的？1967 年出生的谢天琴，遭遇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特定的环境，虽然只是历史横轴上的一个片段、一个小的横切面，但是对于困在其中的人来说，就是一生中漫长的时段。谢家的艰辛，一方面是"右派"家庭在政治年代遭遇的残酷斗争，一方面是盲人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的艰难为生。今天上了岁数的邻居提起这个家庭，仍然发出"非常可怜"的感慨。在邻居的印象里，这对盲人夫妇虽然事实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总是双手举在胸前，左右移动着手，不停地在迈着小碎步挪动。

他们能做什么家务呢？好像总是在摸索着做卫生——擦桌子，擦门，擦了这里再擦那里。或许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安心静气的体现。他们想做些什么，但是在肚子都吃不饱，还要时不时挨批挨斗的年代，他们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谢天琴的弟弟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去家旁边的深井打水。一次打上一点点，挑回到家里，再来打。有时候好心的邻居会帮忙，一次提满一桶，给送到谢家。



（刘述先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陈浩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2016 年 2 月，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元宵”活动

下图：仙游文庙，是当地重要的传统建筑

谢天琴三姐弟之后，夫妻俩又生了一个男孩，送人了。贫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把女孩送人，也不算少见。但是按照当地的乡风习俗，男孩是必须由父母亲自抚养的，他代表着家庭里多一个改变命运的希望。男孩送人，是这个家庭再也供不起一张嘴的无奈，是一种让当地人震惊的选择。但是人们也说，这也说明谢父到底是个不同于一般人的读书人，不像乡邻那样重男轻女，留下了女儿，后来还供养她们读书。邻居们现在回忆起谢父，也是评价极高，“孩子遇到不会做的作业，念出来，他爸爸辅导。我们都很吃惊，两个盲人能把孩子带这么好”。

守住尊严

谢家所在的县仓巷，距离福建现存四大文庙之一——仙游文庙不远，谢天琴中学就读的仙游一中，离家也不过一两公里。1943 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南迁仙游，仙游县党组织承担了保护省委、保障供给、打通交通线的重要任务。仙游文庙，就是仙游学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谢父曾经经历的世界，相比于县仓巷的左邻右舍来说，确实是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游历过外边的世界，坐火车去过不少城市，对历史十分醉心。我们找到的谢家几户老邻居，对谢又麟的记忆基本都在“文革”后期。这一片的住户，既有城市居民，也有农民。农民身份的人，在生产队里几十个人一起劳动，他们回忆起大集体的日子，觉得一起说说笑笑，精神上倒是一点不孤独。谢家是城市户口，两个盲人夫妇很难与人来往，三姐弟也是关门闭户。他们没法通过劳动这个途径，融入周围的邻居。

1967年出生的谢天琴，是父亲遭遇重大不幸后的新生命，她幼年时是否目睹过父亲被批斗的场景？父亲到底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有理想的人，还是一个任谁都能唾骂的罪犯？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工作的家国情怀、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刚烈，到底应该予以什么样的评判？在这一重重疑问中，年幼的谢天琴，该怎么面对内心受到的冲击，又该如何面对家庭带给她的与生俱来的羞耻感呢？

谢天琴三姐弟中，1968年出生的妹妹，性格稍微外向一些。结婚后，她才向大家说起，从小姐姐就不让他们跟外人来往，谢天琴说，“我们这样的‘右派’家庭，还是盲人，就别出去给人看笑话了”。谢家的门总是关着的。偶尔开着时，邻居如果经过，谢天琴就会把门关上。三姐弟里，似乎她的性格承受了家庭历史最深的痛苦。

谢父留给邻居们的印象，是开朗和智慧的。谢父是研究历史的，他头脑里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在知识匮乏的年代，他成为这一片孩子们的精神资源。“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仙游县城的气温平均在20摄氏度，邻居们回忆起来的场景，就是温暖的傍晚，谢父在家门口的椅子上坐着，孩子们环绕周围，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故事。孩子们遇到不会做的作业，大声念出来，谢父作答。附近的孩子从他家经过，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大声说：“好好念书啊，好好念书。”一旦谢父就某个事情发表看法，那种出口成章的风范，更是加深了邻居对这个读书人的敬意。虽然眼睛已盲，但是他胸中有气象，有沟壑。

谢父的自尊，也通过另一件事情让邻居印象深刻。每家门口都有排水渠，顺着街道延伸开去。有一次谢父俯下身，一点点用手掏排水沟里的垃圾，他不是只顾自家门口的排水渠，也清理了邻居家的，大家至今还记得。

等谢天琴向同事简单地提起这段经历，谢家已经迎来了“解放”的时刻。谢父获得了平反，山西那所大学的人来到他在仙游县仓巷的老家，这在街巷邻居间也是个稀罕事。以县处级干部身份，拿着离休干部的工资，是对谢父的一种最终认定。

一旦名义上平反了，物质上给予了肯定，似乎这段作用于谢家的痛苦，就此终结了。就像按了一下关灯键，光线消失，什么都没有发生。

邻居们没有直接目睹谢父的痛苦，或者说，他极少外化出来。一天中的24小时，谢父讲故事的时光，只是他放松时的一种状态。每一家人关起门来的生活，每一个人面对痛苦时的情绪，他人难以完全知晓。谢天琴作为敏感的长女，她的收缩、内向，似乎成了家庭命运的直接承载者。她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爸爸的衣钵，成为中学的历史老师，是三姐弟里最有出息的。但谢天琴在邻居中的存在感特别低。从小到大，除了上学，她不出门，也不与人来往。高三复读一年后考到苏州读大学，这是一个人成长中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人情往来的重要时刻。谢天琴遇到这样改变命运的喜事，不请客，也不言语，悄无声息就离开了家乡。她表现出一种高度自洽，没有任何外在的人或物，是她需要依傍的。

而邻居们说，大家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儿女结婚都会互相摆个几桌酒。谢又麟的儿子和小女儿的酒席邻居都参加了，但是“大女儿结婚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她老公去世了我们也不知道”。

外部世界和人情往来，是谢天琴一直竭力躲开的。他人的存在，带来的是对父亲的批斗，是父亲的眼盲，一个知识分子终身的壮志未酬，一种斗争关系中的苦痛。

吴志坚的“债”

谢天琴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由于分配到铁路系统里的学校，这种“铁饭碗”使她不用被投进社会的漩涡去与各种规则碰撞、磨砺。尽管从她毕业的1990年起，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她在学校里的生活，运行规则没多少变化。老师们收入不算高，但也从来不用为工资操心。

但婚姻把谢天琴拽入吴家，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对谢天琴的性格，仍然提出了磨合的需求。吴家在离仙游县城十几公里的农村，仅从地理位置来看，两家距离不远，乡风习俗基本互通。但被谢天琴排除在外的人情社会里的各种羁绊，在吴志坚的人生里，却是支撑他成长的坚实之网。

在仙游，几乎每个人在懂事起，就知道一个叫作祠堂的存在。家族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故居，俗称“祖厝”，后由改建，演变为祭祖的“专祠”。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潭边村，是个典型的仙游村落，历朝历代在民间沉积下来的信仰和仪式，在这个闽中丘陵地区的农业村落保存较好。吴家祠堂是潭边村吴姓族人举行重要仪式的公共空间。人们敬神事鬼，个体和家庭、个体和宗族、家庭和宗族、个人与神灵鬼魂之间，建立起重重联系。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对一个个体的要求，就是在这蜘蛛网般的人际关系里，耐心经营搭建，并且巧妙地维持着平衡。

吴志坚的父亲这一代，在村里是非常出众的家族。吴志坚的父亲是几百人村子里的大队书记，吴志坚的一个伯伯在县工商局，一个叔叔在福州铁路局，都是吃上了公家饭的人。从几代人的发展来看，疾病使得这个家庭迅速下滑，而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越走越顺。

吴志坚从小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去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5 年，39 岁的父亲因肝癌去世，老大阿花虚岁 12，吴志坚 9 岁，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 5 岁，一个两岁。妈妈肚子里怀着一个 7 个月大的女孩，后来生下来就送人了。父亲这么一死，妈妈被说成“克夫”的人，一家人也因为“家族不旺”，被邻居看不起。

吴谢宇的大姑阿花个头不高、皮肤黑黑的，一看就是终日操劳的人。当她向我们讲述时，一直低沉地抽泣着。2022 年夏天，在吴谢宇爸爸的朋友张力文的陪同下，她同意在张力文亲戚家与我们见面。她家就在这附近，但是她害怕被人知道，也害怕记者作为陌生人去她家，被邻居看见。2016 年吴谢宇弑母的惨案暴露时，她老家的房子被一波波的记者围堵，还有各种陌生人。阿花跟我们说起话来小心翼翼的。她能说普通话，但说着说着就望向张力文，口音也就变成了莆田话，张力文只好再翻译一番。好像阿花这样做，就能为自己增加一层保护壳。讲到过去的生活，她仍会不时地呜咽，要强忍着情绪才能平静下来。

吴家的故事，是家庭里男性的一再损失，带来命运的一次次颠覆、下沉：吴谢宇的爸爸作为家庭唯一的男孩，1986 年考上福州大学，整个家族获得了新的希望，却于 2010 年再因肝癌去世。2012 年吴谢宇考上北京大学，成为比他爸爸更大的骄傲，却成为弑母凶手。

以前的日子不堪回首。父亲的去世，使得阿花 12 岁便挑上生活的担子，母亲要去公社干活，阿花放学后赶回家做饭，背上背着两岁的小妹妹。她个子矮，去农田里干活，稻子长到她的腰间。同样的活儿，别人赚 4 个工分，她只能算 3 个。树下的松针也要去抢，草也往家里捡，晒干后投到灶台里煮饭。大年三十，还在带着弟弟妹妹剥甘蔗皮，把甘蔗头掰开，切碎了给牛当饲料吃。

父亲当大队书记时给人算工分，有些人觉得不公平，现在反过来笑她们一家是遭报应。即使是现在说起这段经历，过去了 40 多年，阿花还是哭。“落差非常大，我妈脾气也变得差起来，容易发火。她在外被人欺负，就会在家里哭，我们都看到了。有一次，我忘记因为什么事了，母亲追着我打，我跑出去躲在麦地里。”

父亲去世不到半年，阿花就辍学了。当家里的条件变得穷苦，整个家的资源迅速向唯一的男孩倾斜。吴志坚好好读书，对母亲和姐姐来说，是这个贫苦家庭唯一的出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妈妈再婚。婚并不是妈妈想结的，而是吴家大伯和叔叔张罗的。他们看这一家人太苦，怕妈妈带着孩子们跑了，家里留不下人。找个上门女婿，妈妈就跑不了。阿花说，妈妈是从大山里嫁出来的，娘家一点都帮不上。妈妈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吴家的安排。

按当时的情况，愿意做上门女婿的人，要么家庭条件很差，要么身体很不好。按阿花的说法，吴家的这个继父，既身体不好，也不愿意干活，生性非常懒散。所以这家人日子没过得更好，还多了张嘴。妈妈后来和继父生了一个妹妹，高烧后医治不及时，留下智力缺陷。

在这样的家庭里，吴志坚被看作唯一的希望。他性格乖巧，不惹妈妈生气，从没挨过打。阿花不讳言，家里非常重男轻女，她也是爱护弟弟的一员，鸡鸭下的蛋，都是给弟弟补身体。

吴志坚回报家庭的方式，就是一心一意读书。妈妈经常跟他说，“你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被人欺负”，“要出人头地”。阿花如今回忆起弟弟成绩好，仍是很得意，“我弟弟那时读书很认真，初

中的时候就学习到十一二点。三好学生的奖品是文具盒，我记得我弟弟能得到不同的文具盒”。

大姐阿花13岁就出去工作，这是一家人保吴志坚读书的代价。在县里工作的叔叔帮忙，给阿花在国营食堂找了份工作，可她个子不到一米四，体重60多斤，人家一开始不敢收。阿花谎称自己16岁。有时候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帮忙做早餐，一整天都在洗碗，中午休息一下。一个月二十四块五的工资，阿花非常满意。她每个月留下一两块，剩下的全给妈妈。一周能休息一天，她不休，攒着一个月休4天，这4天就是回家帮妈妈干活。

“我记得我出嫁的时候，夫家给了800块钱聘礼，妈妈全部拿去给继父看病了。我那时攒了500块钱私房钱给我妈，让她当作我的嫁妆，我想要在夫家有面子。”

阿花讲述时一直哭，她自己早年的命运，也归结为一句话，在她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艰难维生的日子里，她作为老大是最苦的。

但这种“牺牲—回报”的吴家模式，谢天琴姐弟之间并没有发生。熟悉谢天琴的人知道，她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既没有理解他人的愿望，也缺乏这种能力。在过去的苦难生活中，她似乎关闭了自己的感知系统。谢天琴寄情于书本，林黛玉那样的虚幻人物，是安全的，是与她有联结的。而真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可控的。

吴志坚与家人、族人之间则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他学习生涯的结束，就是反哺家庭的开始。妈妈需要他养，姐姐一家他要报答，两个精神出问题的妹妹要他负担。大学毕业，他的人生进入新阶段，有了新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就像一个会自动生长的有机体，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普遍的物质发展带来人们欲望的提升。在90年代的社会上升期，每个人都抱有生活应该越来越好的期望，吴家也不例外。

但是吴家的负担，其实在不断增加。吴志坚的二妹被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多年，至少从2008年就开始不断住院治疗，按照吴谢宇二审辩护律师提交的材料，这位二妹“常自言自语，自哭自笑，称一出门邻居就对她议论纷纷，常四处游走，不敢回家，称妈妈、姐姐会害她，在她吃的食物里面下毒：能听见神仙跟她说话，称天上有鬼神，自家的大姐也在天上等……动手打其母亲，称母亲想害她”。

但吴志坚从不向人倾诉自己的难处。随着他考取福州大学，在国企里谋得一份前途，他成为村子里极少靠读书跃农门的人。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稀罕之物。再回到农村，他就拥有了类似乡村精英中的士绅阶层的身份。回馈乡里，是莆田人非常看重的规范。当我们去回访谢家在县城的家，在附近的街巷兜兜转转，就能看到不同姓氏的祠堂。在石碑或墙壁上，人们会刻上为村子、宗族捐钱的记录，写下捐钱人的姓名、捐钱的额度。农村人更在乎这种传统，吴志坚的出众发展，是全村人的荣耀，也意味着他除了满足大家庭发展的需要，也要发挥“乡贤”的作用。

大姐阿花由吴志坚的恩人，变为了小家庭的恩人。吴志坚接下来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带动农村一大家子的生活。而谢天琴的目标，是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做好个人发展。

谢天琴多数时候都在单打独斗带孩子。在婚姻初期略显明朗的心情，随着家庭责任加深，她要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吴谢宇上小学后，谢天琴的时间终于多出了一点点。小学离家两公里，学校对面是铁路系统的宿舍楼，吴志坚在铁路工作的叔叔就住在这里。中午，吴谢宇到叔公家吃饭休息，叔公家有事就把他送到其他人家，这样谢天琴不用中午匆匆忙忙照顾孩子。

刚刚轻松一点，同事发现，谢天琴就开始自学法律上的课程。她似乎没有现实的目的，而是学习本身使她能够更多一点成全心里的自己。谢天琴话少，一旦开口语气也坚硬，但这种沉默里边暗含一种坚韧。谁都能看出她要强，但也多少理解她的不易：如果不要强，那么苦的家庭里，她是怎么克服重重困难，独自前行出来的？时间是谢天琴为数不多的能够掌握的一种资源，一种自由。从小，她就和各种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在抢时间。

谢天琴对物质的要求很简单，比起琐碎的家务活，她更看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在马老师看来，谢天琴不聊家长里短，喜欢聊时事、哲学、文学，“与她聊天，还是很有些内容的，和这里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也是马老师很看重谢天琴的一个原因。


（视觉中国 供图）

第三章

疾病和封闭

谢天琴对命运的恐惧和不安，随着丈夫病情的加重，似乎被进一步证实了。吴志坚也没法摆脱遗传病带给他的灾难。曾经明显上升的小家庭，那种往前发展的迹象，终止了。

不可谈论的肝炎

吴志坚的肝炎带给小家庭的压力，外人很晚才知道。吴谢宇后来一直说，爸妈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直到父亲去世，他都不知道父亲不行了，也不知道是肝癌，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在70平方米洁净的家庭空间里，吴志坚的疾病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都看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坦率地谈论它。吴谢宇看到的是，妈妈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忙到晚上九十点睡下。“妈妈最讨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却不得不每周带着爸爸去医院。”吴志坚总是在喝药，自嘲是“药罐子”，吴谢宇认为妈妈总是看起来很累。

吴志坚的父亲39岁去世，给他们一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吴志坚太了解，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男性英年早逝，家族命运会遭遇什么。仙游老家还有一大家子等着吴志坚来托举，他本来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前途，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吴志坚内心的痛苦，几乎没有向人倾诉过。

谢天琴在婚姻早期相对明亮的心情，逐渐暗淡了下来。她本来就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随着父亲平反、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福州建立了小家庭，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而丈夫的肝炎以一种不断加重的方式在发展，未来不再值得展望，它很可能变成这家子“孤儿寡母”的苦难，成了等在前头的深渊。谢天琴在情感上一直牢牢抓住老公和儿子，而现在对命运的恐惧再次被勾起，她后来向马老师提到，他们一家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守着吴志坚度过了40岁。

在吴志坚生病的日子里，夫妻俩对病情一直守口如瓶。大姐阿花向我们提起来，说她一直不知道弟弟有肝炎，只是看他的面色总是黑黑的。事实上大姐不知道病情的可能性太小了，大姐的儿子阿勤有一段时间住在吴志坚家，好几次吴志坚回家晚了，谢天琴不让开门，阿勤想开也不让。谢天琴对于吴志坚在外边酒局应酬，非常不高兴，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怕吴志坚病情加重。吴志坚后来向朋友说过，北京来的领导喜欢喝白酒，他不喝不合适。

病耻感折磨着吴志坚和谢天琴，吴谢宇被隔离在信息之外，谢天琴把自己的一部分恐惧，化成让小宇少接触爸爸，觉得这样保护了孩子。但家里的氛围，让孩子实际上很不安。“我从来都极度自卑，没有自我，没有主见，于是我总是在模仿，我在书本里、屏幕上看到一个主人公，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模仿。”谢天琴的自卑，是有实实在在客观原因的。而吴谢宇作为下一代人，从小在城市长大，爸爸妈妈是上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从小聪明伶俐，哪里需要自卑呢？他幼小的心灵，在事实上承担着妈妈的情绪。妈妈看上去总是不快乐的，吴谢宇从来不敢问，只能是自己猜。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又让妈妈不高兴了？

吴志坚担负的责任，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要留给大家庭。他在2008年左右跟关系亲密的人提到，每年回老家，除了给自家人钱，还要给村里老人钱，至少得一两万的花销。大姐一家是吴志坚惦念的重点，他在职业生涯里发展的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用来给大姐一家谋出路。吴志坚一度瞅准单位食堂承包的机会，让大姐与朋友合伙，拿下食堂的经营权。有同事在外地发展了业务，他疏通关系后，把这块业务的物流生意给了姐夫。姐姐姐夫没有文化，也缺一技傍身，谋生总是随着各种外在环境的变动，起起伏伏。

吴志坚搭建的各种关系，只要能解决姐姐姐夫暂时的生存问题，他都不惜力。这方面张力文很肯定吴志坚的能力，吴志坚轻易不求人，但跟人打交道也不怵，“虽然他的出身是个农村人，但他跟领导打交道很自然，不卑不亢。像我总是躲着领导，不自信，我还挺佩服他的”。

吴志坚最小的妹妹有智力缺陷而精神不正常，吴志坚帮她找了外地电工张明，做吴家的入赘女婿。张明仰仗着吴志坚的接济，每次吴志坚和谢天琴带着孩子回家，他都表现得特别热情。有一次他花20元买了盘肥肠，吴志坚温和地教育他，花钱还是要节约，细水长流。因为吴志坚还得负担张明两个孩子的很多开支。谢天琴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抱怨，所以虽然她态度上总是比较冷淡，但张明对她也很感激。

2008年，因为病情进展，吴志坚接受了一次介入手术。直到第二年，他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患癌，

另一个朋友陆国鹏早些年下海做医疗生意，医疗资源很多。在福州的一家医院被医生判了“死刑”后，经过各种比较权衡之后，陆国鹏为这位朋友找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相当成功。这件事情后，吴志坚也找到陆国鹏，讲述了自己做介入手术的事情。张力文和陆国鹏这才知道吴志坚的病，很吃惊：“都得病这么多年了，平时我们聚会也不吭一声，做手术这么大的决定，也不到处寻求信息！”



2008 年，转折点

谢天琴和吴志坚的小家庭，曾经在朋友中比较领先。1998 年，他们就在福州市区和郊区，各有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调到南平铝厂在马尾的分厂后，吴志坚一开始在基建部，他与分管的副厂长关系不错，工作能力也强，成了基建科经理。2008 年吴志坚的病情严重了，他被调到安防部当负责人，管理安全生产和厂里的门卫，比过去要边缘。吴志坚仍然在为姐姐一家谋出路，他把姐夫弄到厂里当了保安。张力文说：“吴志坚基本上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他也没有多大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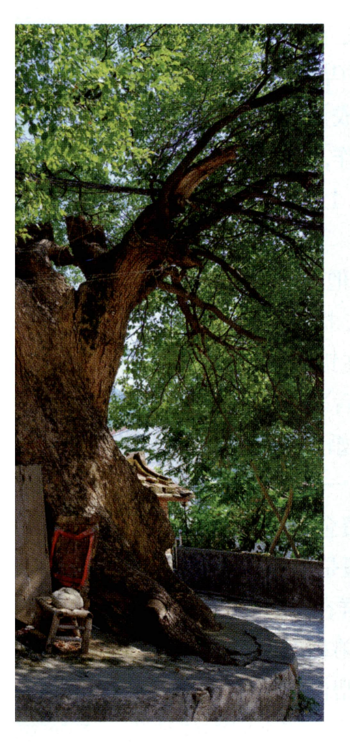
吴志坚仍然是工作和朋友圈子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喜欢穿花衣服，在同龄男性中并不多见。以他为中心的好友圈有十几个人，吴志坚很乐于组织大家聚起来，陆国鹏也感激他的付出：“他做事的风格，就是他都包了。只要大家愿意聚会，里边的细节都是他来考虑，哪个时间大家都合适？去哪个地方大家最方便？他都会给安排好。”等到朋友们聚在一起，他话不多。张力文说，事后回忆起来，他才意识到吴志坚也是个要强的人，“好的分享，坏的从来不说”。他是朋友中的倾听者，很少提自家的事情，所以朋友们一直认为他没有什么困难，家庭生活也很和谐。

2008 年前后，吴志坚将马尾 78 平方米的福利房卖了，换了一套 98 平方米的房子，那时的房价每平方米 3700 元。他还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的车，这样上下班不用坐班车。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向上的。但是马尾这套房子，吴志坚是贷款来置换的，这笔贷款后来也成为谢天琴经济上的一个压力。这一买一卖，只用补 20 来平方米的差价，并且房子还贷款了二三十万元，对经济上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吴志坚也得找朋友借钱。

吴志坚在度尾镇的老家，仍然是全村最穷的土坯房。有着光宗耀祖愿望的吴志坚，如果稍有点经济能力，他不会不在老家建新房。陆国鹏 1994 年就下海经商了，几年后回老家盖了新房，“我们这些人习惯有钱了回家盖房，给父母改善生活，也是给自家挣个脸面”。

莆田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中，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莆田人“垄断”了全国不少细分门类的生意，比如加油站、金银加工、民营医院、制鞋等。但在“莆田人”这个大概念之下，不同地域的莆田人，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因为地理资源的不同，平原的莆田人生活最好，大山里的莆田人差些，但是海边的莆田人生活最苦。越苦的人越思变，所以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下来，海边的莆田人建立了不少商业帝国，反而是像吴志坚这样生活在平原的莆田人，整体变化没有那么大。

吴志坚所在的仙游，1983 年与莆田县合并，成立了莆田市。仙游人和莆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





左、右图：吴志坚的老家，福建仙游度尾镇潭边村

内，都认为他们的气质不同。仙游人称自己为“海滨邹鲁”，文化气质强，不太认同莆田人闯荡商业社会的特点。吴志坚所在的度尾镇，尊重读书人，很少出商业强人。和下海经商的朋友比，吴志坚显得保守，他安心在铝厂发展，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业。吴志坚的朋友圈子里，有些人抓住机会下海了，发展得很不错。

而文化程度不高的谢天琴的弟弟谢天运，在2006年也发了家。仙游在莆田各个区域里，经济发展比较晚，但最终等来了红木生意的红火。现在去仙游，也能在公路边、镇中心看到各种红木加工的商铺，形成了仙游的一个重要产业。谢天运结婚后，和老婆家的三姐妹一起做红木生意，2006年左右挣到了钱。谢天琴的妹夫说，谢天运那时候很快有了千万身家。仙游的老县城沿着木兰湖，那里建了一个高层的新小区，谢天运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带着老母亲住了进去，成为县城新贵的一员。

但是对于弟弟变得有钱了，谢天琴心里是不开心的。她在日记里，指责他“有了几个钱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说很讨厌人和人之间都是金钱关系。谢天琴对周围人的防范心一直比较重。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弟弟入伍，照顾盲人父母的任务留给了妹妹两口子。但是对于妹夫刘裕宗，她写信提醒弟弟，要提防刘裕宗占自家的房子。刘裕宗无意间看到了信，非常生气，当天就要搬出去，以证清白。谢父苦苦挽留，说：“我们老两口要是没有你的照顾，那过的是个什么日子？我的房子愿意给谁就给谁，你不用在意。”

2008、2009年，当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各种机会中一路向前的时候，吴志坚和谢天琴小家庭的发展势头，停滞了。

在吴志坚2010年去世后，谢天琴写给他的信里，提到了自己的失落。她抱怨自家一直住在一楼，灰尘多、蟑螂多，二楼是可恶的退休的领导。从她生活的福州火车站那一片的客观发展来说，漂亮的高层住宅越盖越多，“铁二中”的宿舍楼逐渐显得破旧了。“住在这套老房子，我的心情异常苦闷，原来我们有机会离开的，现在你走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了，现在寄希望于小宇，希望我们的儿子长大后远离这套房子，远离这座曾萦绕我们苦难的城市，远走高飞。”


吴家靠扶贫款建的新房，但当时内部几乎是个毛坯房，后来才筹到钱简单装修了一下（摄于 2019 年 4 月）

如果吴家的负担不是这么重

2009 年的一天，吴志坚拿到了自己新的诊断报告，是肝癌。他这才跟陆国鹏讲起一年多之前他做的介入手术，那时候他还只是肝硬化。2022 年夏天在福州向我们讲起这件事，陆国鹏还是惋惜，“我当时就骂他，怎么不早一年来找我？从肝硬化到肝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他 2008 年的治疗方案选得好，可能不会走那么快。他这个人，太不愿意麻烦别人了。”陆国鹏急得骂他，吴志坚只是不吭声，他那时候看着状态还可以，陆国鹏没有预料到他后来病情进展那么快。

朋友聚会的时候，吴志坚仍然会抢着买单，虽然大家真让他出钱的时候不多。不管是张力文还是陆国鹏，都是从农村靠着高考走出来的，对吴志坚特别惺惺相惜。陆国鹏说，高考对他们这些穷孩子是最公平的，让他们“能从穿草鞋变成穿皮鞋”。他们也肩负着把一大家子从农村带到城市的命运。

但细细比较起来，他们的负担却比吴志坚轻很多。

张力文的老家在仙游的大山里，家里的田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窄的一米五，宽的不过两米。他的父母只靠种这几亩田，根本养不活家里的 5 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初中住校的时候，张力文要沿着山路一圈圈地走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家，背上一点咸菜，勉强回学校凑足一周的伙食。

张力文的妈妈能干，“文革”期间也偷偷砍芦苇编成席子卖。他爸爸初中毕业，是大队会计，空闲时到山上砍木头，再做成锅盖卖。待到张力文的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后工作，家里的生活就一下子改善了。1983 年他家的土坯房重建了院子，90 年代建起了楼房。

张力文 1987 年上大学，他的两个哥哥在泉州做建筑工，妹妹也开始打工了，挣的钱资助他读书。等到张力文开始工作，借着在铝厂做销售的机会，他在外边成立了运输公司，后来直接把公司给了大哥。等到 2003 年张力文结婚生孩子，他让妹妹来自家给他们带孩子做家务，一年给妹妹 5 万元。

二哥做橘子生意，每年资金需要周转的时候，张力文就给他垫上。二哥一般是 10 月份要钱，第二年到 4 月份还给张力文。这样在张力文的资助下，二哥的生意也做起来了。弟弟相对不争气，张力文给他出学费拿到了厨师证，帮他找各种出路。“我考出来了就给家人想各种办法，整个家族就被我拉出来了，这样一代就比一代好。”张力文的老婆是城里人，不太理解他的所谓家族责任，“三观不一样”，但是在经济上从来不拦着他。

陆国鹏作为从农村考出来的人，高考的时候为了求安稳，即使高出重点线 60 多分，他也没去报北京上海的好学校。因为怕滑档，怕错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家五个兄弟姐妹，三个考出农门，“一个带一个，就都出来了。几个孩子分担一下，担子都挑得起”。

作为吴志坚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却并不知道吴志坚一个人挑起大家庭的困境。陆国鹏说，之前他们在一起，状态都很积极，说的都是正能量的事情。他认为，吴志坚不讲困难，是因为讲了也没用。“当你跟一个人倾诉的时候，是希望对方能够帮你化解，对不对？”

但是吴家的状况，其他人不可能长久地帮忙，正所谓帮急不帮穷。或许这也是吴志坚直到去世，也没有向任何人托付什么的原因。

作为儿媳的谢天琴

谢天琴对于怎么处理婆家那边的关系，有她的各种苦恼。作为吴家的媳妇、作为小宇的妈妈

和作为谢天琴这个个体自身，怎么平衡？她的选择是，把这种责任和物质付出画上等号。物质上的付出她做得到，也不太计较，但情感付出，她只能给亲密关系中的丈夫和儿子。

住在楼上的马老师，成为她的知心人。谢天琴的盲人妈妈，几乎没有社会交往，没有能力告诉女儿，怎么应对成家之后的各种复杂关系。谢天琴随着婚姻关系的建立，被拉入这张以吴志坚为中心的、层层向外辐射的关系网。这个小家庭成为养分制造者，要全方位向大家庭和宗族输送养料。

阿花的儿子阿勤过来读初中，住在谢天琴家里。阿勤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还特别调皮。按照谢天琴曾经向马老师的倾诉，因为阿勤不好管教，校长总是找谢天琴告状。吴志坚早出晚归，侄子吃喝拉撒的琐事，也是谢天琴照顾。本来把侄子弄到家里吃住，这对于很看重家庭的封闭空间的谢天琴，就是个不小的挑战。吴谢宇也很少经历与爸妈之外的人相处。家里来了客人，是每个人从小在不经意间学习模仿的交际能力。但对谢天琴来说，这些都是挑战。

谢天琴感到很苦恼，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坚定地说："送回去！你是舅妈，孩子管好了跟你没关系，管不好了，都是你的错。"

谢天琴向马老师讨到了这个"方子"，但是该怎么跟丈夫商量，她是直说了，还是开不了口？两个人为此有没有冲突？外人不得而知。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事没有闹得太僵，因为侄子阿勤几年后又在谢天琴家住过一阵。马老师记得，读书这事，不太长的时间后，以阿勤被学校开除为结局。

阿勤长大后，有一阵在福州打工，暂住在谢天琴家。2022年向我们回忆起来时，阿勤最大的感受是，"没想到，他家吃的喝的，也和我们一样！"言下之意是，本来他认为舅舅舅妈比他们过得好很多。他还记得有几个晚上，很晚了，他陪着舅舅一圈圈地在家旁边的操场上散步。舅舅的心事，很难向人倾吐。

阿勤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知道谢天琴对家里的碗筷是规定好的，座位也各有安排。有时候他坐错了，小宇会指出来。阿勤不理他，小宇会再说一遍，"你这个座位坐错了"，阿勤仍然不理，发现"也没什么，就这样了"。谢天琴和吴谢宇都不是当面能够与人冲突的人，他们内心活动很多，但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基本不会发生。所以阿勤感慨，谢天琴和吴谢宇母子关系真好，他自己偶尔会和妈妈吵架，但是这对母子从来不会。

吴志坚性格温和，尽力回避和谢天琴产生冲突，但有一个"鸭子事件"，可以看出两人的摩擦。有一年小家庭回仙游老家，吴志坚的妈妈杀了自己养的一只鸭，给他们带回福州吃。谢天琴回到家，想直接将鸭子扔进垃圾桶，不要。吴志坚不接受。两人妥协的结果，是将这只鸭子送给楼上的马老师。马老师看到小两口脸色都不好看，知道刚吵过，不接下鸭子不合适。过了一阵，她买了一件老人家穿的棉袄，让谢天琴送给婆婆。

对于谢天琴的举动，马老师认为她本来就有洁癖，不足为奇。她依然认为谢天琴是贤妻良母，"莆田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听老公听儿子的。我们从没看到她和老公、儿子吵过架，都是他们拿主意"。

或许家庭里的每个人能够真的吵起来，反而对所有人，是一种释放。

唯一的任务——读书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谢天琴和吴志坚自己的人生现实，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笃信的价值观。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看重，成为这个小家庭的信念。吴志坚病情带给夫妻俩的压力、他的大家庭需要的支持，以及谢天琴对人际交往的回避，都使得家庭氛围很难放松。吴谢宇在一审判决后写的自述材料里说，"我无法控制自己整体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如果是在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父母非常体谅孩子的家庭氛围中，他根本用不着总是去揣测别人的心。父母的不快乐，作为孩子的他没法理解，他却不自觉地背负上了父母的包袱。

吴谢宇对内在情绪的掩藏，似乎没人看出来。从小他就本能地感受到，展露情绪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情，妈妈没有情绪，也没有能力处理他的情绪。如果是一台机器就好了，只用达成优秀的考分，而不用有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可他越想压抑情绪，情绪越成为他的负担，他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说，"（即使）身体好多了，然后我都考第一名还当了班长，但我心里面还是

天天在害怕在疑心，我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被别人看不起”。

与谢天琴私交很深的马老师，看到的家庭表象，也与吴谢宇的感受完全不同。马老师看到的是“谢老师宽松，甚至有些溺爱孩子”，但对吴谢宇来说，妈妈的爱背后有一种执着的要求，他必须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的那一个”。

2019 年吴谢宇被捕后，他跟一审律师冯敏提到，他特别想回到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光。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有什么样具体的生活场景呢？吴谢宇好像说不出来，只是说，就是那种“我在做作业，爸爸在客厅看电视，妈妈在厨房忙”的样子。

当吴谢宇把爸爸妈妈的要求内化之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优秀孩子。2021 年写给姑姑的信里，吴谢宇说：“小时候还会和阿勤哥哥一起去放鞭炮，他带我出去玩，大了之后，我都是躲房间里看书，原来还会和阿勤哥哥他们玩游戏机、打牌、下飞行棋，后来都没有了。因为我心里天天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抑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我就都在读书。其实我对读书也谈不上兴趣，我只是不停地在逼自己读书，我以为我考第一名妈妈就能开心、就能骄傲，我觉得我只是一台考试机器，我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我除了考第一名之外一无是处。”

表哥很可能成了反面教材，让吴谢宇进一步意识到，只有成绩好，才值得妈妈爱。谢天琴也跟马老师提过，不让小宇跟自己妹妹的儿子玩，因为这孩子“成绩不好，说脏话”。

曾经的小姨夫刘裕宗观察到了，谢天琴其实对儿子控制很多。有一次回老家，读初中的吴谢宇找刘裕宗借手机用，说是给同学回个电话。谢天琴当即呵斥，觉得非常丢脸。

吴谢宇似乎只有回仙游老家，在姑姑家的日子是有生活情境的。他很喜欢姑姑家炖的猪脚，特别香特别嫩，他觉得妈妈做饭不好吃。但是爸爸告诉他，要体谅妈妈，妈妈累，以后不要说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他怀念姑姑和姑丈一起，夏天给他用风油精抓背。有一次他假期住姑姑家，问起刚刚吃的一道菜，“这是什么菜啊，这么好吃？”姑姑才知道，12 岁的他是第一次吃菠菜。姑姑推测，弟媳谢天琴有很多讲究，可能觉得菠菜对孩子身体不好吧。谢天琴的弟弟说姐姐除了看书外什么都不干，然后跟人家也是融不入的那种感觉。

谢天琴应该没有意识到，吴谢宇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她的特点——没有朋友。这种没有朋友的局面，并不是“右派”家庭和艰苦的家务活带来的，而是谢天琴要求孩子一心一意读书，时间不要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带来的。爸爸相对让人放松，可爸爸在家庭生活中出现得太少。吴谢宇在 2021 年 8 月的一审法庭上，哽咽着说，“有爸才有家”。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满足了妈妈，也给了吴谢宇一种舒坦的资本。他后来坦言，只要考第一，即使他其他方面做得不好，所有人都是非常包容他的。这让他内心逐渐变得非常自傲，自己能做到的，普通人做不到。

他说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课本和考试提供了一个“完全确定，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可以在教科书里找到解答”的理论世界。他在这理论世界里如鱼得水。小说和影视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虚幻世界，在这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他沉溺在这个虚幻世界里，不愿也不敢走出来。

而老家的亲人，他只用嘴甜打个招呼，就不用管了。什么也不用付出，大家就拼命表扬他成绩好。同龄人都是竞争对象，考不过他，他也就懒得关注。吴谢宇提到，其实从小学到大学，也有几个朋友是完全向他敞开心扉的，但是他对朋友却不吐露心声，他活在一种“自己能看透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的自信里。一直到 2021 年面临一审判决的时候，他才反省到，他从来没有想过老家的舅舅、小姨、大姑是否过得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同学准备考哪里的大学，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成绩好就能受到宠爱，他活在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

洁癖背后的尊严

洁癖——后来大家找到了这个词，对谢天琴的一些行为，试图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洁癖，



吴家获得扶贫款而新盖的房子，那时吴志坚早已去世（摄于 2019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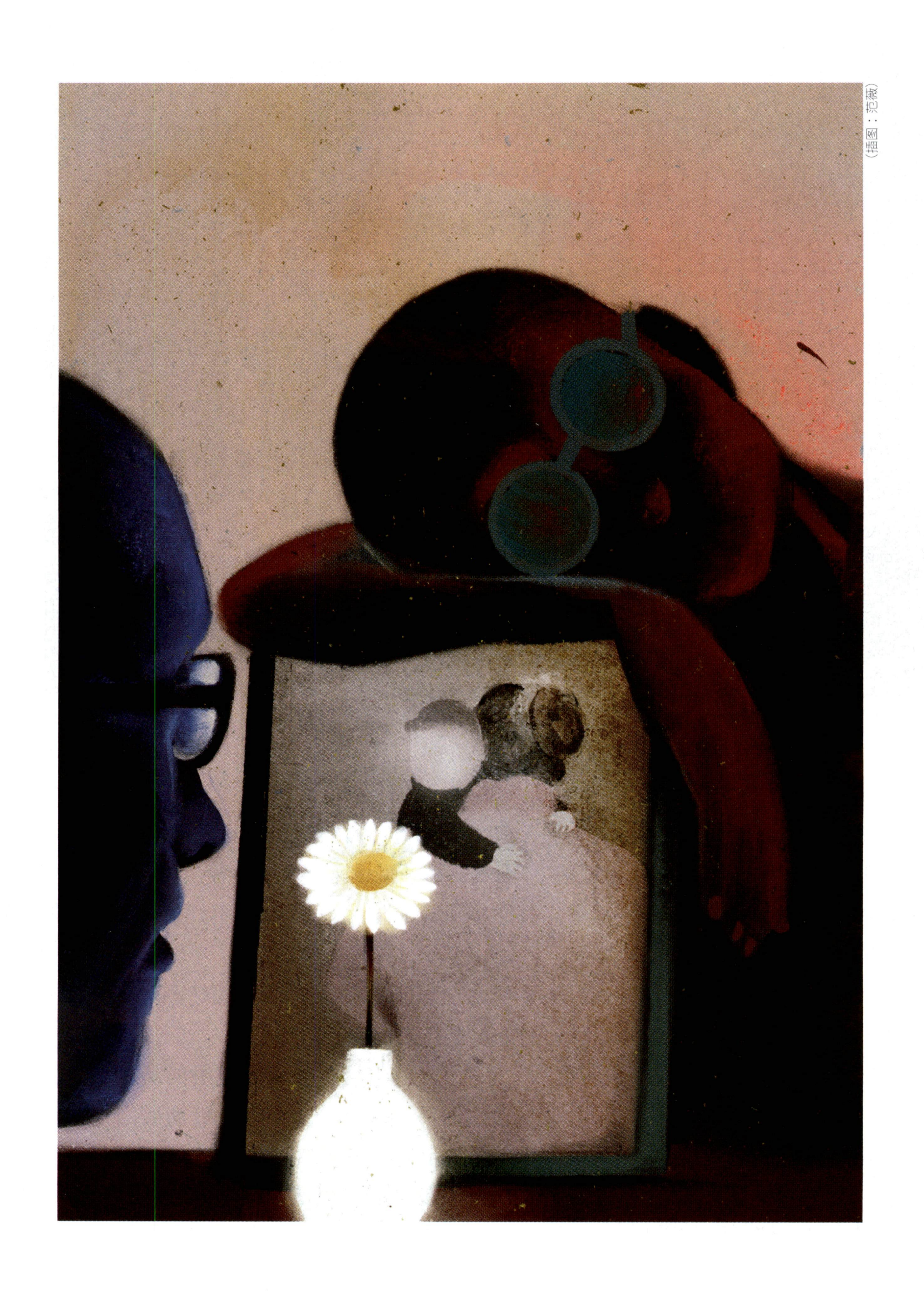
是谢天琴在建立一套由自己定义的规则，给自己的小家庭画了一个明确的边界。或许是因为她成长的年代里，盲人父母总在摸摸索索地打扫卫生，把洁净等同于自己的尊严。也或许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她需要用一些强迫行为来恢复对失控的世界的控制，以及她需要用这种行为来抵消内心的某种冲突和恐惧。但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跟有强迫症倾向的人一起生活，会感受到很强的压力。因为这些规则是为处理她的焦虑而定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过度的。

谢天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幽默的特质，她没有自我解嘲的能力，也就开不了玩笑。一旦笑话自己，那个本就风雨飘摇的自我，马上就会坍塌。高傲、冷淡、自尊，成为她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她总是显得寡言、干涩、紧绷。吴志坚的应对方法，是更深地躲入自己的工作情境，以及需要为吴家大家庭谋利的生活里。

张力文印象中，谢天琴唯一的一次开玩笑，是在青岛。那时候张力文仍在青岛分部当负责人，难得谢天琴联系他，提出希望和几个老师一起去青岛旅游。张力文热情地安排老师们在别墅里住宿，吃喝也招待得很好。谢天琴是高兴的，想开玩笑，但话说出来又显得生硬，“你现在有本事了，你是领导了”。张力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他理解她，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开玩笑有些生硬。但张力文也能感觉到，谢天琴对于自己小家庭后来的发展，是感到失落的。

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隔绝的吴谢宇，把心思倾注到了追求考分上。当他被捕后回忆起读书时光，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幸亏我活在应试教育体系里而我又恰好很擅长读书考试，在这体系里我考了第一名就万事大吉了……”

吴谢宇觉得开心的时刻，不是来自他与妈妈的直接互动，而是听到妈妈在别人面前评价他乖，不用大人操心。“我从小一听妈妈和别的老师说，‘小宇很乖，学习很自觉，一点都不用父母操心’，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妈妈对我的认可，于是我尽全力不让妈妈为我操一点心，我尽全力装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切 OK。”让妈妈开心，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唉，反正我就是从没能和妈妈交心，我总是在逃避，这就是我最致命的缺陷啊，我总是在胆小懦弱地逃避啊！”



（插图：范薇）

第四章

父亲去世与成为“宇神”

父亲的病重和去世，使得吴谢宇更加用“第一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考了第一名，他似乎就不用面对真实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成绩逆袭

吴谢宇在小学阶段，虽然早已有了爱看书、知识广的人设，但是还没有给大家形成“学霸”的印象。马老师说，谢天琴在同事里算年轻的，其他老师的孩子们年纪要大许多，所以很少有人拿自己的孩子与小宇做比较。

要不要为他选一个好的初中？谢天琴征求过马老师的意见，马老师说：“就在咱们学校上，离家近最重要，高中还来得及去好学校。”谢天琴所在的铁二中，在福州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中学，非常不起眼。

谢天琴的同事们，对吴谢宇留下的印象仍然是调皮。马老师说：“他初二的时候非常皮。当时我们一个同事教他语文，吴谢宇可能都会了，上课就跟同学讲话，对语文老师说话的态度很随意。语文老师就找到我，让我管一管。”马老师特意把吴志坚叫到自己家里，这是她仅有的一次与吴志坚面对面地长聊。马老师说：“子不教，父之过。你得好好管管孩子了。你不要指望谢天琴，你要跟小宇好好谈谈。”

大家的眼里，看到的只是不善言辞的谢天琴。“放不下面子”，是熟人提到谢天琴的一个共同感受。而吴谢宇后来描述童年时，多次用“没脸”来形容自己。虽然看不出他做了哪些“没脸”的事情，但对于“变成妈妈的负担和累赘”“妈妈不要我”的担心和恐惧，成为他反复纠结于心的感受。

吴谢宇初二发生的这次谈话，马老师跟吴志坚分析，吴谢宇肯定是书本的内容都学懂了，“吃不饱”，所以要带他去外边学习，这样他就不会在课堂上精力过剩了。马老师见到谢天琴也说，小宇他就是上课都听懂了，坐那儿就不耐烦了。吴志坚开始参与一点儿子的事情，他带儿子去报了新东方学英语。

读初三的吴谢宇，成绩一下子变得更加突出了。他开始钻研奥数，马老师是数学老师，他有时候拿着竞赛题直接问马老师该怎么做。马老师说：“这些都是竞赛题，不带你这样突然问的。你如果有问题你弄个小本子给我记下来，我看完了统一给你回答。”吴谢宇也开始提前学高中化学，化学成绩突出。初三毕业的时候，新东方的老师说，吴谢宇如果去考英语，可以考到 CET-4 级。

吴谢宇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在乎的一件事是，爸爸带他去外边的辅导班报名时，跟人家提起儿子中考是福州市第二名，脸上的表情很开心。他心里更坚信一直以来的判断：只有成绩，才能让父母开心。

但张力文并不觉得吴志坚很看重孩子的分数。2009 年吴谢宇以高分考上福州一中，吴志坚从来没有主动跟朋友提过。朋友们也是听别人提起，才知道吴志坚的儿子这么争气。“见面了问他，他也就是平和地笑笑。”

第一名与“小傻子”

考上福建省最好的福州一中后，吴谢宇开始了住校的日子。福州一中的前身创建于清嘉庆年间，历史悠久。2003 年学校在闽侯建立了新校区，投资近两个亿，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吴谢宇住进了离家 20 公里的学校，开始了与同龄人朝夕相处的时光。

章昊凡是吴谢宇高一同寝室的同学，他们每个寝室都是上床下桌，6 个人一间屋子。吴谢宇整个高中阶段是绝对的第一名，章昊凡说：“成绩第一，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他一般都会比第二名多 20 分左右，一骑绝尘的样子。所有人哪怕不认识他，也会听过他的名字。”章昊凡的初中是所好中学，而吴谢宇来自排名靠后的“铁二中”，这更加给他增加了传奇色彩，所以同学们称吴谢宇为“宇神”，有的同学比较崇拜他。

吴谢宇的学习进度走在前头，化学尤其突出，从高一到高三都在参加化学竞赛。章昊凡记得吴谢宇不怎么上化学课，专注竞赛。吴谢宇很愿意表现自己的能力，英语老师教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I Have a Dream*，他举手说“我想背一下”，然后当场背了一遍。上历史课时，他有时会打断老师，把课文复述出来。“在成绩和聪明这方面，他比较需要肯定。”有一次吴谢宇没有拿到年级第一，他就在政治课演讲时说，要把第一夺回来。“我们一般的演讲都是时事，不怎么讲自己的事，所以他那个演讲大家印象挺深。”

吴谢宇对人有求必应，对同学的需求很热心，和一些学霸不爱搭理人的特点完全不同。“大家找他都是问学习上的问题。有的人是天然有亲和力，但他不大像那种，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是在要求自己显得很热心。”吴谢宇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或者锻炼，男生们虽然也夜聊，但是在吴谢宇自律的带动下，他们寝室不熬夜，话题也放不开，章昊凡评价吴谢宇“比较有纪律性，情绪从来没有低落过，也从不求助于人”。但是在这种特点之下，吴谢宇好像是一个阳光下没有影子的人，“感觉他没有放松的时候，活得像个机器人”。

谢天琴在那一时期教的学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吴谢宇的视角。与人人羡慕的福州一中相比，温晴是2010年考上的“铁二中”的高中，成为谢天琴的学生。“我们属于三类校，不会读书的同学一大把。进出学校的道路非常破，一到下雨更是泥泞不堪，走路得15分钟，所以面包车黑车很多，两三块钱一个人坐出去。我们那时可以吃食堂，但是食堂很差，所以就在街上吃，到处都是沙县小吃等各种小吃店。”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吴谢宇在2009年中考，2010年温晴入学的时候，“铁二中”的张贴栏上还贴着他的喜报。温晴说，谢天琴讲话语气很硬，让人觉得是一种看不起学生的样子。“我们那时都叫她‘卷卷’，她留着一个樱桃小丸子妈妈似的发型，独来独往没什么朋友。”

谢老师特别喜欢在课堂上讲她的儿子。“她说一个良好的家庭对孩子成长很重要，‘我儿子是我一把手教育出来的，现在是年级第一。’”温晴说，“大家都觉得她儿子是天才，几乎每个老师都会在我们的课堂上夸他。但是有个老师说，哪有天才，都是勤学苦练出来的。”

到了每周五，吴谢宇从福州一中回家，有时候温晴会看到他和妈妈一起。“可能是他妈刚接他回来，他个子高，他妈走前面，他低着头，在后面跟着。”有意思的是，温晴和她的同学们，仅仅通过多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出于同龄人的敏感，“我们给吴谢宇起了个外号，叫‘小傻子’，觉得他妈对他肯定很严格。谢老师总说她儿子非常自觉，但我们一看就觉得她是严厉的、什么都包办的妈妈”。

从高中住校开始，吴谢宇每天跟他妈妈打电话。他用的是老式手机，不是智能机。他给妈妈打电话的主要内容是报账，当天吃食堂花了几块几，在超市买东西花了几块几。历史考试之后，他会打电话跟妈妈对答案。从谢天琴写给吴志坚的信来看，她也有报账的习惯，作为对每天生活的一种分享。章昊凡说，那时候作为高中生，他们花钱的地方就是食堂和超市，大家的消费差别不大。

福州一中的社团很多元化，章昊凡记得吴谢宇都没有参加，班级的活动吴谢宇参加得比较多。“他从来不看课外书，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书，所

以比较关注这点。我就记得他看过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好像一直在看，但也没觉得他看进去了。好像也借过《战争与和平》，但没怎么看到他打开过。”

比较特别的是，在福州一中这样的重点学校，即使大家一起住校，章昊凡说同学们聊天并不多。吴谢宇会同时一口气向别人发十几个“你好，在干吗”，“我会感觉挺刻意的，我体会不到他的真心。吴谢宇会突然跟大家打招呼，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其实这也透露出他内在的压力比较大，但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多琢磨”。

残酷的学习竞争面前，某种程度上，学校里的同龄人变得更多是竞争者，而不是情感上的滋养者，不太容易彼此交心。在“宇神”的光环下，吴谢宇对自己很满意，他是别人的学习榜样，他似乎不需要在群体中接受周围人的影响。

章昊凡高考考得不错，报了一所香港的大学。吴谢宇在微信上对他说，“我们又可以一起竞争了”，章昊凡回复说，“大佬，我可不敢跟你竞争”。

病情加重

吴谢宇在高中继续拼学习，而他的父亲在2010年1月去世，当时他正在高一上学期的末尾。吴谢宇在同学面前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的起伏，他的高中同学和后来的大学同学，也都不知道他父亲早逝的事情。谢天琴的情绪也看不出明显变动，她同事说，要强的谢天琴“没有因为这件事请过一天假”。外人很难看出，他们家里有一位即将去世的病人。

但是疾病的阴影，在这个家庭里一直笼罩着。吴谢宇后来回忆说：“打我记事起，我爸就一直在吃药，每周妈妈都要带着爸爸去医院。我从小就很怕，怕我爸爸会死，怕我哪天突然就没了爸爸。”

2009年下半年，因为病情进展，吴志坚又做了一次大手术。住院期间，他的大姐、大姐夫、谢天琴的妹夫，都去照顾过。谢天琴爱干净，晚期癌症病人的身体擦洗、大小便清理这些，她做得很少，多数时候是到医院送些东西过去。出院时，谢天琴坚持在医院用过的每一样东西都要扔掉，包括吴志坚同事送的榨汁机。吴志坚说了句，“人也是从医院出来的，是不是也要扔掉？”他后来向亲近的朋友提起此事，对于谢天琴愈演愈烈的洁癖，他感到非常无奈。

谢天琴对与疾病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排斥，很可能是她对命运台本的一种抵抗。她极力回避吴志坚即将去世的事实，这背后表现出的强硬，使她把自己藏进厚厚的壳里，让一般人很难理解。这次住院期间，马老师和爱人买好了东西去医院探望，他们已经在医院里，但接电话的谢天琴就是不告诉他们房间号，马老师两口子只好拎着东西又回家了。

手术后吴志坚休息了一阵，待到他再去上班，单位在三楼给他弄了一个独立的小办公室。张力文过去喝茶，劝他在家养病。吴志坚说：“家里也没什么事，你不要操心我啦。”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张力文很忙，有一天他发现吴志坚没去上班，听说他又病得厉害了。张力文几次给他打电话，说想去家里看望，吴志坚都拒绝了。后来张力文问得多了，吴志坚就直接说，“我老婆不让你来”。

如果说命运是人际关系和自我的再调试，谢天琴主动选择的命运是斩断人际关系，不接受任何新的调试。她在大学期间和婚姻初期表现出的一丝明朗色调，这时已经彻底消失。她似乎坚信自己是命苦之人，如果不是吴志坚的病，也会是什么别的，将是那把悬在头顶上的利剑，把她带入深渊。

张力文每周打一次电话，问吴志坚怎么样了，他说身体越来越难受。有一次张力文说，“你应该锻炼身体，不要老是躺在床上”。他根本没意识到吴志坚的晚期癌症有多严重。吴志坚后来说他听张力文的话，到操场走了两圈，结果虚汗流了一大堆，实在走不动。他那时已经有腹水了，肚子变大。

吴志坚的失落，张力文只目睹过几次。2009年尾，他的癌症扩散后，医院不收了。吴志坚就在家附近的私人小诊所打点滴。张力文去看了几次，小诊所条件很简陋，吴志坚蜷在椅子上躺着，床铺也没有。整个人很瘦，脸特别黑，眼睛浑浊，腹水很明显，肚子大得不得了。张力文看到了吴

志坚怅然的表情，很心疼他。张力文回头跟朋友们说：估计吴志坚时间不多了，大家有空就去看看吧。

吴谢宇很少在家，他平时住校，周末在外边参加补习。在遇事总是回避的这个家庭里，他们三个人从来没谈论过吴志坚的病情。身体尚可时，吴志坚躲到了为工作和吴家大家庭努力的世界里。谢天琴在书本的世界里。吴谢宇在学习的世界里。

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在一中住校的吴谢宇放学回家，吴志坚在诊所里打点滴，谢天琴让他去看看。吴谢宇感到很害怕，2021 年 10 月他在看守所里给大姑写信，回忆这次经历。“我看到爸爸面色那么差，灰黑晦暗，我看到他的手上好像有很多针孔，想必挂瓶打的，我看到他身上穿的那套运动服，就在几个月前放暑假，爸爸还穿着这套运动服带我晚上去操场散步，那个时候他肚子凸凸的还有点胖，可还没多久，现在衣服穿他身上像挂衣服架子一样……姑，我怕了，那时我看到他那样子我是真的很怕啊，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我坐在爸爸身边，我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大脑一片空白，爸爸问了我几句话，我木木地回答，我坐了一下子就弹起来，我和老爸说，我去门口看书了，然后我竟真的跑到门口拿出书来看了啊！大姑，我爸那时候看到我这样子，他一定觉得很伤心很心寒很失望，他一定觉得我一点都不爱他，不在乎他的死活啊……”

吴志坚生命后期，大姐阿花从老家过来照顾她，谢天琴不接受阿花住在家里，也不准她用厨房。好心的马老师让阿花住在自己的一套房子里，就在谢天琴家楼上。“我在她的家里，能做的事情就是给弟弟喂药喝水，不能打扫卫生，不能做饭。”这时候的谢天琴，在家里总是拿本书看。阿花说，弟弟那时状态已经很不好了，起不来，要喊姐姐扶他一下。谢天琴就会不让，大喊，“你这样宠他，他以后自己怎么起？”谢天琴认为丈夫应该自己爬起来走动，要锻炼锻炼。但那时候的吴志坚，被腹水、疼痛折磨得很难受。谢天琴在家的时候，大姐从来不敢扶吴志坚。“我那时觉得很委屈，一切都被约束，没办法待了。我弟弟劝我，说姐姐不要怪了，我们姐弟之间也是见一次少一次了。”

阿花本来想给弟弟做些好吃的，但厨房用不了。谢天琴有时候回来自己做，有时候就从自己学校的食堂打饭回来，吃得很简单。“她很简朴，自己吃饭就是馒头配开水，菜很少，没什么营养。”

吴志坚的妈妈紧接着也来了一趟福州，谢天琴也不希望她住在家里，马老师劝她，“她是你老公的妈妈，来看儿子，还是应该住在家里的。你把小宇的房间收拾收拾，让她住”。婆婆只待了一晚，跟谢天琴商量，最后的日子还是带儿子回老家。在福州的家里，谢天琴上班，小宇住校，白天家里只有吴志坚一个人，当妈的心疼他。而老家人多，总有人照应。谢天琴答应了。吴志坚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月，大小便不能自理，由大姐和大妹两个人照顾。

吴志坚的妈妈虽然是没有文化的农家女，但性格敞亮、情感充沛，大姐阿花一心一意向着弟弟。吴志坚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也是从他的大家庭里，体会了最后的温暖。

阿花提到，吴志坚临死之前流着眼泪跟她说，“天琴人很好，但是性格如果不改，以后会吃大亏的。你是姐姐，多担待，不要和她计较”。吴家人看来，谢天琴不讲感情，但是她过得非常节俭，对于给吴家人钱也并不小气，“她就是那样一个人”。

2009 年的国庆，因为国庆和中秋在一起，连放了 8 天假。假期里，吴志坚开车带着一家三口回老家，中途休息时给母子俩递上月饼，他自己也想吃，谢天琴制止了。她的关心光明正大，癌症患者饮食禁忌多，不该吃。10 月 5 日，吴志坚从老家带了一箱柚子，返程先开车到单位，把柚子留给同事们。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公司。吴谢宇的生日是 10 月 7 日，谢天琴买了蛋糕和儿子在客厅庆祝，吴志坚因为身体难受，关门躺在卧室里，谢天琴不高兴。

两三年后回忆起这一段，谢天琴在日记里后悔了，她发现自己当时太不知道为吴志坚着想。他的身体都那么弱了，她还在埋怨他。她在日记里回忆起她最后一次回老家看老公，是 2010 年的元旦。吴志坚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话比较多。谢天琴知道，他是希望把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担



吴家靠扶贫款建的房子，外观算是气派（摄于 2019 年 4 月）

子，让她接着挑下去。“我知道你想把他们都托付给我，但我感到好累，我一个人承担不了太多，你的母亲和儿子，我勉强可以负担，其他人我顾不上……”

在相识的早期，谢天琴觉得吴志坚贫苦的出身，赋予了他们的爱情一种高贵的浪漫色彩。但此时，在婚姻的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之后，谢天琴意识到，她们的小家庭与吴志坚的大家庭，需要划出一定的界限。或许这也可以说，谢天琴在婚姻生活中，也在成长。

说起谢天琴对吴志坚的感情，旁人仍旧认为是很深的。谢天琴的前妹夫刘裕宗和马老师都向我们提到，2010 年 1 月吴志坚已经快不行了，谢天琴还让刘裕宗去托人高价买了两颗片仔癀，企盼着起死回生的作用。刘裕宗说：“如果感情不深，就没必要花这个钱了。”

父亲去世

吴志坚去世的场景，成为吴谢宇记忆中很难面对的一场噩梦。他认为爸爸被送回老家，是去找新的治疗办法了，说自己完全没有父亲去世的心理准备。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变，他也害怕知道。这就像大姑阿花说的，疾病进展以前，她一直不知道弟弟有肝炎一样。对于吴志坚的英年早逝，大家都在回避这个结局。

“可大姑我真的太怕了，我又像从小就习惯的那样，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那样去逃避现实，不敢面对现实了，我在我爸最后那一年，我真的一直不知道我爸得了癌症啊……2009 年底我爸回老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和我说，爸爸回去请一个半仙给他治病，治好了他就回来了，我





左图：仙游度尾镇潭边村，不少人仍参与农业劳作

右图：仙游老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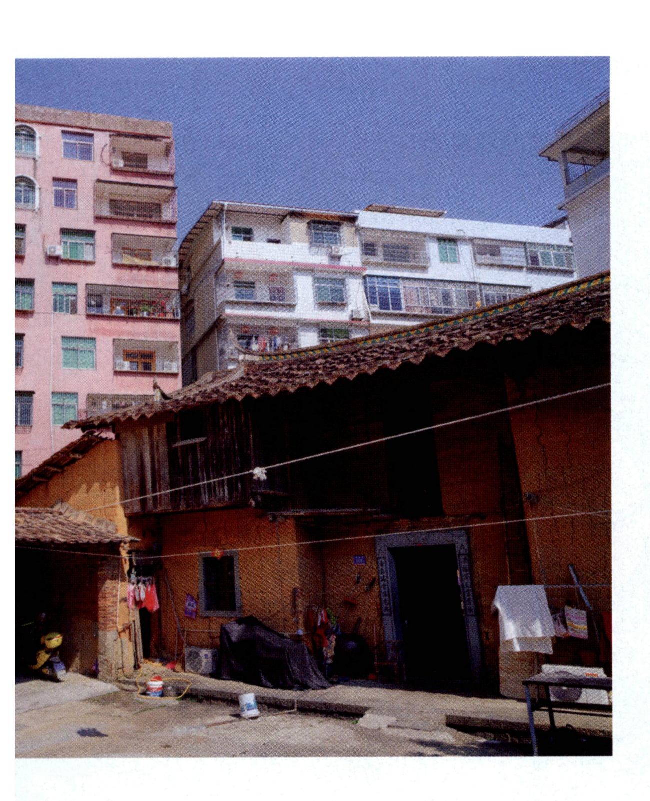
竟然就信了啊。大姑，我是直到看到爸爸躺在我们吴家祠堂里的那一刻，我才醒悟，之前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我爸会死啊……”“但，这全是我造成的。”

吴志坚去世时，谢天琴和吴谢宇都不在身边。等到吴谢宇接到通知，跟着亲戚从福州赶到仙游度尾镇，见到父亲的遗体时，他几乎认不出来。在吴谢宇眼里，吴家祠堂是童年时在村子里和小伙伴追逐时，多次经过的看着很破败的地方，已经脱相的爸爸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的爸爸怎么会变成那样啊，一点都不像他了。”他把这巨大的情感冲击，归罪于自己。“我愧对爸爸妈妈，我不敢面对我没了爸爸的现实，我懦弱可耻地逃避，我躲到了妈妈背后，爸爸办丧事那几天我心如死灰，痴呆木讷仿佛活死人……就连那天送爸爸去火化，我还不肯面对现实。”经过老屋前的断崖，吴谢宇有一刻突然很想冲过去往下跳，但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敢做。

吴谢宇在后来写给亲人的信里说，那天在火葬场外面，奶奶大姑你们哭着喊着：“阿坚，跑，跑啊，别待在里面，跑回福州去，跑回马尾去，跑回度尾去，别在里面，里面烫啊……”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是的，我爸没有死，我爸逃出来了，他会再回来的，我能再见到他的。”奶奶和大姑用传统方式，表达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对谢天琴和吴谢宇来说，他们很难直接表达出感受，看上去显得呆住了。母子俩没说话，一直掉眼泪。

这个巨大的创伤，母子间也无法直接交流。吴谢宇在内心一遍遍责怪自己，“他手术之前，我妈妈带我去看他，当时我带着书去了，没有说几句话就跑出去看书了。我觉得他认为我无情无义，没有求生欲望，手术就失败了”。父亲生命后期，吴谢宇感觉到父亲想与他说破些什么，但他实际上躲避了。

而父亲的另一层形象，是与性这个话题联系在一起的。吴谢宇从未和父亲说破过，但对他内心冲击很大。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他提到读小学三年级时，他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电脑中的色情影片。“发现后大脑极度混乱，觉得很肮脏，不相信我爸会看这些东西。同时，也认为如果我爸



会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就不是不能看的。主要影响是我今后也逐渐去看黄片了，他能看，我也照样能看。”“肮脏”，是吴谢宇对与性有关事情的描述。像小龙女一般圣洁的妈妈，与看“肮脏”东西的爸爸，都在冲击着他的认知。

在这个几乎不交流感受的家庭里，一个人应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吴谢宇说：“我早早学会了无视强压与逃避，无视心中情绪，无视不了就用意志力强压，实在压不住太难受我索性彻底逃避。掩耳盗铃般地假装，我不是这个我，于是这些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进一步躲进书本和考题里，躲进小说和影视的虚幻世界里，“我幻想着我是故事里的某某主人公，反正就不是这个吴谢宇，这种逃避起了些作用。”

吴谢宇没有和父亲去讨论的另一件事，更让他难以启齿。初中有一段时间，吴谢宇偶尔会去爸爸在马尾的单位。吴志坚在2008年到2009年，与他的同事王芸关系很密切。王芸情感丰富外露，她与老公性格不合，在单位总是哭哭啼啼地抱怨。吴志坚从一开始关心她，到后来两人有了更深的关系。吴志坚会跟王芸讲自己的处境，回老家的压力、谢天琴的洁癖等。

王芸后来跟关系亲密的M详细讲述了她和吴志坚的交往过程，包括有一次两人在办公室正在亲热，被吴谢宇撞见。吴谢宇掩饰住了内心的波动，像没事人一样，拿了一本化学书就出去了。

吴志坚与王芸的关系并未因此中断。王芸还跟M说，2009年圣诞节，她发信息问吴志坚，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吴志坚回答说，很快。但是第二个月，就传来吴志坚去世的消息。办丧事时，王芸也与同事一起赶去了仙游村子里，王芸说有个家属总是抱着她哭，她不知道是吴志坚的大姐还是大妹，但感觉她是知道吴志坚与王芸之间关系的。

我们采访阿花的时候，问到她弟弟与王芸的关系。阿花之前的整个叙述一直伴随着压抑的哭泣，听到这个问题，突然“扑嗤”一声笑了出来。从她的表情看，她是知情的。

心里越是与爸爸保持距离，吴谢宇对妈妈的怜悯就越多。吴谢宇在自述书中称，父亲去世之后，他“发誓要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妈妈身上，尽我一切所能给她快乐”。

吴谢宇认为，失去父亲后，“在我家里，我和我妈妈的地位，我是反过来看的，我是妈妈，她是我的孩子。她像小龙女，心地纯洁善良……她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喜欢……我完全可以了解，我也不是很喜欢和别人交往……”

谢天琴沉浸在丧夫的悲痛中，她进一步缩回到自己心里的世界。“父亲去世后，妈妈的很多行为让我很难受，很孤僻，她拒绝所有人的关心。我觉得她很痛苦，她让我很自责，是我让她这么痛苦的。”

“妈妈估计也是和我一样太好强、太怕被人看不起了，毕竟我们现在没有爸爸了，我们现在是孤儿寡母了。”吴谢宇后来分析说，就像他和妈妈一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句话：任何同情都是怜悯，本质上都带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看不起人的意思。“这也许就是妈妈之所以会对所有人都敬而远之，对人们的关心和帮助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原因吧……”


（插图：老牛）

第五章

初到北大

吴谢宇借着拼命学习的劲头，希望在大学里，复制高中被称为“宇神”的生活。虽然离开妈妈几千公里了，但是在心理上，他仍是事事汇报的幼儿。

进北大

吴谢宇是福州一中最耀眼的学生，高考前，福州一中的校长推荐了他，他成为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的目标。吴谢宇的大学同班同学林贤春，也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北大的，她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北大招生组把要报北大的同学带到酒店的广场，然后挨个问："你排名是全省第几？"她高考所在的地区是考后填报志愿，招生老师跟大家说：第一档是光华学院、法学院；第二档是社科，就是"政管国关"；第三档是纯人文的，文史哲。老师的意思是，你考在后面的，就别想报前面的。"前面的就业好，说出去又好听。"林贤春说，"北大招生组也有KPI，就是他们要招到更好的学生，和另外一所大学竞争生源。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招生时，要想很多办法。"

谢天琴后来向马老师提到，选北大的经济学院，因为这是"最好的"。谢天琴的语气很平淡，但有一丝忍不住的自豪，"都是小宇和我商量着定的"。北大经济学院的自主招生需要面试，那时候谢天琴正在带高三毕业班，工作负责的她不愿意请假。所以2012年初，马老师带着吴谢宇到北大走了一趟。这一趟出门，马老师对小宇评价很高，看他在飞机上跟空姐聊天，在北京跟饭店服务员搭话，觉得他比一般孩子成熟，出门办事很老练。吴谢宇爱学习的形象仍然很稳，"他背着好大一个书包，特别沉，全部是各种深奥的书"。

吴志坚单位在北京的分公司，还特意把职工考上北京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见了一次。吴谢宇和另一个男孩，都是通过提前招生，定下了北京的好学校。在和爸爸同事老王聊天的过程中，吴谢宇显得特别大方自信，一副知识非常渊博的样子，另一个同龄人似乎怯场得多。老王后来向张力文转述时，直夸吴谢宇，张力文听了也很高兴。

吴谢宇顺利通过了面试，自主招生这关过了，经济学院录取他的时候，会在他高考成绩上加60分。北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尽力把全国最好的生源给提前"掐尖"。虽然高考前就定下了这条路，但真要考试了，吴谢宇心理素质的不足体现了出来，他后来在自述材料中说，他把高考看成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高考总复习时，他总是觉得心脏难受。谢天琴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心律不齐，但吴谢宇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住院了一段时间。

"我高考考砸了，省里才100多名，比原来退步太多，妈妈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妈妈对我失望了。"多年后提起自己的高考成绩，吴谢宇仍然很不满意。由于有自主招生的加分，他顺利进了北大经济学院。但是对吴谢宇来说，似乎绝对高分才重要，即使上大学的结果是很好的，他也沉浸在对分数的不满当中。分数不仅仅是手段，对他意味着绝对价值。

为什么要学经济呢？吴谢宇的高中室友说，虽然他和吴谢宇的化学成绩都很好，但大学都没读化学。那时候流行学经管，吴谢宇大学时向这个同学借学术期刊账号，聊天时吴谢宇说他以后不想工作，想做教授。

吴谢宇的大学同学林贤春说，她觉得她选经济学院，仅仅因为这是热门专业，高分才能去读。"我们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职业，两三天时间定个志愿，学起来就是好多年。"等以后明白过来，很多人会觉得报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一开始就犯错了。"怎么保证选一个喜欢的专业？如果想转专业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高中的时候学得好，分数高。至于喜不喜欢，好像没几个人去想这个问题。"

对于考进北大这样一件人生大事，谢天琴似乎没有向儿子表达过肯定。2021年给小姨写信的时候，吴谢宇还沉浸在失败的体验中，认为妈妈很不满，"我就是台考试机器，除了考试我什么都不会，除了能考第一名，我一无是处，考第一名就是我对妈妈的唯一意义，是我让妈妈为我骄傲的唯一方式，一旦考不了第一名，我就对妈妈失去了一切意义了"。

但在外人看来，没有感觉谢天琴有任何不满。2012年秋天，她把儿子送到北大上学。吴谢宇的寝室四人一间，刚好都是从福建考来的，同学之外还多层老乡关系。杨冬明和吴谢宇一屋，他记得谢天琴给吴谢宇打扫柜子，擦得很干净，底部和侧面都贴上墙纸一样的东西。杨冬明的柜子和



2020 年 9 月 1 日，北京大学新生入学报到

吴谢宇挨着，谢天琴也给打扫得干干净净。杨冬明对谢天琴的印象是，“瘦瘦的，戴个眼镜，比较吃苦耐劳的那种，不是能言善道的家长”。杨冬明之前多次到过北京，所以上大学没让父母送，自己拿着行李就来了。

在新生的破冰活动中，很多寝室都选择了唱歌，吴谢宇寝室是跳海带舞，给一些同学留下了印象，“觉得他们还挺有新意的”。

自律的少数人

18 岁的吴谢宇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同龄人世界。从地理空间上看，他从福州到了北京，从管理严格的高中宿舍到了宽松得多的大学校园。全国各地的学霸们来到这里，将共同度过 18 岁到 22 岁的人生，他们以出色的考试能力得到了北大的入门券。大学到底能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一群优秀的年轻人只是在这里竞争分数，还是真的发生头脑和灵魂间的碰撞？新生们并不知晓。

经济学院 180 人左右，6 个班，吴谢宇的作息时间非常固定，体现了少见的纪律性。他每天晚上 11:00 一定会躺到床上去，早上 7:00 一定会起床，周末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室友偶尔打游戏，但吴谢宇从不打。杨冬明说：“整个学院来看，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很少见的。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列成一个表，心里好像有一个表。”

虽然大学具体成绩不公布，但大家也能感觉到，一年级的时候，吴谢宇的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在年级 180 名学生里边，他能排到前 10%。很多同学面对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考前猛冲刺，但吴谢宇是那种细水长流的类型，一直在学。他不去教室上自习，基本都是待在寝室里学习。

吴谢宇的师兄李又廷提到，北大还有一种学生，大学之前被压制了，老师和家长不让打游戏。他们进大学后买的是高配电脑，显卡特别好，上面装了十几二十个游戏。这样的学生很快就挂科三四门，最终被北大退学。但吴谢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一直延续着高中勤奋的学习状态，把大一读成了“高四”。

吴谢宇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同学发现他干什么事情都很专注。哪怕是大一上学期的歌咏比赛，一般同学很不在意，但他“唱得特别专注，而且是排练的时候，在一排人里面特别用力、特别突出”。

北大经济学院的学生，在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杨冬明选了金融系，吴谢宇是在经济系。杨冬明说，前两年大家基本处于体验大学的状态，一般不会先定死目标。本科毕业之后，无非是直接工作、国内升学或是出国。国内升学和出国升学又可以继续分成，你是走硕士还是直接读博士？如果希望今后在高校谋取一个教职，就应该选择直接去读博士。对于吴谢宇的多数同学来说，这条路并不急着求个答案，很多人在大三甚至大四才确定怎么发展。

而吴谢宇显得目标清晰而明确，没有一般新生的犹豫和试探。他看重每门课的学习，大学二年级开始准备托福和雅思。在大家看来，他的目标是出国深造，进入学界，谋取一个高校的教职。他没有主动说这个事儿，但杨冬明说：“我们平时开玩笑，就管他叫‘教授’或者是‘大师’，总觉得他未来会是一个在高校里任职的学究型人物。我们跟他说，‘你以后当教授给我小孩写个推荐信’。”另外一个同学告诉我们，“我记得有老师夸他，说他很有才华。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老师都还挺喜欢他，会在课上表扬”。

吴谢宇表现得也很愿意帮别人学习。他上课做的笔记，愿意分享给同学。如果有人问他问题，他也毫无保留地回答。杨冬明记得，有一门课“是那种德高望重的老师，讲课的信息量非常大”。吴谢宇去现场听了几次，他觉得这个课程很重要，现场听课会漏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提出和室友来分工。早上8点的课，他问室友能不能早点去，往前坐，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之后他在宿舍慢慢听录音，他觉得听录音的过程可以停下来记笔记，更有效率。吴谢宇把老师讲的内容整理出一个文字稿，分享给室友。“他这方面性格非常好，很哥们儿，给人有求必应的感觉。”

一名女同学也记得，吴谢宇学业上很主动，很多同学只选经院课，但他选了光华的课。“我记得他发过朋友圈，是营销学原理。”

非典型的北大生

选“营销学原理”这门课，在高吴谢宇两届的李又廷看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门选修课有120人到150人的规模，低年级的学生只占15%左右。虽然算不上是一门“虐课”，但是“对于大一大二的菜鸟来说，肯定不会轻松”。

吴谢宇成了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每堂课上发言，李又廷强调说，“the only one”。吴谢宇一定坐在前两排，穿着类似POLO衫一样的绿领衣服，下摆塞进裤子里，系一条皮带。后来天气冷了，吴谢宇常穿暗红色或深绿色的高领毛衣。他每次都会站起来回答问题，音调高，情绪高昂，全班每个同学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给同学留下勇于表达的印象，即便想法不成熟，吴谢宇也会在委婉表达自己的“不自信”之后，滔滔不绝说出来。他的表达总是启发一轮又一轮的课堂思考和大讨论。李又廷说，像他自己当时作为大四的学生，工作已经找好了，对这门课就不太积极，也懒得与老师互动。吴谢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回答问题的准确率很高，而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力和鲜明的想法，他也不吝大胆质疑老师的观点。这门课的老师是位著名教授，非常忙，这种大课叫不出几位同学的名字。但是他很快就记住了吴谢宇的名字，仅仅在第二次或是第三次上课，就亲切地叫他“谢宇”。李又廷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让人怀疑吴谢宇是这门课请来的托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张力文记得，吴谢宇专门为学好营销学原理

课程，给他打过电话。在大学期间，吴谢宇遇到逢年过节或是自己有了好的成绩，会给爸爸的几位朋友发个信息，这几位叔叔感觉他很懂事。张力文做了多年的销售工作，所以吴谢宇认为应该向他请教，营销的根本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典型的案例。吴谢宇给张力文打过很长的电话探讨问题，后来还给张力文发来邮件，详细地讲自己对这门课的理解，让张力文印象深刻。

在活跃表现的背后，同学也能感觉到吴谢宇的一点炫耀之心。“老师抛一个问题出来的话，大家三四句话都能讲清楚的，他会描述得特别细致，把老师的问题进行下一步的拆解。这样是在体现他逻辑的清晰和结构化，多多少少能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寻求老师认可和表扬的心态。”李又廷觉得吴谢宇是在用中学生模式，过大学生生活。这样的学生是中学模式的受益者，所以也本能地依赖过去的方式。

但吴谢宇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是显而易见的。营销学原理之外，老师还讲了很多商业案例，通过大量实证的案例分析，来讲这门课。吴谢宇回答问题的旁征博引，经过了自己的融合思考，也研究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来分析和举证，李又廷说：“他不是本本主义，如果只知道读死书，到达不了他的深度。”

大学里，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表现活跃，他们积极回答问题，频繁与教授沟通，最后拿一个很高的绩点。一旦成绩到手，就不会再跟教授产生任何交集。他们感兴趣的是高分，而不是这门课本身。吴谢宇是否真的对营销学感兴趣，同学们也不了解，但是从他在这门课从头到尾高投入的表现来说，他确实对学习很认真。

李又廷一方面认同吴谢宇在课堂上表现出的能力，一方面又坚定地认为，“他是一个不太典型的北大学生”。他说，如果说一般社会是一个纺锤形结构，头部和底部都很尖，那么北大学生的构成是反过来的。他觉得北大顶部拔尖的人多，尾部的人也多，中间这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占比很小。“真正的大神，上课的时候基本都是不吭声的。”

渴望情感又难以交流

在外形上，吴谢宇比较朴素，同学说他穿衣服以实用为主，羽绒就是羽绒服，短袖就是短袖，颜色一般是纯色系，没有要彰显个性的样子。杨冬明说：“我们大学生自己去买衣服都喜欢标新立异，尽量别大家一样。”吴谢宇的衣服是他妈妈买好后，从老家寄过来的。

大一大二的时候，吴谢宇同寝室的同学经常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大家从来没有一起外出玩过。室友之间，既不会聊各自发展的打算，也不聊家里的事。杨冬明解释这种界限感，“毕竟家庭的事情，怕问到一些人家不方便说的情况”。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吴谢宇的爸爸在他高中时去世了。吴谢宇也从来没有提过父亲。从他去食堂吃饭来看，他是比较节俭的。大家可能都会偏向于选肉菜，吴谢宇吃的素菜多一些。他很少吃一份份的小炒，基本上去窗口一格一格地打菜。

这个时期的吴谢宇，情绪上显得比较开朗。但是当几年后吴谢宇弑母的新闻让大家深感震惊后，再回忆起吴谢宇，杨冬明觉得，“他平时见到一个人，很热情地打招呼，其实我觉得只能说是他很有礼貌。他上来就拍你肩膀，感觉他跟你很亲近，但并没有分享自己内心的东西。聊天的时候，他很少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

吴谢宇确实不会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即使他每天都要跟妈妈打电话，看上去比一般母子亲密很多，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事实上他跟妈妈之间始终没有真的去交流内心想法，这似乎是一种他们母子都无法具有的能力。

上北大后，每天晚上一个固定时间，吴谢宇会到阳台或走廊上，给妈妈打电话。杨冬明说，“雷打不动”。汇报的内容很详细，比如说今天上了什么课、晚饭吃了什么，但是基本是在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感受和内心想法。同学们也弄不清，到底是吴谢宇主动要打这些电话，还是他妈妈有要

李又廷觉得吴谢宇是在用中学生模式，过大学生生活。


（视觉中国 供图）

北京大学校园内景象

求。大家也开玩笑问过，“为什么你这么大，还跟你妈汇报这么多？”吴谢宇没说什么。

吴谢宇认为妈妈非常需要他，或许是他心理上离不开妈妈的一种体现。2013年3月6日，吴谢宇在人人网上转发了一段话：“如果拿你身上20斤肉换取母亲的10年长寿，你愿意吗？”他借此表达了自己极度地爱妈妈。

高中住校的三年时光，吴谢宇在地理上距离妈妈远了，他却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独立的愿望。本来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借着离开父母的机会，向外探索世界和向内体察自己，才是成长的必要阶段。但是不管吴谢宇走多远，他的内心世界，似乎永远拘禁在从小长大的那套房子里。一个个体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性，在他身上看不出来，即使他已经是北大的学生。

2021年在跟舅舅写信时，他提到自己的依赖，“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过去我总不愿长大，躲在妈妈的羽翼之下依赖着妈妈，在身边同龄人已经成长成熟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我却还不肯自立自强”。

在人生早期，谢天琴对儿子严格管束，使他的心思基本花在了学习上，没有真实的人际交往。根据马老师的表述，随着吴谢宇成绩越来越好，谢天琴对儿子没有太多要求。但是吴谢宇似乎很不习惯妈妈不提要求，他后来在给小姨的信里提到，考上北大都不能让妈妈满意了，“到大学我拼了命也考不了第一名了，妈妈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妈妈对我失望了”。

根据吴谢宇的自述材料，他在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他对妈妈的唯一意义就是考第一名，如果妈妈不提要求，就是放弃自己了。虽然已经在北京上了大学，吴谢宇对自己价

只有与他人产生碰撞，通过反弹回来的力，一个人进而理解“我何以为我”。

值的认知，仍然停留在那个试图讨好妈妈的幼童心理上。就像他提到非常害怕面对病重的父亲一样，吴谢宇对于自己走向独立的恐惧也很大。妈妈对他来说，既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也是一种逃遁现实的情感依赖。有妈妈在，他的自我似乎永远不需要破壳而出。而一旦没有了挡在他和现实之间的“妈妈”，他的内心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吴谢宇的一位同学任雯，大学期间没跟他直接交流过，她反而是通过各种媒体报道了解吴谢宇的内心世界后，觉得仅仅就不会跟人打交道这点来说，这是某一类学霸的通病。她自己就不会跟同龄人交流，因为“上高中时目标很单纯，我顾不上别人喜不喜欢我，就是求一个高分。只需要花全部精力做题，只有这一件事情需要摸清规则。但大学需要你跟周围人不断互动，你需要知道这个老师认为的重点和可能的考点，你需要找前排的人要笔记。你需要跟你们寝室的其他人相处，这在我前面十几年接受的教育里，是缺失的。大学里需要面对的各种情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任雯不像吴谢宇这样，对妈妈的世界很执着。她知道自己必须改变，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与他人建立关联，于是花了很多时间看书甚至是看综艺，学习人和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我是后来才开始看综艺的，我之前从来不看。特别是恋爱以后，你会发现，两个人一天下来哪有那么多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一起看综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看综艺就是看人，对不对？”

任雯还按照理论，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弱连接和强连接。如果她觉得是强连接的朋友，她会非常花心思认真维系感情，每天都会和这样的朋友聊聊天。“我觉得我应该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为什么失败了，所以从来没有放弃跟他们交朋友。”任雯非常羡慕有些人只说两三句话，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能力。她觉得这个能力是可以学来的。而她与厉害的人交朋友，会使她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差。“我觉得说到底大家都渴望被关注，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需要，都是人。”

这些听起来有些刻意的为人处世方法，是任雯在大学里受挫之后，痛定思痛悟出来的。上大学之前，她唯一的使命就是埋头做题。待到快20岁时，要学着建立人际关系了，她的方法听起来比较学究化，“网络经济学里面还说，强连接对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很重要，对他的自我认知也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你对你自己的态度。但是从求职的角度来讲，弱连接是最有效的。所以我觉得走入社会这个阶段，人需要不断强化自己周围的强连接，你需要一个守望相助的感觉，那是对你最关键的几个人给你的一个支持网。”

吴谢宇在成长过程中错过了同龄人之间真实的碰撞，他没有体会过交往中的期望、失望、冲突、和解。只有与他人产生碰撞，通过反弹回来的力，一个人进而理解“我何以为我”。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一个人就像被抽干了情感的机器。所以有同学偶尔窥见吴谢宇内心的孤独感，他与所有男生拍肩膀进行寒暄，反而是他不会与人亲近才有的举动，“其他人都不会这么做，我心里觉得他挺奇怪的”。

在我们记者跨越几年联系吴谢宇同学、师兄师姐的过程中，也始终感觉到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对记者采访的明确界限感。尤其是2016年吴谢宇作为弑母嫌疑人被通缉时，他北大的同学们正在读大四。一方面学校不让他们接受采访，而他们也正处在各自忙碌地奔向前程的时候。吴谢宇的案件让他们震惊，但不少同学也本能地回避，大家似乎都表现得对他不太熟悉、对这件事情显得冷漠的感觉。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亲密感觉不一样。

安宏林是吴谢宇同级的同学，说到在大学里有没有好朋友时，他反问记者，“我想问一下，你最好的朋友是你的同事吗？”

安宏林说，同学之间有竞争关系，比如评奖评优。“我们以院级为单位，或者以系、以班为单位，肯定有竞争。跟谁一个专业，跟谁一个学院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你的朋友是你可以选择

的。我们的情感可能是自己跟学院的情感，自己跟学校情感，但可能不是人之间的。”

哀伤中的妈妈

吴谢宇没怎么提到他在大学里与人交往的受挫，他的认知里，还只能以分数衡量一切。本来年轻人到了大学，应该像放飞的鸟儿，但他天天在心里牵挂着不开心的妈妈。妈妈的意义太过重大，“我从小那么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拿第一名让妈妈开心让妈妈骄傲啊，我活着就是为了妈妈而活啊”。

2010年初吴志坚去世后，吴谢宇感觉妈妈进一步封闭了自己。本来马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既是邻居、同事，也是谢天琴的老朋友。谢天琴当面跟她们一起聊天散步，可是在儿子面前却埋怨她们，“她经常给我抱怨，说那几个人好烦，整天敲门打电话来打扰我们。还会说她与她们以前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这一切，让我觉得，她似乎没把她们这些十几二十年的老相识当朋友”。邻居来敲门，谢天琴调小电视机的声音，手放在嘴唇上做出“嘘”的样子，不让儿子出声，不愿意与人接触。

马老师一直认为谢天琴把她当很好的朋友，因为遇到各种事情，谢天琴还是找马老师商量。比如吴志坚过世后不久，大姐的儿子阿勤找谢天琴借车开，谢天琴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建议她把车卖了。本来谢天琴留着车，是方便周末去福州一中接送小宇，可是吴志坚的侄子惦记着，她就下决心卖车。2022年夏天我们去找马老师采访时，另一位老师说起谢天琴当年卖车的事，她曾经想买，但是她老公说了句“不吉利”，所以没买。谢天琴担心的“孤儿寡母”被人看不起，也不完全是她自己的心理在作怪。但是谢天琴会把这种感觉扩大，包括窗户下停了几辆车，她都认为，“看来这个日子是没法过了。我恨所有的人，大家都要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她也在日记里哀叹，“我四十多岁了，出身于那样的家庭，又遭遇太多的苦难，从小到大，就遇不到一个好人，小时候被邻居欺负，现在失去丈夫后被邻居、同事欺负，而且，你走后，你所有的同学、朋友、同事没有一个人照顾过我们。我真的不知道人世间还有温情在，在哪儿？”

她一方面不喜欢外人联系她，但另一方面又感慨大家都忘记吴志坚了，“世态炎凉，人们的记忆止于权贵，罢了”。本来是谢天琴自己跟马老师表示，她不愿意申请高级职称。可是在日记里，她对于自己只是中级职称非常在意，说没脸见人。谢天琴浓重的负面情绪，使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她写到过了一个“阴暗、可怖的春节”；她买鸡给儿子熬汤，“买了一只不中意的鸡”；买了一套衣服，也是“一套不可心的衣服”。

吴志坚留下的车卖了5万多元，很快大姐阿花以她要翻盖房子的名义，找谢天琴借了7万元。就如阿花所说，在钱方面，谢天琴从不小气。但是谢天琴的手头并不宽裕。吴志坚去世后，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再加上吴志坚的抚恤金，加在一起也就大概7万元。

本来谢天琴不愿意过手这些钱，想让婆婆直接拿着。但是有生活智慧的婆婆，非要把钱放在谢天琴那里，让她每个月当作生活费给自己。谢天琴不解，马老师看出了她婆婆的用意，说，吴志坚的姐姐妹妹哪个不缺钱？放在婆婆手里，这钱很快留不住，在谢天琴手里，老人家每个月的生活费还能有保障。但是没多久，大姐因为修房子，这7万元也没留住。谢天琴应该是接着在用自己的工资负担婆婆的生活，因为她日记里对死去的丈夫提到“我的工资足以应付日常所需以及给你妈的费用”。

所以谢天琴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提到他希望儿子小宇不要像他那样，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她和吴志坚的几次争吵，发生在他生命后期。谢天琴认为吴家的贫穷对老公的拖累太深，使得他的病总也治不好。她希望儿子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不要被拖累。

谢天琴的要强也体现在评职称上，她由于是本科学历，中级职称很顺利得到了。待到评高级职称这事上，她不愿意申报。谢天琴在学院发论文就能评高级职称，这事一点也不难，但她就是不做。马老师说她理解谢天琴，一个家里男人没

了，她本来出身贫寒，又无权无势，“她要跟你诉说，就好像要博得你的同情，她不需要别人同情，她是这种心理，我能理解”。

谢天琴的悲观在丈夫去世后达到极致，她写道：“像我这样的女人能否继续存活？我在心里问了自己好多次，始终无答案。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无所有，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没有了丈夫，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事业。”

2012 年 2 月的日记，谢天琴提到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对于生活，对于生命，我已经完全失去热情与自信……打扫房间，永远无法干净；洗衣服，永远无法干净……每一件事做之前要犹豫很久，做之后要后悔很久。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现在的我无法正常了，除非跟随你而去。我困惑，我该不该去找你，你会等我吗？”

考第一的执念

吴谢宇特别在意妈妈的情绪，他说父亲去世后，他更是放大妈妈的每一丝情绪。高一丧父，整个高中阶段本应该是吴谢宇失去父亲最痛苦的时期，但是在福州一中因为成绩第一带来的光环，吴谢宇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段。在北大的日子，他期盼的光环一直没有来到，妈妈不快乐，他仍然想着用“第一名”，换来妈妈的笑脸。

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同学之间的背景差距，关乎地域之间、家境之间、认知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来说，很难面对。吴谢宇在高中以分数来获取绝对优势的体验，在这里完全不存在了。

吴谢宇的师姐萧丽丽说，成为北大学生之后，她才发现，真正通过高考这个途径进入北大的，仅仅是一部分同学。还有不少同学，通过参加竞赛进来，或是通过特长生渠道进来的。这么多的渠道背后，是不同的资源，它意味着：进了北大之后，大家的未来更不是只由学习成绩决定的。

萧丽丽说：“我们班有各种行长的儿子，大律师的闺女，还有父母都是企业家的，你会发现，你看到的，都是自己以往通过学习不可企及的资源。真的内心落差很大。你会发现，好像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么一条路，那就是继续学习，这是好学生擅长的。但是社会上‘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而吴谢宇的认知里边，依然只有学习这一条路。越是觉得比不过别人，他越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更加关注分数。可是北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非常多元化，萧丽丽说她很快意识到，“成绩好的学生，我们会称为‘大神’‘大牛’，但他们的人生并不一定会走得很远”。而吴谢宇即使在北大专攻学习，也到不了被同学称为“大神”“大牛”的程度。

在李又廷看来，“在北大如果只是学习好，北大学生其实心里会给你加一个标签——小镇做题家。不会认可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或者说不认为你能作为北大学生代表，打心眼里不认的”。

李又廷分析到，他们班四十多人，符合“小镇做题家”标签的有三四个。“我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但是通常他们的画像是这样的：首先不是来自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第二，他高中也确实尝到了刷题模式的甜头，在大学的话他重复这套也有一定效果；第三，他们至少把 70% 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20% 用来参与少得可怜的社团活动，还有 10% 谈谈恋爱什么的。”

为什么这样的同学不会被新群体推崇呢？李又廷说：“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太多的创新意识。学习好，就是高中你能获得成功，或者说你能被北大录取的原因，对吧？拼命刷题进了北大清华，可是真的到了北大，它其实跟社会更近了一层。如果你只是会做题的话，你这个人还在用老套路去寻求成功。可是社会没有题给你做，你终将没办法很好地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大家有时不太愿意跟这样的人一起玩。”

“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六章

大学的小社会

命运，可能是一个人与不断出现的新环境的调试。



（插图：老牛）

失落感

不能再成为第一名，这种进入北大以后的失落感，太多北大人都经历过。王立行是以全上海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北大经济学院的，“没想到进了北大，我的成绩在班里中等往下。我就觉得，肯定是上海的高考卷子太简单了，没有办法跟全国卷子比，所以造成了我感觉自己很牛、但实际上我啥都不是的感觉！”王立行表现出了一种轻松的自嘲能力。他发现，班上通过竞赛保送进来的同学，比例大概在20%，高考里边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自主招生进来的，路子各不相同。

而另一个以某地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经济学院的向蔚，向我们说起她大学最大的痛苦：数学课对她来说太难了。杨冬明也提到，在北大读书那几年，经济学教育的一个核心趋势是数学化，用很高深的数学进行建模，这样的研究文章容易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但对于很多今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需要进行很高深的数学学习。

向蔚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畏惧，进而开始责怪自己。“我的朋友里面有想要做金融工程的，已经开始学双学位了。在我的圈子里，我是一直行的，但是上了大学以后，班上突然就有奥赛进来的同学、信息技术比赛进来的同学，还有已经自学过微积分的同学。你看，你和人家已经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我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人家就学得那么好，我连个普普通通的专业课都学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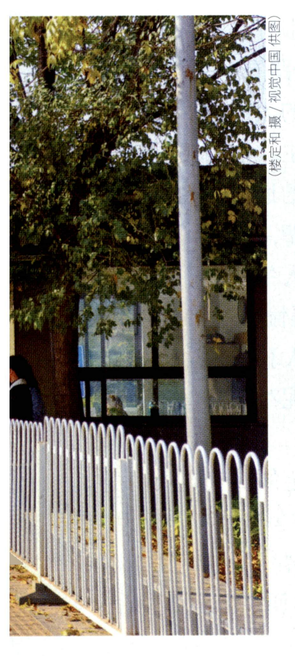
虽然向蔚发现自己对历史人文类的课更有兴趣，但是她也不准备换专业，“因为我太好强了，如果我跑了，我就是个loser。还是要跟自己较一下劲，我转专业就是逃跑了，那我以后遇到问题就会逃跑”。她硬着头皮学下去，但是感觉“这个体制不给你一个调整的空间，没有替代机制”。她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障碍地往前走，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且觉得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还有没有毅力，这么辛苦地学下去？

向蔚观察着身边的新群体，她觉得北京的同学就显得很轻松，不管学习压力多大，这些同学



周末都是要回家的。“他们好像一直都很轻松。这种轻松感，我们是想模仿也是模仿不来的。”她得出的结论是：北京的孩子，与我们“小镇做题家”，试错成本是不一样的！北京的孩子视野宽、家里路子多，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绕着走也能到目的地。而向蔚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是父母只知道读书这一条路，思维跟不上外边社会的发展，她认为自己跟“小镇做题家”也没多少差别。父母从小训斥她的话就是：“这个社会它在一直往前冲，它错不到哪里去，所以错的只能是你！”

当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集到未名湖畔，他们虽然也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由于在过去的小世界里一直是佼佼者，这种在新群体里的失落感，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跟同学说出来，基本选择默默承受。正如大吴谢宇一两岁的李又廷所说：“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吴谢宇对自己的要求，绝对不是我这种放松的状态，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容忍我这种不逼自己的。Always fight for the best，他们只想考第一，没有第二名这种选项。所以我是不会跟人家交流这种心态的，这种心态我自己放在心里。”



（楼定和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李勋 摄 / 视觉中国）

左图：北京大学的东南门

右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吴谢宇在大学一、二年级，成绩都在全年级前列，在大家眼里已经是成绩优秀的学生。杨冬明后来知道吴谢宇对自己成绩不满时，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我们脱口而出：“如果他是这种感觉的话，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萧丽丽是从新疆考到上海读高中，然后进入北大的。她提到自己刚进北大的窘迫感。她是到了大学才有电脑的，一个师兄陪着去买的。“那时候班里同学都有彩色的课程卡，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电脑上截图，然后拥有这样一张卡片，但是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只能自己摸索着去学，内心是敏感和自卑的。”

进入北大后，大家才发现，这里不再只是展示学生们的考试能力。一个个体是否向外界敞开自己，能否吸收变化中的养分，在新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才是更为本质性的问题。但他们还要面对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罕见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家庭之间的明显差别。当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每个人其实都带着他们成长过程里的具体处境。他们背后家庭实力和资源的不同，他们的视野和见识的差别，已经很难回避了。

曾经的大学

吴谢宇的父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这本是让人骄傲的家庭资源。不过谢天琴上大学时的处境，与20多年后她儿子在北大面临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吴谢宇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社会变化这么快，要想父母辈帮助孩子在北大竞争，没有几家能做到。他们能听得懂自己孩子在北大的处境，就很不容易了。

以谢天琴敏感自卑的性格，大学生活居然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回忆。她从小因为盲人和“右派”家庭的原因，不愿意与人来往，但是1986年考上大学，她既没有多少从小地方到苏州的自卑感，也没有在同学中感到不舒适。按照担任她中国现代史的老师陈斯民对我们的解释，那时候家庭之间的差别不大，学生们穿得都很朴实，考上大学不容易，学生很自豪，家长也自信。谢天琴她们那个年级60多个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一小部分来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

苏州铁道学院当时新建的校区在郊区，离市区有20公里，在上方山的山脚，周围都是农田。老师大部分都住在城里，一到下午4:30，校车一

开走，周围一片寂静。同学们下课后在山坡上散步、讨论问题。陈斯民说，很多农村来的孩子，读了4年书都没进过几次苏州城，离城市文明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同学们相处多，学习氛围浓。

陈斯民是198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他说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的时间都多，老师了解学生们比较充分。老师们会谈论学生，每个学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谁和谁关系比较好，谁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大家就帮着化解化解。班主任经常去学生宿舍聊天，有同学过生日，大家也会一起热闹热闹。谢天琴话很少，总是跟在一群学生后边，但是笑眯眯的。

而学生们整体情绪饱满，也是因为大学意味着人生向上曲线的开端。谢天琴等人毕业了就能在铁路沿线的学校当老师，而铁路那时又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吴志坚的好友张力文，也念念不忘他在大学的经历，他提供了一个贫苦山区孩子怎么度过大学的一种样本。张力文和吴志坚、谢天琴都是仙游老乡，但他们三个人又处在不同的小阶层里。谢天琴家是县城里的居民，处在最高等级；吴志坚家是平原上的农民；张力文家是在最穷的大山沟里，条件最艰苦。1987年他去上大学，从福州坐火车到昆明，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见到大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乘车，“好在我碰到一个老乡，他带着我去火车站，带着我进站。那时候福州到昆明没有直达，要从株洲转车，三天四夜。中途在株洲等半天，我就在株洲车站的广场上枕着行李睡觉”。

到了昆明大学之后，张力文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足球，第一次见到围棋。他的个子只有一米六，打不了篮球。他发现同学中有厂长的孩子，有部门领导的孩子，觉得很茫然。他思考自己有什么优势，能够建立什么样的优势。张力文开始练体操，想着把身体练得壮壮的。他修了两个专业的课，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双学位的说法。虽然家里穷，但是好在兄妹多，张力文的哥哥妹妹已经出去打工了。他们一起两个月给他150块，他每个月有25块助学金，还能在图书馆工作得到25块，居然造就了“我那时唯一不匮乏的可能是金钱”的境况。张力文很愿意帮助同学，他经常借钱给同学，善于结交朋友，和大家的关系很好。等到大学毕业分到南平铝厂，他也开启了一路向上的人生。

像谢天琴和张力文这一辈的大学生，依靠高考和大学生活，完全改变了人生。他们习惯性地相信，这条路永远是更好生活的通道。在他们的理解里，像吴谢宇这样的下一辈，能够到成为北大的一员，已经是超额完成了人生使命。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都能获得愉快的大学生活。如今物质早已不是问题，年轻人获得了这么好的资源，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们怎么会过得不好呢？

吴谢宇的姑姑阿花也以笃定的口气向我们提到，弟弟不幸英年早逝，但小宇争气地考上北大，今后吴家的出路就指望他了。曾经的小姨父刘裕宗也看似淡淡地向我们提到，吴谢宇考上北大后，还指望着以后他能帮到自己的孩子，毕竟两个孩子只差一岁，又是这么近的亲戚。

吴谢宇能够像他父亲一样，背负起这样的期望吗？

变通能力

吴谢宇的世界，看上去由妈妈和高分构成，再无其他的对外连接。怎么面对一个变化的外界、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在变动的世界里重新看待自己，这是谢天琴也不具备的能力。但是谢天琴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学工作，她一辈子待在一个“铁饭碗”内，可以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吴谢宇面临的处境早已不一样，哪怕只是在大学里，他就发现他完全应付不了这样一个小社会。而吴谢宇想着把妈妈从哀伤幽怨的泥潭中托举起来，但托举起任何其他人，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先能站稳。

因为数学成绩而质疑自己的向蔚，说她是在北大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大学里的选择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它考验的是你思维方式的升级，但这个摸索过程，只能靠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长时间里停留在高中生的思维，必须要先做到A，才能做到B，接下来才能做到C。“但大学生活，我发现原来可以先做一半的A，然后我想一想，



2017 年 9 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日，经济学院的新生们把自己的照片贴成照片墙庆祝学院 105 周岁

我可以再做一半的 B，或者说我就已经可以先做 C 了，不用堵在原来的思维里。后来我回头想我入学之初的困难，学不好的课，为什么不及时退课呢？我把那些课放到大四，或者放到一个我空一点的学期去把学分修了，又能怎么样呢？但在当时，我想都没想过。就是觉得某一个门槛过不去，后边就完了。”

上大学之前，她不用真的为自己做决策，她在一个被规定的通道里，埋头往前拱。“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学习，我就一根筋地学习；后来在北大遇到挫折我要自救，我就一根筋地自救，就是这样。”吴谢宇后来透露出来的心理路程，也非常相似。

向蔚在北大还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压力，害怕自己被边缘化。“北大的人，或多或少是比较自我的那种。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强，不肯说出来，主要是也说不清楚那种不好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大家各自顾自己，人家也没有时间听你说。”她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当她处在迷茫自责的泥塘里时，如果不自救，可能没有人会救你。

本来他们明明是在中国最顶级的大学里，学着热门的专业，今后将从事薪水不错的体面工作的年轻人。仅仅从一个实用的标准来看，这对于多数人，也是很好的一个出路。但是如果只把眼睛盯在学习名次上，用高中的心态来刻舟求剑，他们就找不到那把过去让自己非常自豪的“剑”。新环境给予一个人强烈冲击，它可以帮助一个人重建自我，也有可能彻底摧毁某些人的自我。

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看得比较通透，他跟我们分析说，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很世俗的学科，

就是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分配就涉及社会生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科，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大学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经济学教授，这不是教学目的，所以它传授的还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这些概念里面会涉及一些模型，但是数学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少数学生追求在顶级期刊里发表文章，那他们可能需要数学非常优秀。但是对于其他经济学的学生来说，不用困在一个很小的局部，应该看到更大的面貌。

杨冬明看到的实质是，在各种新处境面前，个人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发挥主动性的。而一个人遇到不好的处境还能接受自己，考验的是他的心理调节能力。萧丽丽在感到自卑之后，发现北大是一个很开放活跃的地方，只要一个人有特点就会被识别。“我那时演讲能力很好，所以也是被认同的。”而李又廷的自我心理建设很有趣，“高中时候我能做一个学霸，是因为我的竞争对手不行；大学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太行，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考到前几名。”

李又廷接受了自己在大学中等偏下的成绩，他说他不愿意在课堂上多发言，不想丢人现眼，但会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好笔记。他知道他是肯定能安安稳稳毕业的，绩点差一点无所谓。“我肯定不是让母校引以为荣的毕业生，只要自己日子过好就行。其实说到底，毕业的时候人家看的不就是北大那块牌子吗？所以我自己心里想，反正我考得再好再差，都是北大毕业的。拿这么多奖学金干吗？我也不差这点钱。就这样，我就调整过来了。”

而他作为上海考生的身份，给了他一层自信，“我的英语是接近母语使用者的水平，这个就是上海地区给我的优势”。他分析说，英语的考卷满分也就 150 分，他最多也就考 150 分，也许人家和他高考的英语只差几分，可是实际英语水平远远不止差这么点。“所以有些东西它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而且他的日语水平也很高，“这是我在大学之前就完全掌握的事情，如果你来自一个偏远地区，你英语掌握得不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李又廷说他想清楚了这一点，相当于做了一个取舍和决定，他大概就知道在北大几年应该怎么过。学习要过得去，但不用太在意，他更愿意在北大享受生活，看到多元化的圈子和人。他不准备搞学术，毕业后就去工作，所以找到高质量的实习对他更重要。

他对自己同学的整体评价是：“北大的学生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刚进来的时候可能经历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的迷茫，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学生作为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群体非常典型的特质，大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北大的圈子

萧丽丽也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判断：我在这个方面与同学的差距，追得上还是追不上？我要花多少力气去补差距？还是说我守住我的优势，把优势发挥好？这是一种对自我独特性的确认，同时也能帮助自己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

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进入北大的龙潭，也体现了很强的调节能力。大一下学期，他谈恋爱了。“我找了一个分数很高的女生，我也不是特意找一个分数高的，但是她的分数确实很高。我就有了一种‘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但也是学校的女婿’的那种感觉。”到了大二，龙潭被推选为学院的体育部部长，还被选为学代会代表，“我就有了一种自己真正被认可的感觉，我都可以代表我的同学们了，那我还不是这个集体中的人吗？肯定是”。

龙潭分析自己的特点，他作为北京大学足球队的一员，代表北大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的友谊交流赛。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情商不低、待人真诚、注重团队合作。对于学校的一些新规定，当同学们有意见时，他能代表大家去跟学校交涉，表达大家的心声。所以虽然考

“所以有些东西它并不能反映在分数上。”

试考不过大家，但龙潭在北大的感受非常好，“一些单纯学习的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代表同学与学校谈判、交流”。

这些体现了北大的重要特点：最受欢迎的学生，远远不是高中那种学习好的学生。李又廷把这些归纳为——北大的圈子文化还挺强烈的。他们把有些人叫作“学生会咖”，有些人叫作“社团咖”，有些人叫作“恋爱咖”，有些人则是地道学霸。“社团咖”是指那些玩社团玩得特别好的同学，比如说北大的山鹰社、自行车协会、模拟联合国之类的。李又廷说他没见过哪个人混社团当社长的时候，还能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你必须要有所取舍，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还行，那就是中庸”。

这几个圈子很难互相跨越，每个人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学生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就得放弃其他一些方面。李又廷对大学生活的总结是，“我觉得北大多元化的大学生活我是体验到了”。他觉得自己有短期突击学习的能力，但不是能潜心学术的人，而很多企业招聘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领导力，所以志愿者经历、有分量的实习、创业大赛等都是很好的加分项，他就在这些方面做了积累。

萧丽丽意识到圈子文化，是在她谈了一个北京四中毕业的男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学校是有圈子的。一旦你进入了一个圈子，大家会告诉你哪些老师的课比较有意思，然后大家一起选课上课、一起参加很多兴趣活动。这样即使你的成绩不好，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安放的。”

父母类型

正如与吴谢宇同寝室的杨冬明所说，即使大家住在一起又都是福建老乡，他们寝室的同学也从来不谈论各自的家庭。或许正是大家都聪明又敏感，而背后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在一个非常经济化的社会，家庭状况远远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情感关系。它太容易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了，在同学中反而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年轻人来说，大学是进入社会之前的关键成长期，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大学、怎样为今后的人生做打算、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也来自于他到底有没有建立起自我、他从家庭里获得了怎样的情感资源。

向蔚说，从小爸妈对她的期望值就很高，而她刚好又用自己的优秀，满足了父母的期望。“我爸妈从小不鼓励我，不注重沟通技巧，很情绪化。我从小到大，每次都是他们先把话说得特别绝。他们会说，我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最坏方向发展。而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会自动接受爸妈说的这一切。他们觉得你做得好是应该的，你做得不好就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在别人面前会表扬我，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认同我，那种表扬也只是为了他们有面子，我经常很没有价值感。中国的‘90后’，大家都喜欢用‘咸鱼’来自嘲，觉得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没有价值感，我觉得很多‘90后’都是这样。”

虽然向蔚觉得父母给自己带来了很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她对父母的反抗并不明显。她后来跟父母探讨，她觉得父母应该检讨对她说过的那些话。“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弱者，如果现在我把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角度去跟你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

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她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父母是甲方。“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了，父母就意味着你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在一个你房子首付需要父母支持的环境下，你不可能不尊重爸妈的意见，对不对？你作为独生子女，爸妈也确实对你寄予了厚望，爸妈对你的很多要求和态度，都是因为你是他们唯一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她认为，家庭关系，是一个人体验到的一个权力关系的缩影，“就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和父母争夺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并不那么可爱。父母原来只要她追求高分，只用顾学习，其他都不要管。大学受挫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如果父母能够让她从小更多与其他人互动，让她生活在一个微缩社会里，她会更适应真实的社会。

而对于其他的一些同龄人来说，有的与父母关系更为平等。杨冬明说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平等，父母很尊重他的想法。李又廷说，从小父母对他学习成绩有要求，但是没有太苛刻的要求。他考上北大已经远远超过父母预期了，所以在北大他做什么选择，父母都很放松，“我爸这人比较普通吧，但是很爱家人，我们比较平等”。

龙潭说起自己和父母，“我和我爸是可以一起喝酒的关系，比较哥们儿”。他爸爸人脉广泛，给他的空间大，也能指引方向。他在中学时走了“国家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径，为此他从一个省重点中学转到市重点，这是极其少见的选择，“但是我爸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有利，他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看法”。他大学期间花费不菲参加了去牛津、剑桥的访学团，也不时去海外旅行，“父母都很支持，大学是看外部世界的好时候，以后时间上就没这么自由了”。

关于出路的模板

但是对于吴谢宇来说，他仍然执着于“怎么才能考第一”这个问题上。像他一样的同龄人也不少，他们把出路理解为一个模板，好像踩错了一步，人生就很危险。

向蔚介绍说，在模板思维里，一个北大经管院系的学生，他的典型思路是：你是走学术方向，还是职场方向？走学术方向就要做到：大一大二成绩非常好，绩点达到了3.8或者3.75以上。如果他想进投行，那么他就要在各种寒暑假积累著名投行的实习履历。大一大二的时候，他要去做咨询顾问的助理，然后大二的暑假，他要去一家不大不小的机构刷一个简历。或者说他去一个海外的暑期学校。然后光华学院的学生，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去欧洲或者美洲的商学院交换一个学期。大三的暑假你要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实习，这样就会决定你大四的return offer。

在这套模板里，金融工程这个领域的学生，大一大二的专业课绩点，要保持特别高的3.8。然后大二开始你要修数学双学位，你到大三定要把GRE考出来，大三的暑假去刷一个量化金融，或者说是去基金会、银行的策略部门刷一个实习。然后大四上学期提交申请，然后到了美国以后要开始就去做working。研一的暑假，你就要去一个大的机构做策略，然后你就能拿offer。

对于一些高中时期习惯了刷题的学生，模板仿佛他们高中时的高考“圣经”，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清晰可循的路径。如果没有照章可做的路径，他们反而慌乱。但是对于大学里非常多维度的发展和选择来说，一个人如果不是敞开自己去拥抱变化，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一步步往前探寻，而是固守标准严苛的模板，很可能会非常挫败。

李又廷提到他们班上的一个“小镇做题家”类型的同学，永远是自修室一开门就冲进去学习，很少社交，也不参加社团。他非常辛苦地学习，换来前两三名的成绩，但也没有办法保住常胜将军的位置。但是同学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大三上学期这位同学去国外交换，发现自己的水平“可以把整个班级的同学按在地上摩擦”。李又廷说：“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都惊了，他说‘我知道外国人有点菜，但我没想到他们这么菜’。”李又廷的看法是，这样思维的同学，脑子里只有分数，很难真正享受大学生活。

2013年的秋天，读大二上学期的吴谢宇处在看上去学习热情饱满的阶段。他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机构报名了GRE的学习。学生报名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拿GRE高分和申请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这家机构的一位负责人王伟宁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非常强调他们的优势。他对于事情和人物的描述，也非常具有所谓顶尖高校毕业生的优越感。王伟宁要求把他们的机构描述为“北京一家专门面向海淀区高校院所指导GRE备考和学术发展的机构”，而“我们最早的几个创始人和不显名的内容贡献者，是比他们大一代的学神，基本都是职业科学家。我们有能力对学生学术发展潜力给出主流评判意见”。

2019年我们采访时，虽然距离吴谢宇在这家机构学习已经过去了五六年，但是他对吴谢宇的印象仍然非常清晰。“一是因为他在北大和我们这儿的学业都比较突出；二是他比较有特点，思路

清楚、反应迅速，说话语速比较快，待人很积极，见人都打招呼，举止得体有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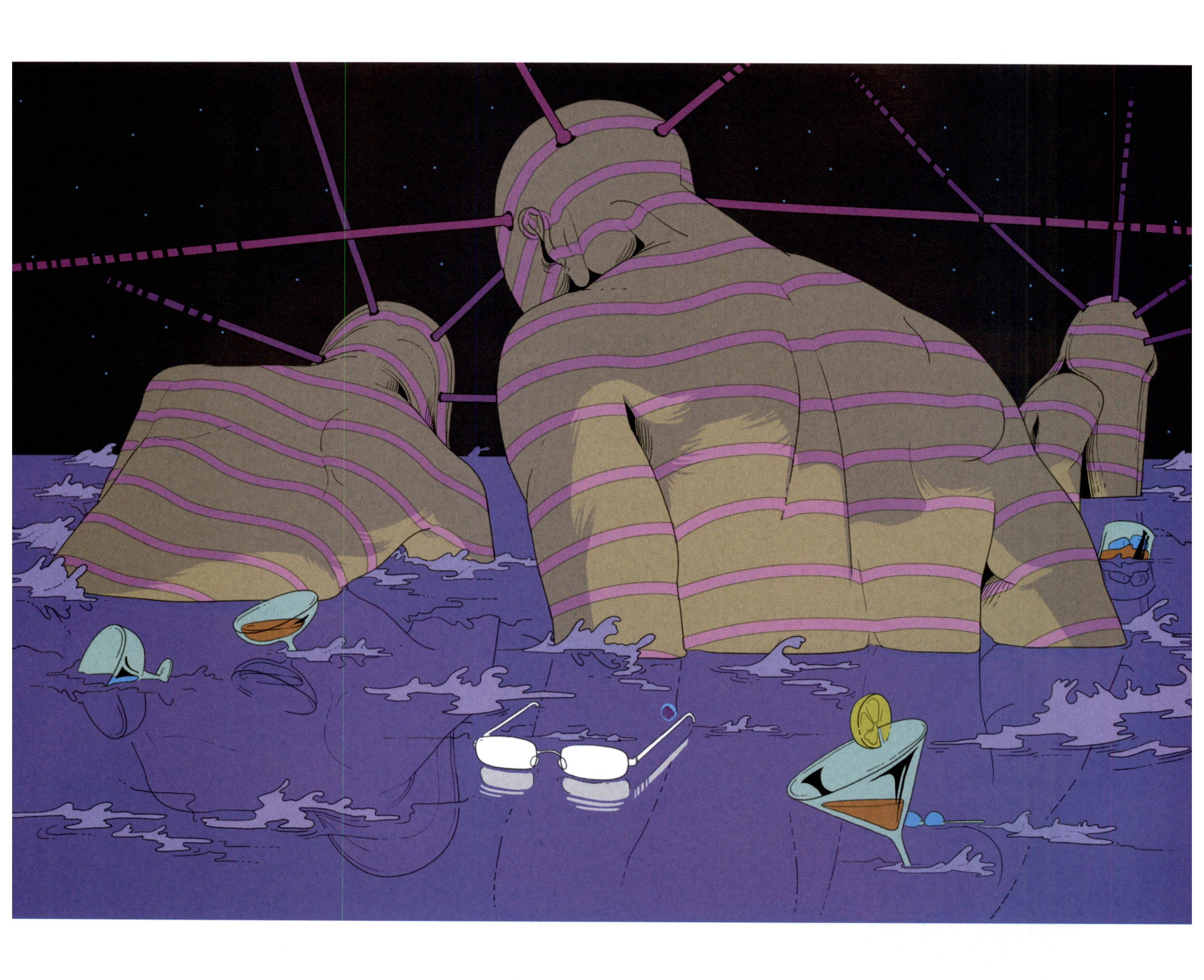
吴谢宇在这里表现的学习目的和规划性都很强，也非常自律，大二的他已经在大量阅读经济学的专业英文论文，而多数北大学生要晚一两年才做这些功课。他在这家机构的学习也是在很规范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多数学员都会拖沓。

机构的督学与吴谢宇互动比较多，吴谢宇每次交流前，都会事先列好要解决的事项，对他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认知也很明确。王伟宁说：“比如GRE题目答疑或测验反馈，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严格基于学术阅读的信息整合和判断输出能力，虽然都是北大学生，一般还是需要老师带着挖掘深层问题逐步引导的。他是自己先看完卷面，主动列出待提升的几个疑问点，而且往往问到1/2，就能自己调整思路补全其余的1/2。这不多见，就是说他的学习曲线很陡。”

王伟宁认为吴谢宇做学术的潜力很大。“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是他在北大经济学院当时GPA是3.8左右，这个已经能在全学院200人中排在很前面了。并且经院不像数院，没有人能绝对第一，没人敢称‘学神’。第二是他在这里的研修表现，我们的课程对北大学生来讲也是很难的，相当于是一个辅修专业，而且大家都是零基础。但他理解就比较透彻，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进度，最后的GRE成绩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三，我们这个学术社区里的学生，很多是各个院系的前几名或者第一名，也就是未来一代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在这个范围里仍然能给出比较顶级的研修结果反馈，这种跨院系的横向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吴谢宇这个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呢？王伟宁说，跟吴谢宇接触时，不怎么能感觉到他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情绪释放，因为“他一直都是明确解决问题式的交流，就跟工作一样指向结果，感觉不到情绪”。

当2019年吴谢宇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时，王伟宁回忆起跟吴谢宇一起学习的经济学院的其他同学，“他们那一级2016年本科毕业，现在大多在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读PhD”。



第七章

踩空

吴谢宇在大学里的孤独和挫败，让他有了一种缓慢地溺水而亡的感觉。他不知道呼救，但在慢慢往下沉，而周围的人毫无知觉。当他不再能通过高分模式获得价值感，就被迫面对他生存的最核心问题：如果不是为了满足别人，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大三的分岔

2014年9月13日，大三刚刚开学不久，吴谢宇参加了GRE考试。335分，超过了他给自己定下的330分的目标。马老师记得，她与谢天琴在操场散步的时候，谢天琴向她说了这个好消息，马老师对具体分数没太多概念，但是记住了这个分数是“全球前5%”。

这似乎是吴谢宇在学习上所做的最后努力。分数相当不错，但肯定到不了他曾经在高中独享“第一名”的程度。他也没有对这个分数表现出任何满意。进入大三，吴谢宇的寝室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同寝室里有两个同学在这学期选择了出国交流，只剩下他和另一名同学，在北大继续前两年的生活。

本来在大家看来，吴谢宇以后也是要走出国做学术这条路的，而大三就出去交流一学期，会帮助他以后申请到顶级学校。杨冬明出去交流了半年，出国这半年的总体花费因人而异，北大也有不少奖学金来支持，但是对于一向不会开口寻求帮助的吴谢宇来说，他没有与同学讨论这件事。

谢天琴在铁道系统的学校里教书，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4000元左右。她一向非常节俭，吴谢宇读高中时，用的手机还不是智能机，他有时候用同学的手机听听摇滚，“听死亡金属的那种”。大学同学口中很随意的一二十万元的花费，是吴谢宇不敢想的。杨冬明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由于文科专业申请硕士很难拿到全额奖学金，所以杨冬明“一年全部学费加上生活费，大约六七十万”。

这本来应该是吴谢宇要走的路，但等他真的了解后，才知道硕士阶段需要自己出的费用居然那么多。如果去读博士，短期要付出的费用会少一些，但是整个回报期就很长。走学术体系，其实和体育竞技有类似之处，都需要一个人有顽强的意志力，迅速了解规则和掌握规则，习惯竞争甚至以此为乐。这样才能在一个严苛的体系里，兼用天赋和毅力，慢慢往上爬。如果选一个排名不那么好的院校，费用可以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只觉得考第一名才有意义的吴谢宇来说，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就意味着完全的失败。他后来对自己学习生涯的总结，提到大学，就是“我再也考不了第一了”。而吴谢宇在大二分班后的经济学系里，他的成绩是34人中的第二名。

在大三上学期出国交流的这个机会面前，吴谢宇的失落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某门考试得第一名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是一个系统决策，也是对一个人家庭经济能力、资源和视野的考量。

更要命的是，当他窥见了学术这条路的漫长和严苛之时，他的力气已经使完了。从中学到大学，他以苦学获得了分数优势。当吴谢宇以冲刺的劲头保证在大学一、二年级的不错成绩之后，他才发现，真正做学术的道路，还没开始。未来还有那么多年，如果他苦学的模式持续不下去了，他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获得高分的工具，一旦高分没有了，这个工具本身，是不是就毫无价值了呢？后来他向一审辩护律师提到他当时的坍塌：他花了这么多力气才学成这样，为什么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学得很好？

如果他能够敞开心扉去谈论他的难过、去试着面对他的困惑，这无非是多年后他回忆起人生时的一段波折。但是从来不与他人谈论感受的吴谢宇，后来说起自己的心理活动——想要去向人求助求救，却总疑心着：“我一旦向人求救了，那就不得不让别人知道我和妈妈的脆弱和痛苦了，那别人就要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妈妈了，我去向人求助，那丢的不仅仅是我的脸，更可怕的是我还要让妈妈也丢脸了啊！”

从他的心理状态来说，即使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也随时“携带”着妈妈。他和妈妈似乎是俄罗斯套娃，妈妈的躯壳下边装着整个的他。在他的头脑里，他的行为和表现，决定了妈妈的荣辱。“自己再也考不了第一名了，我能让妈妈骄傲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对妈妈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那我此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出国交换的事情，学生在大二就会开始接触，然后做决定。大二上学期，在光华学院选修了营销学原理的吴谢宇还斗志昂扬，但是根据他在2021年一审判决后的自述材料，大二上学期的学



一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参观，为大学择校做准备

习劲头很快就持续不下去了。2014年下半年，他“终于把自己逼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每天都挣扎在无尽痛苦、绝望的黑暗深渊中，觉得好累好痛苦，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仍然为考 GRE 而进行紧张的英语培训，每周两次课，每次下课晚上 9 点多。他说自己经常会跑到大厦 18 层，想着像“哥哥”（张国荣）一样从 18 楼跳下，结束痛苦。

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他又徘徊在高层有跳楼想法时，一看时间，快到晚上 10 点了。这是约定了和妈妈打电话的时间，吴谢宇赶紧下楼了，因为和妈妈打电话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远比上课考试还要重要。

2015 年吴谢宇和妈妈提过一次想自杀。妈妈回了一句：“你想自杀？那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想死。如果你要自杀那不如我先死。”

在马老师、大姑的印象中，“小宇以后是要出国发展的”，这个看法已经根深蒂固。这也是当 2015 年 7 月谢天琴看似不打一声招呼就离开、跟着儿子去美国，为什么周围人不觉得奇怪的原因。吴谢宇给周围人营造了一个自己成功的路径——去美国继续读书，然后当大学教授。当他发现这条路需要的金钱、心力远远超过他的预期时，他就像一个被针突然刺破的气球，快速瘪了下去。没有选择出国交换，在吴谢宇心里留下的阴影不小。后来他把这个转换成了弑母后骗钱的理由，向亲戚朋友借钱，说的都是要去美国做交换生。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外在要求而存在，当外部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最尖锐的问题指向了他的内在：他到底是为什么而存活着？如果核心的自我一直没有建立，他会像一团热气一样蒸发掉，就好似从来没有存在过吗？

如果不是到了全国顶级的精英荟萃的大学，

如果吴谢宇还能以分数获得绝对优势，不知道他性格中隐藏的导向罪恶的因子，是会更晚些爆发，还是有可能通过其他经历慢慢获得救赎。但残酷的事实是，一旦他分数领先的绝对优势不再，他的内在就发生了难以挽回的大地震。

吴谢宇不愿给自己减负，根本不允许自己放松休息，常常幻想"我是一个机器人"。他后来写道："这些身体问题只不过是对我意志力的考验！我可以凭借我自己的意志去反一切规律！只要我意志力足够强大，就像尼采说的'超人意志'，我就能够把我的内体化为一台像终结者那样的机器人、超人！"

已经学得太累了，接下来还有毅力去维持这么高强度的学习吗？吴谢宇退缩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条路要走下去，他的身体是否能够支撑？

怨恨

吴谢宇对自己身体的担忧，一下子将他带回小时候的记忆，哮喘和过敏带来的状况，使他曾经被小朋友嘲笑。更刺痛的场景，是父亲的去世。爷爷39岁肝癌去世，父亲43岁同样因为肝癌离世，家族的宿命以这种遗传病的方式，成了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

在大学里，他有时候咳嗽起来，呼吸声显得比一般人重，但是寝室同学也没有特意问他。吴谢宇专门买了一套健身的椅子和哑铃，有时候在宿舍锻炼身体。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得很，半夜起来去了校医院。医生的判断与他高三住院时的判断一样，只是心律不齐，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吴谢宇对这个说法很不满意。他总感觉自己得了和爸爸一样的病，"快到期了"。

2013年2月25日，他在人人网的留言就很焦虑，"我开始从内心拒绝体检，开始深信人应该糊涂一点活、糊涂一点死，绝对不要在医院里查病、治病，如果得了大病就直接死掉好了，不要用治疗来延长无尊严的生命"。

到了大三，他的想法更极端了。"我爸为什么会死？我日日夜夜在想，一开始我是知道'我爸是被肝癌夺去了生命'，但我不接受这么简单、轻描淡写的答案，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一定要找到根本原因、本质原因。"爸爸的离世，在吴谢宇不顺利的时候，似乎为他找到了一种愤怒的理由。他推断出，爸爸最后回老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肯定是家里花光了钱，缺钱才放弃治疗、回家等死的"。

没有办法面对新的变动的生活时，"失去"就变得不可原谅。多年后在写给舅舅的道歉信里，吴谢宇承认自己"实在太想能在心里找几个人去怪罪，去和我一起承担分担这罪责"。哪怕是父亲去世后，亲人们劝他"节哀顺变"，"照顾好妈妈就是对爸爸在天之灵的安慰"之类的话语，也让他回想起来充满怨恨，觉得他们说得轻巧，"和没事人一样"。"如果真正爱我爸，在乎我爸的人，怎么可能节哀得了？顺变得了？只有一种解释：只有我和妈妈真正地爱爸爸，而其他所有人都是假的，都对我爸我妈对我们家无情无义、虚情假意，没了爸爸，我和妈妈只剩下彼此了，别人谁都不可靠、不可信。"

他对大姑阿花的情感，与爸爸很不一样，虽然吴谢宇知道大姑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供养爸爸读书，但对于这种恩情，他并无切身体会。他后来向大姑坦白，大学里他认为"我和妈妈走到今天这走投无路的死路，都是从爸爸去世开始的，都是从爸爸死不瞑目开始的，都怪大姑在那一晚上对我说了那两句话啊"，"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当时我心中郁积着一股毫无理由、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的怨气……"

吴志坚去世的那天，谢天琴怕影响儿子学习，通知他晚了一些。等吴谢宇跟着亲戚赶到老家，爸爸已经咽气。大姑跟他说，他爸爸死不瞑目，死前还喊着"小宇，小宇"。爸爸最后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呢？吴谢宇越是不顺，越是迫切地想要知道，爸爸到底要交代什么。而他因为大姑提到爸爸死不瞑目，对大姑增加了嫉恨。

在吴谢宇的头脑里，他为自己的遭遇构建了一个新的因果关系：本来一家三口好好的，爸爸去世导致家破人亡。而妈妈因此太过悲伤，想要追随爸爸而去。既然妈妈不想活，他就帮助妈妈来成全她。

而爸爸妈妈两边的亲人，包括爸爸的几个朋友，在他看来，是他们一家三口悲剧的看客。他头脑里出现了影视剧里小马哥为阿豪，萧峰为段誉、虚竹，两肋插刀、守望相助的情景，他认为他们应该“为兄弟两肋插刀，为亲人肝脑涂地”，进而认为他的境遇“一定是我家的亲人朋友，对我爸见死不救”而导致的。

吴谢宇说他和妈妈之间隔着厚厚的心墙，基本不会交流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记得爸爸去世后，妈妈对马老师这些老朋友的抱怨。谢天琴在给去世的丈夫写信时，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充满抱怨。“在这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手足之情，我的姐弟三人尤其如此。大家都相互猜疑，互相指责，特别是×××，有了几个钱，总认为别人都是为钱而去的，好可悲！我讨厌我家，讨厌接到他们的电话……今后尽量地少回去……你的家人更好，没钱才单纯……总之，很烦……”但是当她真的要面对缺钱的吴家大家庭时，吴谢宇记得妈妈有时候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看看你爸，就是因为整天为老家的破事操心，心理负担太重，病才不好的。”

吴谢宇在头脑中构建的这些想法，是怎么导向要杀掉母亲的结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大学里我脑子里已堆积起太多的主人公、太多的价值观念，他们全部互相冲突、互相矛盾，这个告诉我要做这样的人，那个告诉我要做那样的人，我那时整个脑袋已乱得像一团糨糊，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该信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去面对我和妈妈、我们家的困境啊！”

被各种学科知识填满头脑的吴谢宇，竞赛解题的方法一套一套，他写的GRE高分攻略，在网上很让学妹学弟们赞叹。但是剥离掉这些工具化的知识，一个人作为充满着情感、需求和价值观的个体，他竟然埋首在困境里难以自拔时，做出了让母亲离开人世的决定。

而对于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大姑小姨之类的亲人，他没有从人和人的直接接触中，去感受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有怨言，他也就为自己的怨恨找到了合理性。他并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后来吴谢宇也向大姑承认他内心的傲慢，当他能屡次用第一名来证明自己时，不用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他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

男人的问题

在吴谢宇的困惑当中，有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是他因为无法戒掉手淫的习惯，对自己失去信心。这也是他在失意时，尤其痛恨自己没有爸爸的原因。“我好恨自己当初爸爸在时，从没和他好好说说话，从没请教过他。他走了，我本能地觉得这些问题属于‘男人的问题’——‘怎么做一个男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男人，一个男人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极其关键，但只能去问一个‘男人’才行。我真的好想有一个‘男人’能为我答疑解惑，指点我人生和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过。”

在爸爸活着的时候，包括病重末期，吴谢宇逃避了有可能与爸爸交流的机会。性、疾病、大家庭的拖累，爸爸似乎成了各种禁忌的代名词。“爸爸走后，我就天天在后悔，后悔为什么我没能早点问他，他希望我以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困境越深，再回想爸爸的去世，情绪就越激烈，“我想象着爸爸最后的话就是我的答案，能解答我心中一切疑问与困惑，能给我拨开眼前无尽的漆黑迷雾……”

男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吴谢宇面对性的欲望。从小的家庭交流里，情感的涌动是缺乏的。可是他越想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身体的欲望就越显得强烈。在2021年写给舅舅的道歉信中，他说道：“心中有太多痛苦恐惧难受委屈，负面情绪不知该怎么办，但我不能对妈妈说一丁点，因为我不想给她施加一丁点负能量和压力，我好心疼她，于是我早早学会了无视强压与逃避，无视心中情绪，无视不了就用意志力强压，实在压不住太难受我拿性彻底逃避。”

爸爸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爸爸去世后，又能找谁来诉说这种困惑呢？吴谢宇与同龄人没有真正交心过，在可寻求的长辈资源里，他一度犹豫过：要不要跟舅舅聊聊？

吴谢宇说他想过向舅舅倾诉，但是“回老家时，

不知怎的，我觉得你有些沉默。我有些怕，不敢和你多说话”。读大学之后，有一次假期，谢天琴因为有事，让吴谢宇搭舅舅的车回老家。吴谢宇记得这是他和舅舅的唯一一次独处。“那时我的大脑已经很混乱了，我读的是经济学专业，我在书里学到的那些模型，我觉得好虚幻抽象，和现实好像差距很大，而你又是自己做生意，所以那次路上我好多次都想向你请教、问你问题，想听你告诉我现实中的企业啊工厂啊都是怎么办的。更关键的是，那时我的人生态度已经很悲观很消极了……”

和舅舅两人相处，吴谢宇发现舅舅还是挺沉默。在服务区吃饭时，吴谢宇多次想向舅舅开口，但没有办法说出他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从没学会怎么和人倾诉我内心的想法，我从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

谢天运并不是一个好的求助对象。谢天琴从小就在乎自己生在盲人和“右派”家庭，三姐弟里头，妹妹谢天凌的性格最外向泼辣。谢天运跟谢天琴的性格更接近，不爱与人产生牵连。谢天运既是刘裕宗的大舅子，他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刘裕宗讲人情义气，在他看来，谢天运一直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当初谢天运离开仙游老家去当兵，是让人羡慕的出路，刘裕宗特意买了好烟和打火机，让谢天运去给左邻右舍发一圈。谢天运拒绝了，觉得这种做法莫名其妙。

2006年左右，仙游的红木生意发展了起来，财富终于刮到了这个在莆田致富比较慢的区域。谢天运和老婆一家人赶上了这波红木生意的风口，赚到了钱。本来谢天运和谢天凌都没有像姐姐那样走读书人的路子，在仙游老家靠各种不稳定的机会谋生。谢天运的生意做起来了，谢天凌夫妇一直承担着更多照顾盲人父母的家庭责任，按照刘裕宗的理解，大舅子既然发家了，就应该带动他们一起致富。刘裕宗向大舅子提议了好几次，“我也不会白白占你便宜，你开店我可以出钱入股，或者找其他的合作方法”。在莆田，“同乡同业”的生态发展得非常成熟，很多莆田人靠着家族、老乡形成了某一个具体的产业优势，比如遍布全国的金器加工、加油站生意、轮胎加工生意。

但是谢天运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在莆田非常罕见。2008年，刘裕宗相当于是谢天运的员工，谢天运一个月给他3000元工资，刘裕宗越干越生气，“普通员工都有年底红包，对我连个员工都不如”。谢天琴的父亲活着时，他和老婆照顾老岳父最多。谢家所有需要与外人打交道的琐事，基本是他在忙活，他觉得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谢家三姐弟却不领情。吴志坚有次在谢家，跟刘裕宗聊天时，对他的作用大加赞扬，“你这样的能力和性格，在我们企业里，是能够当领导的料”。刘裕宗一直觉得自己在谢家的作用没有被承认，却被连襟吴志坚一下子点了出来。吴志坚说的话让他觉得非常体贴，内心很感激。后来吴志坚又跟谢天琴提到，刘裕宗是有能力的人，他现在发展得不好，有困难，“我们能帮应该帮一把”。虽然吴志坚没有能力真正帮助刘裕宗，但就这几句话，刘裕宗一直记得，“他是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在刘裕宗看来，谢家有两个男性最讲道理。一个是他的老岳父，心中很有气象，即使后半辈子眼瞎，但一直心明。上世纪90年代刘裕宗跟谢天凌结婚时，家庭条件很普通，谢父没有丝毫不满意。刘家拿出3000元彩礼金交给谢父，他高兴地接下来，转身又给了新婚夫妇，让他们去买家电家具，自己用。再一个就是吴志坚，他能看到刘裕宗为谢家的付出，一直肯定他的能力。

2012年，处在低谷期的刘裕宗，跟谢天凌离婚了。如今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一直感慨，家里最讲道理的两位男性如果还活着，事情到不了这一步。他的岳母从小就眼瞎，没有社会交往能力，所以遇事缺乏主见，他觉得怪不了老人。但是在他离婚的过程中，谢家三姐弟表现出的冷漠，他觉得非常伤心。最后闹翻时，他指着谢天运的鼻子说：“你们一家没上过社会的大学！所以不要说一个人学历高不高，没上过社会的大学，很多时候你们的思维跟一般人是反着的！”

“我从小到大都从没学会怎么和人倾诉我内心的想法，我从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

怎么证明我爱妈妈？

对于两边家族的亲戚、爸爸的朋友，吴谢宇内心一直有很强的优越感。父母都笃信考第一的价值，而他因为高分被父母和整个社会体系都认可。分数之外的性格，吴谢宇表现得很阳光，犯案后他才说："表面上的阳光开朗不过是我为了不让妈妈担心而戴的假面具"，"我无法控制自己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

无论大姑一家，还是吴家其他亲戚，基本都是普通阶层。小姨和舅舅的文化程度比不上他们家。吴志坚和谢天琴是两边家族的骄傲，他们一家在小环境里，是让人羡慕的。不向人求助，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这种优越感。

待到大学三年级，同学们都忙活了起来，各自为选定的道路而努力。在一个多元环境里，没有人在乎吴谢宇能考多少分，他所需要的外在肯定，变得越来越稀薄了。而他就像一个缺氧的人，完全失去了能量。

到了 2015 年的春季，大三下学期，杨冬明在国外交流结束后回到北大。他发现吴谢宇的生活习惯有了明显变化，他没有之前显得外向和健谈了，安了床帘，过去从不吃外卖的他，开始点外卖，很少出宿舍。吴谢宇喜欢看悬疑推理小说，向同学推荐过东野圭吾，说情节构思很巧妙。而跟他一起选课的同学，发现他上课的时候趴在桌子上，一只胳膊伸了出去，脑袋搭在上边，有气无力的样子。但是吴谢宇在同学面前没有流露过情绪的起伏，看上去始终是平静的。

后来吴谢宇提到："我一次次想要找个人倾诉求助，却一次次因为太怕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而放弃。"吴谢宇跟大学辅导员说，爸爸来北京工作了，他需要搬出去和爸爸一起住。他找到自己学 GRE 的机构，提前预支了 6000 元奖金。有门课他是小组长，但是吴谢宇开始经常旷课，同学联系不上他。2019 年吴谢宇向一审律师形容自己这段在北京的日子，"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不准备出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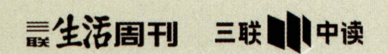
这时候的吴谢宇开始沉迷于网络小说，完全放弃了学习。他发现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些大家族的继承人，官二代、富二代，"我觉得很羡慕他们，他们的生活只有快乐没有痛苦，而且很容易成功，整体都在享受"。他对比自己的经历，觉得想不通，"我爸妈为什么把我生下来？让我天生这么痛苦？我觉得生活毫无希望，很黑暗。如果他们没有生下我，我也不会这么痛苦，我妈妈也不会这么累"。吴谢宇用长时间的幻想来让麻痹自己，"去幻想小说里的场景和剧情，在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是生活在幻想里……我感觉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

而这些变化背后，他跟妈妈打电话的习惯没有改变。给妈妈打电话时，他需要汇报他已经放弃的学习生活。随着暑假临近，谎言越来越遮掩不住了。

他说他从小爱看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有一句话是"为了更大的善所做的必要的恶"。他成绩不能考第一，已经不能让妈妈为自己骄傲了，怎么证明自己爱妈妈呢？

吴谢宇说他那时整天都在一个个数理经济学模型里，进行不同数字变量、经济学变量之间的比较。他说他傲慢自大地以为，用经济学模型可以去研究一切。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模型里的变量"来进行"什么更重要、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比较"，"到最后，我沿着这条越加危险的思路竟走到了'如果我为了妈妈而放弃了亲人朋友，那就证明了对我而言，妈妈比亲人朋友更重要'。如果我为了妈妈而不顾法律甚至触犯法律犯下罪孽，那就证明了'对我而言妈妈比法律更重要'"。

他进入了一种内心的搏斗。一方面，他的理智与良知，每时每刻都疯狂挣扎着反抗他的最可怕决定，他心里一遍遍阻止自己，"这是谋杀啊，这是杀人大罪啊，这是天下最可怕的滔天罪孽，你难道真要亲手杀死你妈妈吗？"另一方面，他告诉自己："如果我找到了一件对妈妈最好、最重要的事，如果我必须要为妈妈做到这件事……假如我还考虑原则、底线、道德、良知、法律，那就说明我把这些看得比妈妈还重要，那就说明我爱妈妈爱得还不够深。"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中读

谢老师

但谢天琴此时的变化，吴谢宇并不知晓。

四十七八岁的谢天琴，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偏大。她的白头发很明显，瘦小的身躯总是穿着长衣长裤，戴着眼镜，非常传统的老师形象。她说话时的仙游口音依然明显，在课堂上看着学生们时，脸上经常有着淡淡的笑容。

王钦宁是谢天琴遇害前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他特别爱踢足球。他记得在“铁二中”读高中时，星期一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第二节历史课，一直到历史课的铃声响起，他才带着足球满头大汗地从操场上跑到教室门口。谢天琴会开个玩笑:“你怎么踢球踢到这里来了？”她让王钦宁在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进来上课。“如果是我的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就得先说我几句了。”

“铁二中”高中的学生们，只有少数是福州本地人，多数学生来自福建各地的县城或农村。像王钦宁这样的福州学生，文化课成绩不行，差点考不上高中，勉强来到这里。还有一些下边县城或农村来的同学，成绩还行，但很多福州好一点的学校没有寄宿，所以他们把学籍挂到“铁二中”，但上课在其他学校。2015 年“铁二中”的高中毕业生 100 多人，只有 20 多人能考上本科，上“一本”的不超过 5 人，还包括艺术生。

所以王钦宁说，2013 年他刚进学校，班主任就劝他们既来之则安之。“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什么水平的一个学校，大多数同学都觉得自己是没考好才来这里的。”当吴谢宇初中从这里考上福州一中然后考到北大的事情在同学们中传开时，王钦宁觉得简直难以置信，“真是有一种振奋的感觉，觉得我们居然还是有希望的”。他觉得另外让他吃惊的一点是，谢老师也并不是语数外这样传统科目的老师，作为一个历史老师，居然能把儿子培养得这么优秀，“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妈妈啊”。

一次历史课前，王钦宁特意跑去迎谢天琴，陪她走向教室，问她这事是不是真的，谢老师的儿子真的是在北大？谢天琴开心地笑了，她似乎不想在人前表现得太高调，但又忍不住显得高兴。与几年前她总是在课堂上提起自己儿子不同，谢天琴现在从不在课堂上提儿子。但是她的满足是显而易见的。

王钦宁对于在“铁二中”两年的读书经历，整体谈不上喜欢。高三的时候他因为走艺术生道路，去外边的机构参加脱产培训，就在 2015 年夏天离开了“铁二中”。两年后他终于考上了本科，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惨案，他唯一惦记的想回去看看的高中老师，就是谢天琴。

因为在“铁二中”，多数老师抓的只是学生纪律或是仪容仪表，每个月都会检查头发，男生的发长不能超过一根手指的宽度，穿衣服不能不合规矩等。谢天琴的谈吐和气质，使得王钦宁觉得她像一个重点高中的老师，她鼓励学生做课堂笔记，她会认真地批阅和回复。很多学生学习习惯不好，上课说话或是看手机，但谢天琴没有要放弃哪个学生的想法。王钦宁从来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一开始只是应付着抄几句交上去，但是时间久了，他觉得谢老师是真的用心在对待他们，在培养他们对待学习的一种态度，“我也不想为难这个老师，我就开始认真记笔记，她的作业我居然也会做，其实英语课我都不怎么交作业。谢老师的口音很独特，听多了也亲切”。

在吴谢宇到北大读书之后，曾经一度因为丧夫非常沮丧的谢天琴，实际上从低谷走了出来。喜欢踢球的王钦宁，有时候踢到傍晚六七点再骑车回家。出校门的时候，他经常能够看到谢老师一个人在宿舍楼底下，她就在那儿走走，有时候低头看看土里的小花小草，“她一个人有些孤独，但是我感觉她也在享受这种生活”。

马老师也感受到了谢天琴的变化。有一次学校物理组的老师组织出去游玩，谢天琴参加了。当她出现的时候，有老师吃惊得脱口而出，“谢老师你居然来了啊！”

吴谢宇跟妈妈说着要去美国的事情。一向不喜欢向人求助的谢天琴，在做着自己卖掉马尾房子的准备，她也向马老师提到，可能会向自己的弟弟和吴志坚的朋友借钱。她的情绪似乎回到了大学和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状态，偶尔露出笑容。儿子要出国深造了，她也在丢掉过去的情感包袱，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阶段。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的家属院

第八章

弑母

这是他 21 岁人生唯一的一次反击，他用尽力气，却把罪恶的力量击向了最爱他，而他也离不开的妈妈。随着妈妈被残忍地击倒，她所代表的期望、出路、责任与限制，在这一刻，全部消失。

7月10日

2015年7月10日，下午5点多，谢天琴参加完学校的闭学式及教职工大会，回到家。虽然她家在一楼，但是整栋建筑都抬高了半层，所以她需要走上十几级的台阶，来到家门口。

终于放暑假了，按照谢天琴的打算，妹妹这些娘家亲人，会带着她给吴谢宇买的那双45码乔丹鞋，到福州来看望他们。吴谢宇要去美国的事情，她跟阿花、马老师也提过，说可能需要凑些钱，她的弟弟和吴志坚的朋友们也会帮忙的。几天前，谢天琴还向阿花提到，她家在马尾区的房子可能会卖，供吴谢宇出国。孩子发展到了要展翅高飞的阶段，当母亲的，平静中有着喜悦。

谢天琴打开门，进了家，弯着腰换拖鞋。她不可能会预料到，身高一米八的儿子，在她身后举起哑铃杠，猛地砸向了她的后脑和头面部。吴谢宇的生日是10月7日，他说他选择7月10日这天，正好是这个日期倒过来。为了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他看恐怖影片和书籍，将电影的片段进行剪辑，循环播放，让自己确信杀母是为了母亲好，是对母亲的爱，是唯一的出路。

吴谢宇在提前几天把准备杀害妈妈的工具，藏到了楼下半层的柴火间。这天他把工具拿到房子里，按照他的说法，等待着妈妈回来时，他还在幻想着“千钧一发之际，爸爸突然显灵阻止了这一切，拯救了我和妈妈”。当谢天琴回家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时，吴谢宇内心涌起的是：“我已经没有力气阻止我自己了。现在，真的来不及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别无选择了，我无路可退了，我只能做这件事了，我只能带妈妈一起走了。”

因为害怕看到妈妈的眼睛和脸部，吴谢宇用黄色胶带捆绑谢天琴的头面部，拿锅盖盖住谢天琴脸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妈妈没有爱情、亲情与友情，活得很痛苦，他帮助妈妈离开人世。然后他也要追随而去，让一家三口在另一个世界见面。可是对于杀害妈妈的残忍和罪恶，他避而不提。

这个21岁的年轻人真的想死吗？2015年春节形成杀害妈妈的想法后，3月份起，吴谢宇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他说，在他的概念中，杀害母亲就像是推理完成一个数学模型，每一步该怎么准备、安排、实施，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据他后来的回忆，他对自己的生命想过放弃，2015年3月，他与一位同学一起乘动车返回北京时，他从天津站突然下车，他到车站旁汉庭酒店开房入住，想在酒店里自杀。但真的要面对自杀这件事情时，他退缩了。

从2015年3月开始的实施和安排，吴谢宇更多是心理上的准备。他为自己弑母的冲动，找到各种说法。吴谢宇最喜欢的电影是《盗梦空间》。他认为《盗梦空间》给了他提示，茉儿说“我和丈夫仍处于梦境中，只有死，才能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回到我们真正的孩子身边”，她劝丈夫一起走，丈夫不听，最后她通过设计骗局让丈夫陪她卧轨自杀，二人通过自杀回到了现实世界。剧中，茉儿解释其动机：“因为我爱你啊！亲爱的，你已经疯了，你身在虚假梦境而不自知了！我一定要带你回家，我实在是太爱你了。”

他还沉浸于《嫌疑人X的献身》的故事，“原来一个人竟能爱人到如此地步”。他认为，即便法律不允许，自己也愿意为了母亲付出，实现一家人团聚，承受滔天罪孽、万世骂名。看到一个自闭症母亲杀子后自杀的新闻，吴谢宇觉得也在为他指明出路。这个母亲在遗书中写道：“每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只比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吴谢宇因此为自己弑母找进一步的理由，将一个人基本的法律、人伦观念，抛在一边。

自身因为新的境遇，没有构建起来的自我被严重冲击，但是吴谢宇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转而把问题转移到妈妈身上，让自己相信：妈妈活着非常痛苦，她想死，“我来帮助她”，“带妈妈一起离开，回到那个世界爸爸的身边”。但是在父亲去世前，这个家庭就真的是他心理上的完美避风港吗？

当对人生发展感到困惑时，一个人回到的情感资源，还是他的爸爸妈妈。但是吴谢宇没有从善的方面去理解爸爸妈妈，反而对弑母这样违背基本人伦的想法，没有了正常人的是非观。在几





上、下图：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的家属院

个月的准备期内，他但凡能够跟其他人透露一点他的疯狂想法，或者是他的痛苦，事情是不是就能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发展呢？

2015年6月26日，吴谢宇在网上购买了10mL带橡胶吸球玻璃刻度滴管，收货地址是离他家不远的福建铁路机电学校，他把收货人的名字写作“王伟义”。7月1日吴谢宇从北大回到福州家里，接下来7月1日、2日、3日、5日、7日，他分五次到驿站取出快递，这些快递是他在网上购买的厨房刀具七件套、手术刀、雕刻刀、防水布、干燥剂、洗衣液、真空压缩袋、空气清新剂等。

就在7月1日从北京回福州的头一天，很久已经不在北大出现的他，回学校找一位室友借了1000块钱。他很可能连回家的票都没钱买了。大三下学期，他基本在外居住，花费不会小。这一次回宿舍，吴谢宇把自己的物品全部收拾干净带走了。

清理现场

当吴谢宇暴力地砸向妈妈之后，他才发现，死亡不是一瞬间，而是个痛苦的过程。谢天琴是被钝器多次击打头面部而致死。吴谢宇试图割下妈妈的头颅，他说这些想法来自宗教、古代神话和仪式，还有恐怖电影的剧情。“我相信人的意识可能真的在脑袋里面，只要感情深厚，就可以将灵魂带出来。所以我想要自杀的时候带着我妈的灵魂跟我一起去死。”谢天琴颈部有两处大创口，四五厘米深，是她死亡后在固定姿态下被锐器多次切割颈部所致。吴谢宇试着切割颈部，发现难度很大，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放弃了。

对于自己的罪恶，他总有一套解释。吴谢宇随后打扫了现场，他称是因为“爸爸很爱干净，不能玷污家里”。弑母的当晚，吴谢宇住进了离家两三公里的黄金大酒店，并购买了性服务。接下来从7月10日到7月31日，吴谢宇白天清理作案现场，晚上住在黄金大酒店。他购买了大量性工具，又网购了活性炭、墙纸、塑料膜、消毒水、毛巾等。他把清理现场解释为自己有强迫症，一定要保持家里干净，所以反复清洗地板、沙发。他说也不愿意母亲的尸体腐烂，被虫子污染。7月20日左右，吴谢宇连续三天收取寄到他家附近奶茶店的包裹，收货人仍然是他用的假名“王伟义”，每个包裹超过5公斤。他将妈妈的尸体包裹了75层，使用衣物、被褥、塑料膜等物品铺盖在谢天琴的尸体上，并在覆盖的物品之间放入活性炭。

他说是幻想奇迹出现，比如《功夫》电影中的周星驰被打伤后被绷带包裹，后来奇迹出现，重新复活。

在杀害母亲后的第三天，吴谢宇还了找室友借的那1000元。杀害妈妈后拿到了她的存折和银行卡，吴谢宇说自己虽然不知道密码，但想着妈妈会用自己的生日做密码。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7月30日，吴谢宇在电子器材城购买了三个可以通过手机远程观看和实时监控的高清摄像头，一个可拨打监控机主手机或发短信提醒的报警器。他说是希望知道“如果我妈尸体高度降低了，就有可能羽化了”，“也是为了看一下我妈和我爸的灵魂会不会回家，内心希望看到一些迹象，知道他们回家了”。

8月1日，吴谢宇离开福州，去了上海。他带走了一家三口人的身份证、房产证、日记、存折、银行卡。吴谢宇利用谢天琴日记里边的字迹，用剪刀粘贴的方式拼凑了一封辞职信，并且在网上联系了一个专门模仿笔迹的人，伪造了辞职信。吴谢宇用妈妈的口吻给校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是要辞职。学校主任多次打谢天琴的电话，没有人接。一直到9月左右，学校主任通过QQ，以文字形式联系了“谢天琴”，告诉她需要办理辞职的手续。“谢天琴”后来邮寄了辞职申请，还给了一个所谓上海亲戚的地址邮寄辞职表。

骗钱

2015年7月18日，张力文在外地出差时接到的那个电话，是吴谢宇后来一系列骗钱行动的开始。

本来吴谢宇先找曾经做过他爸爸手下的一个叔叔借钱，对方拒绝了。7月18日他找张力文借钱，先提出40万，张力文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态，答应借一部分。事后回想起来，在长达两小时的通话中，吴谢宇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慌张。张力文问到他去美国之后的具体打算，吴谢宇都回答得有条不紊。他哪里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个人在杀害妈妈之后的状态。

吴谢宇杀害谢天琴之后看了她的日记，得知大姑阿花找妈妈借了7万元。7月下旬他跟大姑联系，提出借7万元，在他看来是要回妈妈的钱。大姑第二天就转给了他。因为爸爸的死，转而嫉恨亲戚朋友，这是吴谢宇说他在弑母前的心态。他紧接着把原本可以依靠、求助的父母亲的亲朋网络，发展成了他骗钱的网络。“我们家走到今天这家破人亡的地步，他们（亲友）也有责任！”“我要报复他们。”

吴谢宇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他拿到妈妈的存款之后，发现存款少得可怜。从一审法庭对吴谢宇诈骗过程中所列账目来看，谢天琴的存款很有可能不超过一万元。而妈妈不在了，金钱、性，成了他体会为所欲为的方式。

吴谢宇找张力文借钱，催了好几次，张力文稍微有些犹豫。一直到8月初的一天，张力文送女儿到一个培训班学习，自己在楼下等她。吴谢宇的信息发过来了，又说到借钱的事。张力文还是有点谨慎，吴谢宇少有地不耐烦了，“叔叔你到底借不借？不借拉倒！”

这么一激将，张力文不好意思了，马上从股票账户套现10万，打给了吴谢宇。当天晚上，几个好友见面，张力文说起吴谢宇借钱的事，还给大家看了吴谢宇发过来的信息。三个好朋友说，吴家不容易，是要帮，但这个不能让你一人承担。于是三个人里，一人出了6万，一人3万，一人1万，又凑了10万。张力文把这笔钱打给了吴谢宇，也发信息向他说了，这是哪几位叔叔给的钱。吴谢宇分别发短信，感谢了这几位叔叔。

这个时候的吴谢宇，已经在上海迅速认识了性工作者刘梦。他称自己叫“王伟义”，和刘梦迅速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张力文和其他几个叔叔的20万到手后，8月17日，吴谢宇租下了徐汇区斜土路的一处房子，开始了与刘梦的同居生活。日常开销都由他来出，吴谢宇过一段时间就给刘梦一万元，说是生活费用。有一段刘梦提到老家的房子还欠着别人钱，吴谢宇一次给了她9万。据刘梦讲述，同居期间吴谢宇几乎不出门，也很少和别人联系。吴谢宇跟她说，他妈妈在生他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所以他从小就没有妈妈。

这是吴谢宇第一次有了父母之外的亲密关系。



重庆市江北区，吴谢宇被抓前供职的某夜店

与性工作者谈恋爱，本身就是他难以确立正常亲密关系的结果，“因为还没有体验过爱情，我想在自杀前跟女生谈一场恋爱，但因为时间有限，想到通过嫖娼感受到性的快感”。他渴望有人关心自己，在2021年8月的一审现场，当被问及这段交往，吴谢宇说到他和刘梦的关系是“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机器人。你想做什么事你告诉我，帮你去做，我不会劝，我不会逼你，更不会强迫你”。这就是他对亲密关系的理解。

这段日子，吴谢宇给自己洗脑，想象着自己和妈妈真的生活在美国，他在波士顿上学，妈妈在一所华人学校教书。他甚至“用尽力气，想象着我和妈妈在美国生活着的每一个细节，我和妈妈在哪里、吃什么、在做什么、上什么课、心情如何”。而在美国读书的生活，按照他过去的生活轨迹，是他的能力完全做得到的。

他读着妈妈的日记，看到妈妈对爸爸写道，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北大。“阿坚，你要保佑我和小宇。”吴谢宇说他意识到，妈妈好像没有想死的愿望。妈妈对他考上北大表示了满意，这点恐怕是他既安慰又惊恐的。他后来在道歉信里对小姨说，高中以后她感觉妈妈不跟他提要求了，还表达出让他多休息、身体很重要，他认为是妈妈放弃了他这个当儿子的。在弑母后看到的日记里，吴谢宇发现，原来妈妈对他是满意的！

吴谢宇写他的心情：“自从妈妈不在的那一刻起，我没有一刻不在后悔，那最可怕的悔意，就像什么呢？就像一部电影的结尾，舅舅我此时此刻说到电影，绝没有任何不严肃的意思，实在是因为从小到大影响我最深同时也是扭曲我最严重的就是无数小说和影视了，这部电影名叫《迷雾》，是美国的一部科幻惊悚悬疑片，片里说外星巨型昆虫袭击一个美国小镇，人们被笼罩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时刻都可能死去。最后，男主人公、他的儿子、他的两个朋友，四个人被困在一辆汽车里，车已经没油了。浓雾之中轰隆声渐渐逼近，他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三个大人商议，决定不愿成为昆虫的食物，他们要自行了断。

这最可怕最痛苦的任务落到了男主头上，他掏出手枪，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和两个好友。这最恐怖的痛苦和绝望压垮了他，他冲出汽车，冲着浓雾疯狂吼着，就算死他也要往巨型昆虫身上打一枪。可，当这轰隆声来到眼前，男主才终于看到，原来那不是昆虫，而是军方的巨型机械，上面坐满了士兵和难民。他得救了，可随之而来的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绝望，比刚才亲手杀死自己儿子时还要深重无数倍！因为，刚才他以为自己和儿子都没活路了，他以为自己别无选择，可现在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和儿子不用死的，原来自己和儿子都能得救能活下去的啊，可，已经来不及了，儿子已经被自己亲手杀死了，儿子再也回不来了啊……”

挥霍

但是对于每天具体的生活，吴谢宇还需要更多的金钱来支撑。2015 年 11 月，吴谢宇开始向小姨借钱，小姨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仍然筹了 20 万，转给了吴谢宇。吴谢宇后来回忆，那时在 QQ 聊天时小姨说：“小宇你很棒，阿姨为你骄傲。你很争气，在美国要好好照顾妈妈。”吴谢宇说他也感到羞愧内疚，但还是决定骗下去，因为这或许又是“他们对吴家虚情假意的爱”。

吴谢宇在 12 月初开始找舅舅借钱，他的说法变成了他在美国需要提供家庭财产证明，所以只需舅舅打一些钱到账户，在银行中存两个月，两个月后就归还。12 月 4 日，吴谢宇给舅舅发邮件，借款 26 万。12 月 8 日，吴谢宇又给舅舅发邮件，说数额不够，需要再存 17 万。舅舅另外还让朋友帮忙转了 13 万，最后一共借给吴谢宇 56 万。吴谢宇这时又向他爸爸的几个朋友借钱，也是说只需要向美国人提供财产证明，很快就能归还。最后他一共向张力文等四个人借款 61 万。

2015 年夏天开始逃亡的日子里，吴谢宇过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挥霍了找亲友借来的 140 多万元，出入风月场所，与性工作者同居。逃离有妈妈存在的世界之后，钱和性，成为这个 20 岁出头年轻人大肆追求的目标。

吴谢宇消费的场所是“黄金大酒店”“九九养生会所”“西方财富酒店”这样看起来似乎奢靡的地方。之前在福州只是往来于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他，在福州大把花钱的地方，都在离家两三公里的范围内，这可能是他稍微熟悉一点的外部社会。

2015 年底，在借到了大笔金钱后，吴谢宇在上海黄浦区丽园路的一家彩票店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花了 58 万元买彩票。他随后又在福州晋安区的一家彩票店，花了 3 万元买彩票。这段时间，他找过 6 位女性购买性服务，每次给的钱从 4000 元到 16000 元不等。他以让人吃惊的速度花钱，从 2015 年 7 月 10 日到 2016 年 3 月 1 日的近 8 个月内，吴谢宇主要在上海、福州消费，平均每个月的花销在 20 万元左右。2016 年 1 月，吴谢宇在网络上买了 12 张他人身份证。

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准备自杀的。似乎吴谢宇只有认为自己即将赴死，才能面对欲望。金钱和性，原本是人最基础的两种欲望。他没有发展出更高级的情感能力，所以想让自己获得快乐，只能回归到最简单粗暴的挥霍。

借完钱以后，张力文还一直和吴谢宇联系。张力文希望和谢天琴说上话，第一次吴谢宇说，妈妈倒时差，已经在床上睡了。张力文问他：“你在美国学习怎么样？”吴谢宇说：“叔叔我要去做实验了。”张力文后来又联系他，还看着时差给他打电话，说让谢天琴接电话。吴谢宇说妈妈在洗东西，后来几次他又找了别的理由搪塞过去。

吴谢宇在 2015 年底，以需要家庭财产的银行流水为由，找他爸爸的一个朋友借的钱比较多。这个叔叔把流水打给了他，但忍不住担心，张力文劝朋友别想太多。直到事情败露，他才反应过来，跟张力文说：“你真是傻了你！我们打电话到国内的等待声音是‘嘟——嘟——’，但是国外的电话是‘嘟嘟嘟——嘟嘟嘟——’，他一直都在国内啊！”

暴露

2016 年 2 月，是谢天琴被害后的第一个春节。福建人乡土情结重，过去的每个春节，吴谢宇一家都是要和老家人一起过的。这在吴谢宇心里，是他该如何面对妈妈被害的重要时间节点。

这之前的 2016 年 1 月 3 日至 6 日，吴谢宇和刘梦在香港玩了三天，这也是二审律师为吴谢宇辩护的一个点。辩护律师称，吴谢宇能够办到港澳通行证，就能办到出国证件。当时吴谢宇携带着不少骗来的资金，英语也很好，完全可以逃到国外生活。但他没有逃走，在 2016 年春节主动暴露了案件。

而从吴谢宇暴露案情的过程来看，他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人生，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想去往哪里。在北大感到学习难以继续下去时，杀害妈妈成了他冥思苦想的事情，他以为那会是他人生的终点。但是每一次面对自己可能失去生命，他又完全做不到自杀。

2016 年 2 月，他跑到刘梦在河南商丘的老家，入住了东方明珠大酒店的 1508 号房，说是去刘梦家提亲。吴谢宇后来提到，他逃亡过程中总是住楼层很高的酒店房间，心里是想着自杀的。当刘梦回家过年，吴谢宇又显得非常依赖她，追着去提亲。他内心总是很孤独，渴望感情，但是真待在一起又不知道怎么交流感情。在两人同居的半年期间，吴谢宇一共用支付宝给刘梦转账了 20 万。

2 月 5 日，吴谢宇和刘梦住在东方明珠大酒店，吴谢宇多次跟刘梦说，要带她去“最幸福的地方”“过最幸福的生活”，还问她：“我死后，你怎么办？”依据吴谢宇的打算，他是想这天自杀的。他应该想过也带刘梦离开这个世界，他劝刘梦喝酒，在刘梦喝的水里和酒里放了安眠药。他和刘梦动情地说起自己对她的爱，两人都流下感动的眼泪。

吴谢宇没有舍得自杀，这更像一个轻微的闹剧。刘梦一直讨厌喝酒，只喝了一两口，水有异味，她一喝马上吐了。

第二天是除夕的前一天了，下午 5 点多，吴谢宇离开东方明珠大酒店 15 楼的房间，走楼梯到了一层。他穿过酒店大堂，在酒店门口拦乘一辆三轮车离开。吴谢宇知道，在他心理上，之前半年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在东方明珠大酒店，他砸自己的电脑、用火烧手机卡和随身物品。电脑里有大量的黄色影片，他不愿意被人发现。接着，从家里赶到酒店的刘梦，看到吴谢宇留下的一台白色联想手机，之前没见过。她按照最后一个通话记录，把电话拨了过去。对方是一个中年妇女，刘梦问吴谢宇在哪里，对方说：“我哪里知道，你问他妈妈啊！”刘梦惊出一身汗，吴谢宇很早就告诉她，他妈妈在他出生时难产死掉了。

此时吴谢宇全部的钱只剩 9 万多，他已经挥霍掉了 130 来万。就是在这天，他给舅舅和张力文等人发去信息，说他和妈妈要从美国回去了，他让舅舅他们去仙游接站。

当刘梦发现东方明珠大酒店内的异常，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大年初一赶到上海的出租房里，发现吴谢宇也是留下一片狼藉。行李箱扔在地上，到处是吴谢宇父母的结婚证、妈妈的户口簿、各种资格证、银行卡、存折和被他剪掉很多字的日记本。刘梦敏锐地感到事情不对，她吓得灵魂出窍，“难道吴谢宇杀了他的妈妈？”

2 月 6 日亲友们收到母子俩要回家的消息后，就联系不上吴谢宇了。张力文跟吴谢宇的舅舅通了电话，大家一合计，才发现他们都借给了吴谢宇母子不少钱。等到 2 月 14 日，大年初七，感觉不对劲的亲人们，从仙游开车到了福州谢天琴家里。这里边有吴谢宇的舅舅、小姨、大姑一家，还有舅舅的朋友。张力文和他的朋友在福州，也约着去谢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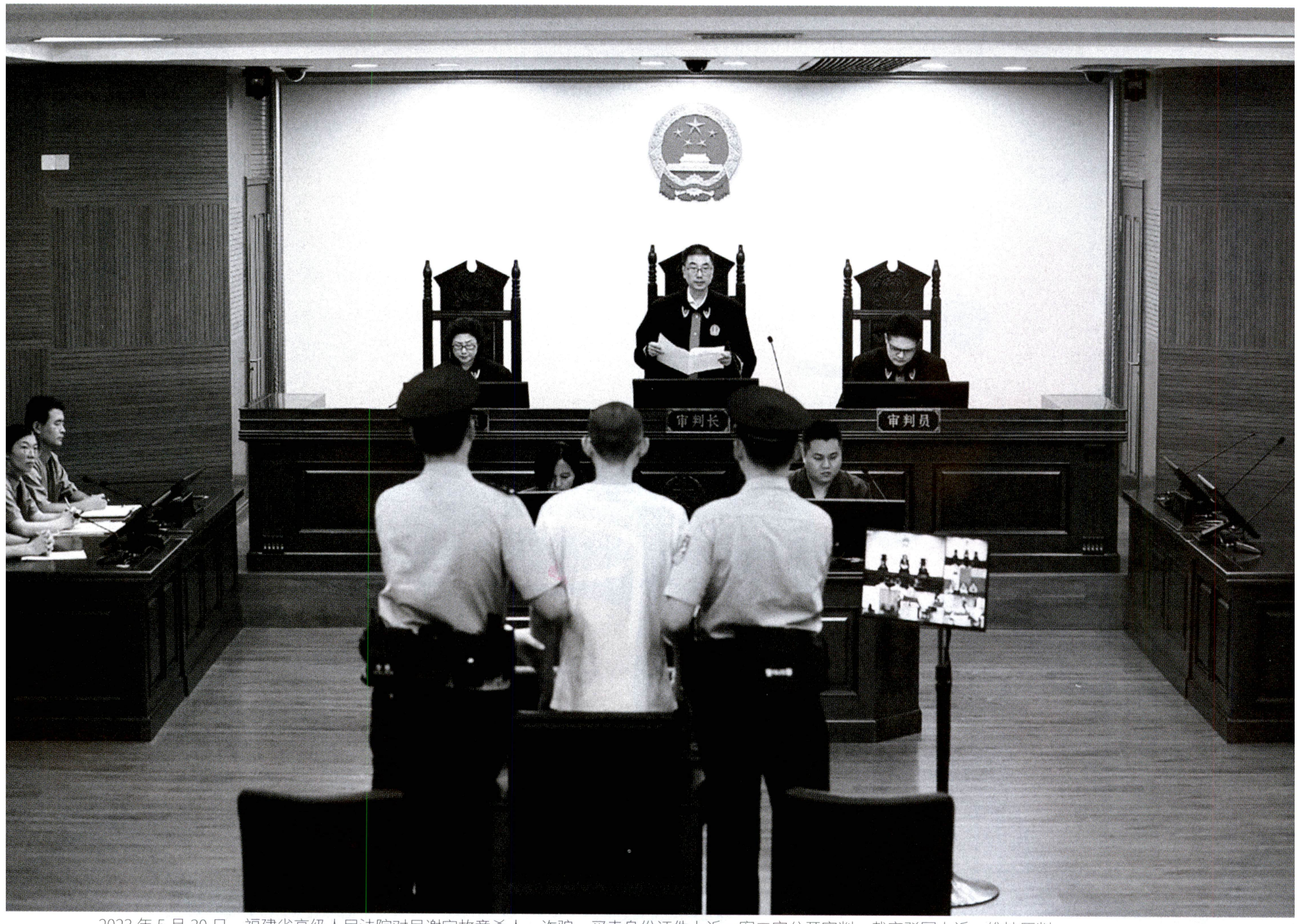
他们给吴谢宇家所在的社区民警打了电话。民警听说他们借了巨款，问道：“这母子二人会不会被人拘禁了？是不是卷入什么诈骗了？”大家没有吴家的门钥匙，就找来了一个开锁师傅，也叫来民警作证。

接下来的场景，远方的吴谢宇通过摄像头，可以完全看得到。这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但是张力文形容开门后的感受，“一开门，世界变了，漆黑一片”。窗帘是拉上的，而且被人用钉子钉住了，屋里有发霉的味道。房门上安装着报警器，方向对着大门，吴谢宇卧室柜子上有一个摄像头，指示灯处于工作状态。房间内所有有缝隙的地方都被纸和胶带封上。地板、桌上散落着大量袋装活性炭，吴谢宇床上用薄膜包裹着的一大堆东西，民警拉了几下没有全部拉开，就报警了。

预感到出了大事的张力文，身体开始剧烈地抖动。后来不知道是谁，找来一件毛衣给他套上，他仍然不停地发抖。



2023.07
少年新知
第七期
少年
夏日里的味觉探险
ISSN 2096-9740
772096 974237
07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扫码购买



2023 年 5 月 30 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上诉一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九章

后来

杀害妈妈后，吴谢宇慢慢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妈妈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想寻死，她正在从丧夫之痛中慢慢走出来，对生活有了新的期望。而在看守所，当被迫面对自己的严重罪行后，他似乎才开始理解，生命对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有后悔的余地了，终于意识到生命可贵，他等来了自己的二审死刑判决。

归案

2019年4月20日，吴谢宇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被公安人员抓获。距离他从河南永城逃走，过去三年多了。张力文听说后，心里还存在一丝侥幸：万一不是吴谢宇干的呢，万一不是呢？

谢天琴的妹妹跟张力文联系时，张力文嘱咐她，快拿些孩子的衣服，把那双他妈妈买好的乔丹鞋也送进看守所。谢天琴最后一次回老家是2015年6月底，她说儿子曾经看上过一双乔丹鞋，这次给他买了，马上他就要去美国留学了。吴谢宇的脚大，45码，买鞋没那么容易。鞋放在谢天琴妹妹那儿，当时她们以为吴谢宇就要回仙游看望外婆，回去就能穿上。

吴谢宇被捕后，张力文给吴谢宇买了衣服，附上500块钱生活费，上面写了他的名字，送进看守所。他给吴谢宇的表哥阿勤打电话，说："你有空给他写一个明信片，写上'爱你的哥哥'，让他觉得社会上还有人爱他。"阿勤答应了。

看守所退回了乔丹鞋，因为上边有鞋带，不符合规定。谢天琴在遇害前给儿子买的物品，他终究是没有机会用上。张力文和他的三个朋友，被司法机关找上门，因为他们是检察院起诉吴谢宇诈骗罪的受害人，吴谢宇一共骗取了他们61万元。张力文和朋友们很快对公安机关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愿意借钱给吴谢宇，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想到他的爸爸，就恨不起来"。但是当校友聚会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与人差点打了起来。人家指着他们愤愤地说：吴谢宇就是杀人犯，该杀，怎么可以帮他？！

张力文跟我们说到这里，眼皮耷拉下来，低下了头，好像是犯了错的人。当我们2022年、2023年见到他时，吴志坚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是他对朋友的情谊，仍然很浓厚。他一会儿说起吴志坚的温和友善，一会讲起与谢天琴相处的往事，他说他很喜欢吴志坚的性格，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理解谢天琴。"她自尊要强，说话有口音，想开玩笑又不会。我觉得我性格中有跟她相似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从小地方落户福州的第一代，童年的贫困和不幸造成的那种自卑，这一辈子恐怕都抹不掉。我们这样经历的人，现在过得再好，内心最深处也是自卑的。我们就是自卑与自傲的奇特混合体。"

几位朋友推选他来做对接记者、联系律师这些事情，他应承了下来，但内心的纠结也显而易见。2022年夏天与我们第一次见面采访前，他到了自己公司楼下，下雨了，他在雨中绕着楼走了好几圈才上来。张力文身高一米六，皮肤黝黑，他说起自己早年在仙游大山里的贫苦生活，读中学时回一趟家要步行好几个小时，沿着无尽的山路一圈圈转啊转啊，然后背点咸菜回学校。他一直不自信，大学毕业分到南平铝厂就遇到大他一岁的吴志坚。吴志坚友善热情，是他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陪伴者。谢天琴很克己，她不是好沟通的人，但从来不奢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几个帮助吴志坚的朋友，经历也很接近，都是从农村一点点奋斗到福州。而考上北大的吴谢宇，到达了他们所有人没有到达的高度，这曾经是多么让他们羡慕的成就啊。

张力文说起他在楼下转了好几圈，"我在想，我该怎么去讲述呢？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这些年我算一个见证者。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家人都留不下来呢，整个家庭就要绝了吗？"他感慨吴家和谢家的命苦，早年为吃饱饭而挣扎，然后是他们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人吃苦考上大学，有了城市户口，找了公家单位，紧接着结婚生子、分到福利房、买了车。这是一个个农村出来的家庭在城市里立住脚的经历，也是一个个中国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愿望。他问我们："中国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吗？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张力文和朋友们在一起时，很少聊吴谢宇的事情，"大家心里都难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劈成两半的大家族

70多岁的外婆程玉英，住在仙游县的木兰溪边。她有时候会念叨起大女儿和外孙。"怎么母子俩到了美国之后，这些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回家看看，也不打个电话？"念叨多了，快言快语的小女儿就会怼她一句："他们也不想你，你想他

们干什么？！”

2022年谢天琴生日期间，老人又念叨起来，谢天琴今年55岁了，到了退休的年纪，也不知道她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学，有没有给她办退休手续。2016年2月18日，公安机关曾向程玉英提取唾液样本，以便进一步确定受害者的身份。但老人家对背后的原因并不知情。

案件一旦浮出水面，在莆田仙游的老家里，吴谢两家就被一劈两半。吴谢宇妈妈这边姓谢的亲人，成了受害人亲属，要为惨死的谢天琴讨个公道；爸爸那边姓吴的亲人，希望法律能手下留情，留吴家唯一的孙子一命。张力文和朋友们想为吴谢宇聘请律师，但外婆作为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对案件并不知情，所以没法以她的名义请律师，最后吴谢宇用的是法律援助律师。吴谢宇的奶奶在他被捕之后半个月去世了。本来吴家也想瞒着老人，但奶奶出门还是听说了，受到严重打击，一病不起。奶奶临终时跟家人说，看能够想什么办法，留孙子一命。

吴家和谢家的亲人对案件的态度不一样，张力文这几个朋友，也感到为难。吴家那边能够商量点事情的，就是吴志坚的大姐阿花。但是阿花毕竟文化程度不高，吴志坚2010年去世后，吴家其实就慢慢地散掉了。

首先是吴志坚的大妹离家了。她找的是个入赘女婿，吴志坚去世后，她更加抱怨吴家没有人照顾她。吴志坚生前报答的是大姐阿花，两个小妹妹因为精神不正常，也长期得到吴志坚的资助。大妹觉得自己一直被忽略，在吴志坚去世后，她和老公一起去夫家生活，与吴家再不来往。2010年后，谢天琴用抚恤金和吴志坚朋友的捐助，一直给吴志坚的妈妈养老。她也贴进去自己的工资，还要应对大姐阿花的借钱。2015年谢天琴去世，吴家在经济上又回到了彻底没有资助的状况。

2019年我们第一次去吴志坚的老家时，他家倒是有了新房子，是用政府的扶贫款在2016年左右盖的。新房的外观有些气派，三层高的水泥房，但是走进去后，里边基本是毛坯状态，吴家人就在里边生活着。那时候吴谢宇的奶奶已经受打击去世，继爷爷还活着，但是没多久也去世了。

2022年、2023年我们又去到吴家，吴志坚最小的妹夫张明，在这几年里成了家里的主人，他表现出一种扬眉吐气的情绪。张明本来是吴志坚托人找来的入赘女婿，外地人，一只手干活受过伤，少了手指。入赘女婿在吴家地位不高，2019年吴家的老人没了，大姐阿花和最小的妹妹不是一个父亲，不太管她。

如今住在吴家扶贫款修的新房里的，是以张明为中心的家庭。张明把自己的妈妈接来养老，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正在读高中。他早已没法像过去那样指望吴志坚的接济，必须在家附近找各种活儿。他老婆智力有障碍，平时去了哪里家人也不管，吃饭的时候找回来。张明的妈妈在这里住了几年，因为听不懂福建方言而显得孤独，她对前来的记者很客气，但是不让自己这个智力障碍的儿媳夹菜，只给她一碗白米饭吃。没人再替吴志坚最小的妹妹撑腰。

大姐阿花无心也无力去照顾这个一堆苦命人的大家族了，她的另一个妹妹因精神分裂正长期住院。她原本眼巴巴地指望着供弟弟读书出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弟弟去世后，她寄希望于考上北大的吴谢宇来改变一切。正如张明回忆吴谢宇考上北大，他脱口而出问我们：“那样的学校毕业出来，以后总归是有年薪百万吧？”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被狠狠砸碎了。大姑的儿子阿勤原本2016年准备结婚，吴谢宇弑母的消息传出来，女方退了婚。30多岁的阿勤还单身，作为亲戚，他们因为这件人伦悲剧而抬不起头。

谢天琴的妹妹，提起姐姐就哭，说姐姐命太苦了。她离婚后住在弟弟家，一起照顾着失明的老母亲。张力文希望他们能出具法律意义上的谅解书，争取保住吴谢宇一命。但是吴谢宇的舅舅和小姨有自己的想法。

2020年12月，吴谢宇的案件一审开庭时，吴谢两边的亲戚和张力文等朋友，聚集到了一起。除了关注案件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吴谢宇涉及诈骗的受害人。在检察机关起诉吴谢宇的犯罪事实里，他除了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母亲，还诈骗了亲戚友人144万元。聚集在一起的亲朋们情绪都不好，也觉得尴尬。吴谢宇的小



上图：重庆江北机场，吴谢宇送朋友时被警方抓获

下图：重庆江北机场



姨哭哭啼啼为姐姐鸣不平，他的大姑希望能留下吴谢宇一命，说不到一起去。

张力文后来也还想劝说吴谢宇的舅舅小姨，能不能在法律上谅解他，先留下孩子一命。在张力文眼里，吴谢宇作为下一辈，还能再对他进行教育。但是舅舅在电话里哭着跟张力文说："求求你们，别再劝了，都别再找我了，我已经被他害得很惨了。"舅舅说2015年吴谢宇找他借钱时，他的生意本来就已经不太好，一下子被骗50多万，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他说老婆因此跟他离婚了，"我也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分裂

吴谢宇似乎很少真实地感受到其他人的处境。他就像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只关注着自己放大的情绪。对于被自己碾碎的家族命运，他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多少感知。

2019年4月被捕后，参与给吴谢宇做笔录的人，对他留下了口才超群、知识丰富的深刻印象。被捕前，吴谢宇以"周晓隆"的名字住在重庆江北区的半山华府，身边还藏着12张从网络上购买的他人身份证。2016年2月在河南永城与刘梦分手后，他逃亡的路线从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到湖南等地。2016年3月1日，他的账户余额只剩下910.44元，诈骗来的144万基本挥霍光了。后来吴谢宇在深圳和重庆的酒吧都当


逃亡期间，吴谢宇在夜店工作过，因为这里人员流动大，他不容易暴露自己

过男模，在重庆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吴谢宇的形象是完全分裂的。2019 年被捕后，他在重庆做男模时的同事群炸了锅，大家对他的印象是“经常笑着脸”“很有礼貌”“不像其他男模咋咋呼呼的”，还有人回忆起，自己觉得他人不错，和和气气的，给他推荐过几次客人。他们对他的另一个印象是节约，但怎么个节约法，也没说，总的评价就是普通，“做事规规矩矩，业绩也平平常常”，过眼即忘。

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中，身处山城的吴谢宇正穿着健身服躺在草坪上朗读英语，片段来自 2019 年 3 月 2 日的《经济学人》网站上的一篇长文，文章分析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执政五年后，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走向问题。

他一方面拥有非常多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在真实的生活中，像个跌跌撞撞学着走路的幼童。2019 年 4 月在机场被捕，是因为他想追求工作中的一位经理，非要去机场送对方出差。但是在同事们看来，这两人是不可能发展恋情的，经理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

被捕后，吴谢宇在写给亲人的信里，写到他是在逃亡的这几年才第一次真正接触社会、体验现实生活，“过去我一直活在书本、小说和影视的虚幻世界之中。只有这几年我才是真正逃脱了禁锢了我十几年的虚幻世界”。大学里他的垮塌，也与害怕面对社会有关，“我没有做好毕业后面对社会的准备，我非常害怕毕业，害怕离开学校，我对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极其悲观，因为我对自己极度没自信”。

吴谢宇知识和心智能力的不匹配，给他做法律援助的律师冯颖也有很深的印象。在头几次会面时，她耐心地听吴谢宇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他喜欢频繁地引用在书本里、电影里看到的语句和场面。他大量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东野圭吾的小说、各种电影片段等，冯颖的感受是，这个小伙子的记忆力实在是好。但是吴谢宇的情绪不稳定，他有时候激奋地表达不惧怕死亡，“你们直接判我死刑吧”，“尽早判吧”，有时候情绪完全崩溃，哭得难以自已。

冯颖敏锐地感受到，吴谢宇根本无法面对自己。她耐心地听完吴谢宇所有的高谈阔论，一次次地，终于，吴谢宇开始说起自己的生活。这些谈论，给冯颖留下两个突出的印象。一个是，“没有什么少年天才，他人前显得轻松，背后学起来非常累非常苦”。她认为他在大学里已经学得很苦了，但怎么别人就轻轻松松比他考得更好？另外，吴谢宇特别希望被人认可，很在乎别人的评价。会见时，他总会询问外边现在怎么评价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冯颖比吴谢宇大十几岁，留着干练的短发，戴着眼镜，说起话来理性也温和。吴谢宇觉得冯颖人好，在心里开始把她当个大姐姐。一审开庭前，冯颖总共见了吴谢宇20多次。有一阵她因为摔坏了腿，很久没有露面。再次会见时，吴谢宇表现得比较牵挂，也会问她的身体情况。冯颖能感觉到他内心很孤独，渴望温暖。

吴谢宇向冯颖的倾诉里，提到高中和大学的学习氛围完全不一样。最快乐的日子是高中，他觉得自己真的就像一颗星一样，这种星在谁面前，都闪耀光芒。同学们都崇拜学习好的，吴谢宇对谁都很热情，别人也很愿意接受这种热情。冯颖向我们说到吴谢宇的感受是，“可是到了大学，当大家不在乎你的时候，你那种热情人家会觉得有点那个，对吧？”

对待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吴谢宇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思维方式，这也让冯颖印象深刻。比如“一个北大学经济的学生，花几十万去买彩票”，还有吴谢宇与性工作者谈恋爱，向对方提亲，半年时间为对方花费了20万元。

从律师辩护的角度来说，冯颖提议给吴谢宇做精神鉴定，并且也想知道他和妈妈相处的情况。

吴谢宇对做精神鉴定的提议完全拒绝，说到妈妈，他非常维护，他说谢天琴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很辛苦，很完美。他绝对不接受为了脱罪而说妈妈半句不是。他后来在信里对舅舅的解释是：“我对妈妈，是爱，不是恨或世人可能会猜测的其他任何负面情感。我太爱太爱我妈妈了，可，我从小就不知道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去好好爱一个人。”他后来在看守所写了大量自述材料，而写这些“内心最深处最根本最强烈的动机”，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最好的老师”，“我妈妈是绝不能被怪罪的，一丁点都绝不行的！”

为什么要在2016年的春节主动暴露案件？吴谢宇的解释是：“我觉得我妈一个人放在那边（被杀害在家里）太惨了。”

“我要活”

2020年12月24日，吴谢宇涉嫌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第一次开庭。吴谢宇后来提到他在庭审上的感受，他原本想象了无数次，他看到被自己伤害的亲人长辈们，会走过去跪下，向他们磕头认错。但是，“真开了庭我才知道一切都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戴着手铐脚镣，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走路都艰难，我走进法庭就开始害怕，我不敢往旁听席看，我怕看到你们。直到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如过去那般胆小懦弱……”

吴谢宇对事情的描述，总是陷入“我原以为”和“才发现是这样”的矛盾当中。他在头脑中有一系列关于很多事情的想象，这种想象来自于他读小说看电影得出的经验。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他并不屑于真诚地通过人际交往来感受，后来他提到这种“当时是自以为是”的心情。

包括他对妈妈去世之后的想象。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出示了谢天琴被杀害之后的照片。由于案件过了半年才暴露，检察机关出示的照片也是

“我妈妈是绝不能被怪罪的，一丁点都绝不行的！”

谢天琴被杀害半年之后的样子。吴谢宇说，这张照片彻底压垮了他，“我的妈妈已变成了那样的凄惨、那样的丑陋可怖啊！”“那张照片是妈妈死后变成的样子，上帝啊，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妈妈总是那么地爱干净，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总是那么美丽娴雅的，我妈妈最后竟变成了那副模样啊！”而他幻想着因为他买了很多防腐剂，“妈妈走后就像白雪公主、就像睡美人”。

旁听了第一次开庭的张力文，在吴谢宇厚厚的防护服之下，也能感觉到他的不稳定和脆弱。他哽咽着提到，“有爸才有家”，对爸爸的离世一直不能释怀。他强调妈妈的完美，一点都不能责怪妈妈。对于自己和同居女友刘梦的关系，他理解的是他应该绝对服从，像个机器人一样。

大约 8 个月后，吴谢宇等来了一审的死刑判决。他后来写信给张力文，“我听到了你们四位叔叔对我谅解，无比感动感激又羞愧内疚，但我听到我的阿姨（小姨）、舅舅都没谅解我，我顿时如坠冰窖、心如死灰”。

当“死亡”这个让吴谢宇极度恐惧的事情真的迫近了，吴谢宇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很绝望，之前像行尸走肉，不说自己像是吴谢宇。被抓后，被迫去回忆一些事情很痛苦、很羞愧，觉得自己像个畜生”。

他选择了上诉，因为在看守所看了一本法律书，他希望这本书的作者成为他二审的辩护律师。吴谢宇的上诉理由为：作案后极其悔恨，愿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愿意赔偿被骗亲友的经济损失，其并非如一审认定的毫无悔意，请求改判死缓，给其一个活着赎罪的机会。

吴谢宇开始给大姑、舅舅、小姨、张力文等人写信，既是讲自己从小成长的心路历程，也在求他们谅解自己。特别是舅舅、小姨，他们的谅解有可能给他带来生的希望。

阿姨（小姨），我也不想瞒你，我写这封信想向你认错，想和你说对不起，想给你一个交代，想让你能好受一点点，但，也为了我自己。

我现在的情况呢，可以说到了最后时刻了。我被判了死刑，虽然有上诉，但没有意外的话二审也会维持原判，也就是还是判我死刑……

我确实明白这都是我罪有应得……

只是呢，我还是想告诉你：

阿姨，我想要活下去，我真的无比渴望能活下去！

舅，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我被福州中院一审判了死刑，虽然我上诉了，但希望很渺茫，按照法律程序，接下来是福建省高院二审判决，如果省高院仍然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的希望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如果最高法也核准了死刑，那我就将被执行死刑了。我知道这全是我自食其果，我现在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日了。

请求你谅解我，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我请你给我一个活着去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的机会。

在吴谢宇之前所有关于自己的叙述中，他的情感似乎和妈妈是一体的。他有聪慧的学习知识的头脑，可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为什么要杀掉自己这么爱的妈妈？他虽然给出了很多理由，可实际上又没法让人信服。他笃信妈妈是完美的，是容不得一丝挑剔的。

如果他有能力辨析妈妈和自己的不同，能看到妈妈性格的局限而不用完全认同，他或许就无需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撕扯掉捆绑着他的紧箍咒。妈妈的认知局限着他，而他为了做让妈妈喜欢的孩子，不自觉地成为禁锢自己的共谋者。悲惨的是，他剥夺了妈妈的生命，而等到他真正面临被剥夺生命时，他才开始“破壳而出”，直接喊出——“我想活”。

2021 年 8 月一审死刑判决后，他写信求这些长辈们，“我等了这么久，想等我的亲人长辈们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话：‘你要好好活下去！’……你愿意救我的慈悲情义之心，已经救了我！”每一封信，他的署名都是，“不孝逆子 吴谢宇”。他期盼着亲人回信，“哪怕只有一个字都好”，留下自己在看守所的地址。

但是没人回信。即使是有心帮助吴谢宇的张力文，也没有回信。其实哪怕是好好读一遍吴谢宇的信，他都说自己头疼。吴谢宇在 2015 年骗钱



上图：吴谢宇姑父住在吴家新建的房子里（摄于2019年）

下图：2019年吴谢宇被捕时，他的继爷爷还健在，但随着吴志坚、谢天琴相继去世，吴家的大家庭已经散掉了

的时候，曾大段大段给张力文发信息，张力文说这些信息在自己的旧手机里，他不想再翻看。从朋友情谊来说，他希望吴家能留下后人，但是从人伦道德来说，他没有办法去安慰吴谢宇。吴谢宇刚被捕的时候，他递东西进去，托警官带的话是，“好自为之”。

提到谢天琴被杀害，他突然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闭着眼，难过地摇晃着头，“不要说这个了，不要说了”。那种悲伤的神色，让人动容。

像个好学生

因为新冠疫情的管制措施，吴谢宇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都延长了。他待在看守所里，再次像一个好学生一样，看书写作，表现得非常乐于助人。

2019年12月因非法采矿被抓进看守所的秦云刚，与吴谢宇相处了15个月。吴谢宇的文化水准高，这仍然是他的一个重要标签，他热心指导看所守的其他人，比如怎么理解诗句、孩子要不要考985学校，他自己一有空就埋头写东西。秦云刚近50岁了，文化水平低，在看守所里也学着背诗。吴谢宇借着给大家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劝慰他们要立志，不要在里面垂头丧气。秦云刚说：“讲句不好听的，在看守所那种逆境的地方，有些人自杀的心都有，但吴谢宇在里边很积极。”秦云刚损失了很多钱，吴谢宇一直劝解他，“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说人生有很多惊涛骇浪，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在某种程度上，吴谢宇可能又找回了自己被需要的感觉，被需要使他认为自己有价值。他在看守所里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天冷的时候，他看到别人洗衣服，就去帮人洗。2021年中，秦云刚的案子判下来了，他转移到了监狱。吴谢宇给秦云刚写信，一直说秦云刚为人非常好。秦云刚想回信，但发现监狱不让他们给看守所写信。

冯颖作为一审辩护律师，本来和吴谢宇的交道就此结束了。但是吴谢宇仍然把冯颖当作一个知心姐姐，过一段时间就给她写信，他像一个想得到表扬的好学生一样，汇报自己在看守所积极帮助他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冯颖给他回信，但是会提醒他，“你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为二审多做准备吧”。

2021年4月，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前，吴谢宇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写了长达100多页的自述材料。他像个知错的孩子一样，一再表示自己完全悔悟，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非常罪恶。似乎他认识到错误非常难得，值得轻判。他的自述材料写得像篇长论文，有总论点和七八个分论点，每个论点他又分开陈述。但是在外人读来，吴谢宇的叙述非常重复，翻来覆去说着他怎么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高材生，做了极为罪恶的弑母举动。他在逃亡过程中，一点点接触到真实生活，从而意识到生活的美好，以及自己的罪恶。

在他的这份自述材料里，他说他后来意识到，妈妈还是热爱生活的。妈妈谢天琴的形象立体了起来。吴谢宇说，他回忆起妈妈爱吃零食。逛超市的时候，总是在零食区徘徊很久，拿不定买什么。最后妈妈会什么爱吃的都买一点，很浓的酸奶、沙琪玛、牛奶味和原味的立顿威化饼干、奥利奥、牛肉粒……妈妈最爱的花是三角梅，妈妈还会在家里阳台上养芦荟、养仙人掌。“每次她看到花盆泥土里冒出的嫩绿的小三叶草，还会经常怜惜地给小草浇点水呢。”他说他终于意识到，“啊！妈妈其实就是这么一枚可爱的吃货，就是这么一个爱花爱美的女孩……”

吴谢宇说2016年3月份左右，他在逃亡路上读了《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是一本指导人对自我进行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读物。“以前我很少读这样的书，更从不会把书用到我自己身上去看看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因为我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地觉得：‘我怎么可能会出问题？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心理疾病？’但，现在我已知道我的整个思想观念一定出了最根本、最可怕的大问题，于是我才终于开始真正

最后妈妈会什么爱吃的都买一点，很浓的酸奶、沙琪玛、牛奶味和原味的立顿威化饼干、奥利奥、牛肉粒……



（IC photo 供图）

2023 年 5 月 19 日，市民从福州市高级人民法院电子公告牌旁经过。中止审理一年多后，“吴谢宇弑母案”再度开庭

地反躬自省。”

他还很有兴致地提到，他在逃亡途中和在看守所里，没有一刻不在学习和努力。勤奋早已刻进基因，他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为了证明他意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已经在改过自新，他提到他在重庆给两个孩子做家教。这两个孩子的家庭都有复杂的故事，而他努力跟家长谈心，让家长鼓励孩子说出真心话，为他们协调家庭矛盾。

2021 年底，在和二审辩护律师会见时，吴谢宇仍然在乎外界的看法，“我在看守所写的一些东西，都是为了做一个交代，不想让大家把我看得太坏”。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执着于自己因为爱妈妈才杀害她，“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去做，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会提到公安的陶警官、检察官都对他很好，原先的想法都是自以为是，如果之前能有这样的开导，他就不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经济上怎么补偿亲友，吴谢宇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家在马尾的那套 98 平方米的房子，市价 150 万左右，与他骗取亲人的 144 万很接近。他希望卖了这套房子来补偿大家。

张力文和他的三个朋友马上表示，他们被骗的 61 万元，就留给吴家。吴家又陷入了贫苦的命运，而他们也就只能帮这么多。卖房剩下的钱可以弥补吴谢宇舅舅和小姨的损失，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吴谢宇的小姨和舅舅，对这种方案一直不表态。谢天琴的遗体，这么多年一直在殡仪馆里，并未入土为安。前姨父刘裕宗听说了这件事后，第一反应是，“这当然应该是吴家人来解决啊，谢天琴嫁给吴家了，就是吴家的人”。吴家唯一能出面的大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舅舅和小姨，与大姐谢天琴一样，本来就不喜欢与外界的各种往来。“反右”时父亲因迫害而眼瞎，给他们留下的苦命的伤痕，因谢天琴的被害而变得更加不可触碰。

在高大漂亮的新商品房的包围下，吴谢宇和

妈妈曾经生活的“铁二中”的家属楼，显得更加破旧。五号楼的102因为成了惨案的现场，至今仍空着。但是楼里其他人的生活继续着。2022年夏天，我们去探访时，马老师正在邻居家打着麻将。这些邻居都是谢天琴的老同事，提起谢天琴，每个人看法不同，语气也不一样。马老师跟谢天琴感情深，伤心事再次被提起，她难受了很久。

2023年春天，疫情的管控措施解除，吴谢宇二审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当我们再次找到马老师，她说她再也不打麻将了，因为一到那个场景，就会想起大家谈论谢天琴，触动了她的伤心事。每一次想起谢天琴，她就睡不着觉，嘴里起泡，好几天才能消下去。

二审判决会是怎样的呢？马老师低着头，她跟吴谢宇的小姨来往很多，很替小姨舅舅的立场考虑，但是她叹着气说：“如果去问谢天琴，她是不希望孩子死的吧。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当妈的心。”

2021年8月吴谢宇被一审判决为死刑后，他开始了每天戴着脚镣手铐的日子。死亡离得近了，他一封封地给亲友写信。“大姑，如果我现在死了，那我给我爸妈给你们带来的所有耻辱就连一丁点洗刷挽回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现在死了，我就将永远以眼前这个可恶可恨可悲可鄙的罪人为结局了啊，我不甘心！我现在时间真的真的很有限，我在写一些材料，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生的机会……”

而追求完美的他，在信的末尾还会向亲人解释，因为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字写得难看，请不要怪罪。他也在给合议庭的信里提到他从小到大的好分数、竞赛名次，以及他高中时被评为“省三好学生”，以证明他有“赎罪的能力”。

在极强的求生欲被唤醒后，2023年5月30日，吴谢宇等来了对他的二审死刑判决。

吴谢宇在狱中写了近1000页的各种自述材料，他总是在想着向世人证明，他不坏，他的家庭也很好。在2021年4月写给合议庭的材料里，有一段非常特殊，吴谢宇幻想着如果妈妈没死，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这样写道，他会娶个孝顺的女孩，生个孩子，让妈妈享受天伦之乐。妈妈陪着孙儿，教他读《唐诗三百首》，陪他看《米老鼠和唐老鸭》，就像小时候对待他一样。妈妈会跟孙儿一遍遍讲吴谢宇小时候的故事，一直到孙儿捂住奶奶的嘴，“好啦好啦，爸爸小时候的事情，你都给我说过好多遍，我都会背啦”。谢天琴会怜爱地摸摸孙子的头，笑着说自己真是老了，记性不好。

谢天琴不太爱出远门，以前每次出门回家，会说，“好累，又要洗一大堆衣服了”。所以吴谢宇想象着，他以后只用偶尔带妈妈出去旅游，带吃货妈妈去品尝各地小吃。他要买一台很大的电视，这样妈妈在家就能和孙子一起看很多电影。妈妈带着孙子，就像吴谢宇小时候一样，一起看《纵横四海》《东成西就》，一起看赵本山高秀敏的小品。吴谢宇小时候常常笑得趴在地上，猛拍地板，谢天琴看着儿子，笑得饭都吃不了。谢天琴总是闲不住，即使嘴上说累，也不停地忙着。小时候吴谢宇哮喘犯了，谢天琴陪着床上的儿子，唱着《大海啊，故乡》。

吴谢宇说，妈妈老到了要离世的那天，他一定要握住妈妈的手，好好陪妈妈说话。他要把爸爸离世时他不敢面对的、他后来悔恨不已的，给弥补了。

在他的想象中，“接着，妈妈会看着我的眼睛，说出那句我等了一辈子、盼了一生的话：‘小宇，你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骄傲。妈妈这一辈子啊，挺满足的了。’最后，我会在无法想象的幸福与悲伤中，对妈妈说出我在心中藏了一辈子的话，‘妈，我最幸运最幸福的事，就是有你做我妈妈，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文中除谢天琴、吴志坚、吴谢宇为本名外，其他均为化名。本刊记者杨璐、王海燕、陈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吴谢宇小时候常常笑得趴在地上，猛拍地板，谢天琴看着儿子，笑得饭都吃不了。

一线城市的房租为何跌了？

主笔 · 谢九

6、7 月份一向是租房市场的旺季，因为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带来了大量的租房需求。今年 6 月份却一反常态，一线城市的租房价格不涨反跌。

按照市场研究机构诸葛找房的数据，今年 6 月份，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为 88.15 元 / 平方米·月，环比下跌 0.29%。从以往历史数据来看，除了 2020 年 6 月份一线城市因为疫情导致租金下跌，其他年份的 6 月份租金都明显上涨。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主要体现在购房市场，而这种寒气开始逐渐向租房市场传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揭示了当前租房市场的状况。我国的 CPI 指数最近一直在低位运行，房屋租赁价格下跌，就是拉低物价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 5 月份的 CPI 数据来看，同比涨幅只有 0.2%。在 CPI 构成的八大类别中，五项上涨，其余下跌的三类商品分别是居住、生活用品和服务以及交通通信。按照我国 CPI 的统计方式，居住一类并不是指房价，而是指房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 月份的房屋租赁价格同比下跌 0.2%，环比下跌 0.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的房租数据形成了一定的印证，显示出当前租房市场进入了下行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一向是租金最坚挺的区域，现在为何也出现租金下跌呢？

背后的原因，要从最核心的供需关系来探究。

按照常理，6 月份是大学生毕业季，尤其是一线城市，更是很多毕业生的首选。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创下了 1158 万人的新高，原本应该推高一线城市的租房价格，但是一线城市的租金不涨反跌，原因在于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创下了新高。今年 5 月份，青年失业率高达 20.8%，这就意味着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房租负担能力大大降低，很多“北漂”“沪漂”的年轻人只能选择与更多的人一起合租，或者住到更偏远的地区，以一切方式节省房租开支，这就使得租房市场的需求能力下降。

从一线城市来看，由于租金和其他生活成本很高，最近几年，很多人选择离开一线城市，转而去压力较小的二线城市打拼。2022 年，我国四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全部减少：北京常住人口 2184 万人，比上年减少 4.3 万人；上海常住人口 2475 万人，比上年减少 13.54 万人；广州常住人口 1873 万人，比上年减少 7.65 万人；深圳常住人口 1766 万人，比上年减少 1.98 万人。连人口最年轻、人口流入最快的深圳，去年都出现了人口减少。

四大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集体减少，一方面有人口自然增长和老化等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外来人口流入减少。由于就业机会减少，加上生活成本太高，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一线城市，回流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在这样的人口流动趋势下，一线城市的租房需求随之萎缩，租金也就不再坚挺。

除了需求层面萎缩之外，租房市场的供应增加，也加大了房租下跌的压力。最近几年，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租房市场，将租房市场提高到和购房市场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健全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租赁体系”。表明将住房租赁市场提高到和购房市场同等重要的地位。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从“购租并举”到“租购并举”，“租房”的重要性更是超过了“购房”。

202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其中提出“需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租房成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近几年，住房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线城市纷纷加大对租房市场的扶持力度，包括对租赁住房的土地给予倾斜，整合城中村的住房资源等，以各种方式增加租房市场的供应。

比如深圳，今年4月份宣布将提高“十四五”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将原本的54万套（间）提高到不少于74万套（间）；计划筹集公共租赁住房6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60万套（间）以及共有产权住房8万套。2023年深圳要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8.5万套，而其去年一年的一手和二手住宅成交套数也不过5万多套，深圳提供保障房的力度可见一斑。

上海的保障房目标是，“十四五”期间形成供应租赁住房超过42万套（间、宿舍床位），占住房供应总套数的40%。其中，租赁房22万套（间）、宿舍床位20万张。

北京的“十四五”保障房目标是，“将力争建设筹集公租房6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间）、共有产权住房6万套。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力度，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共有产权住房供地占住房用地比重分别不低于15%、10%、15%”。

广州的保障房目标是，到2025年完成66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公租房3万套、共有产权住房3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60万套。而广州在“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期间，一手住宅的成交量只有50多万套。

从一线城市来看，租房市场的供给越来越多，需求却越来越萎缩，供需天平的失衡导致租金下滑。一线城市的房租下跌，对于需要租房的民众而言，自然是好事，可以极大地减轻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

房租下跌，对于房价可能会形成新的压力。对于房东而言，持有一套投资性房产，主要回报来自于房屋增值及房租。现在购房市场低迷，房屋增值的空间越来越小，贬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房租就成为房东的主要回报点。当房租也开始下跌，甚至无法覆盖房贷成本，那么房东的持有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如果房屋无法增值，租金又在下跌，很多房东可能会考虑出售房产，反过来就会进一步加剧房价的下行压力。

像种水果那样种粮食

主笔 · 袁越

我们的祖先在一万多年前发明了农业，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走向。此后经过无数先辈的不断努力，全球农业的操作流程到 19 世纪末期时已然定型。无论来自哪里的农民，都必须依次完成制种、犁地、除草、播种、育苗、施肥、灌溉、杀虫和收割这几个步骤，缺一不可。

以上所说的农业主要是指粮食作物的种植，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和大豆这几大类。但是，如果我们把讨论范围扩大到水果和蔬菜，情况就不同了。大部分水果都是长在树上的，只需种植一次就可以收获很多年。还有一部分蔬菜也是多年生的，像韭菜、香椿、芦笋、芋头和莲藕等都是如此。种植这些多年生农作物的农民省掉了制种、播种、犁地和育苗等环节，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除了节约劳动力之外，多年生农作物的最大优势就是环保。具体来说，一年生农作物在每一次播种之前都需要犁地，这是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因为生长季短，一年生农作物的根系普遍较浅，只能利用表层土壤里的营养物质，所以需要不断施肥才能长得好；一年生农作物在长大之前，土壤只能暴露在阳光下，不利于涵养水分。农业之所以被看作一项对环境很不友好的人类行为，与上述因素有直接关系。

世界上有很多植物都是多年生的，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从它们当中挑选驯化对象呢？答案与植物的能量分配模式有关。只有那些一年生的植物才会在临死之前把所有的能量全都用于生产种子，所以一年生植物的种子往往要比多年生植物的种子数量更多、体积更大，营养也更丰富，祖先们的选择是有道理的。

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一年生农作物的害处，开始尝试做出改变。苏联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着手培养多年生小麦，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又有不少人尝试培养多年生的水稻、大豆、高粱和向日葵等农作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存在各式各样的缺陷。

首先，这些多年生农作物能够依靠根茎或者匍匐茎来繁殖，收割过一茬之后还可以继续生长，但如果冬天太冷的话，根茎或匍匐茎会被冻死，所以这些新型农作物的适用范围有限；其次，多年生农作物对于现有的轮作体系不够友好，农民的选择少了；再次，多年生农作物容易发生病虫害，可能需要加大农药的投入量；更重要的是，农民早已习惯了传统的种植方式，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话虽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在积极推进这项农业改革。中国是多年生水稻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军者，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胡凤益通过对亚洲栽培稻和非洲长雄野生稻之间的杂交，培育出一种多年生的水稻品种 PR23。胡教授在 2022 年 11 月 7 日出版的《自然 · 可持续性》（*Nature Sustainabilit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这个品种在连续种植 4 年、每年收获两季的情况下，每季每公顷的产量仍然可以达到 6.8 吨的水平，和一年生水稻每公顷 6.7 吨的水平不相上下。但因为省掉了买种、育苗、插秧和犁地等环节，新品种节约了将近 60% 的劳动力和 50% 的种植成本，深受当地农民欢迎。

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将这一成果评选为“2022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是十大突破里唯一的农业项目。如果这项技术能够普及开来，就将彻底改变现有农业的格局，对保护地球生态系统起到积极的作用。


（视觉中国 供图）

借栀子花香，用文化点亮乡村

文 · 王宏伟　浦宣

每年初夏，栀子花进入花期，浓郁的花香就弥漫在南京市浦口区响堂村的各个角落。采摘后的12小时内，带着露珠的响堂栀子花束将为北京市民捎去江南初夏的芬芳，给上海街头的梧桐树影染上一抹香甜，成为广州大学生毕业季带着清香的青春记忆……响堂栀子花，作为金陵风物之美热销全国，作为文化意象又如何赋能乡村振兴？连续三年举办的响堂栀子花大会书写了从一朵花到一个文化IP的传奇。

响堂栀子花大会每年择时端午，是传统民俗和时尚生活的嘉年华。游客既能体验扎艾草束、包粽子、做香囊、编五彩绳等传统民俗，又能参加响堂山谷歌会、响堂生活季艺术展等时尚文化活动。2022年，响堂有了由本土民谣歌手刘莱斯团队创作的村歌《山谷里的时光》，稻田、炊烟和远山就此变得青春、流行和文艺范儿。

乡村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故乡，没有乡村美学复兴就没有真正的乡村振兴。今年栀子花大会，新开放的向山文化空间推出“老山灵奇志”手稿展，展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院长薛峰领衔设计的六款中国风特色灵兽IP，与之配套的还有手账本、明信片、咖啡袋、文身贴和抱枕等文创产品。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南京大学生赵桐观展后说：“生机勃勃又充满神秘感的山野，正是灵兽的最佳藏身地。栀丘兽会飞会唱歌、珍馐兽的叫声‘咕嘟咕嘟’如同煮汤、云深兽能采山中草药救治病人、烟火兽会放烟花庆祝节日……简直是《山海经》版的‘神奇动物在哪里’。”

同样令人惊艳的还有“昆虫音乐时光”艺术装置，南艺的师生把采自老山森林深处的昆虫声音进行数字化和电子合成，让最天然的声音与最前卫的配乐融为一体，制作出别具一格的天籁之声。可以说，用文艺重构乡村印象，寻找传统文化、自然生态与现代生活的联结，正是响堂的乡村美学密码。

城市化不仅发生在城市，也蕴含了乡村对城市的输送、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快节奏和高压力的城市生活，让每个人都有片刻归隐田园的渴望。除了自然山水和闲适悠闲，栀子花飘香的响堂如何让乡居生活更美好？社会力量和新村民的加入带来文化、艺术和产业相融合，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生活的新图景。响堂的议事中心“堂屋”如同一个巨大的斗笠，飘浮在山谷雾霭间，将以小剧场演出为核心，同时承载会务、展览功能；向山文化空间的绘本馆主打亲子阅读，南艺美术馆将之作为亲子阅读基地，每个月推出插画、观鸟、徒步、植物探秘等主题活动；宿里民宿酒店将欧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花迹餐饮以中式健康饮食为特色……它们都在今年栀子花大会开业或首秀，让城市的审美融入乡村、让城市的居民走进乡村，继而带动乡村的振兴和发展。

“响堂计划”引入新村民，同样改变了乡村的模样。设计师陈卫新为响堂打造乡村图书馆；“收故事的老万”万俊希望把物件、美食、故事融在山居的日子里，集成一本响堂故事会；艺术家王克震租下村民的房子，将之改造成绿色庭院，不仅收了租金还留下了美宅，乡村也一天天变靓变美。随着更多的艺术家、设计师、新消费主理人、新农人等加入，当地拥有了现代品位的诗意田园生活，而这正是响堂的人气和流量密码。

今年的响堂栀子花大会，还为文化活动赋予了公益属性。由南京老山景区生态保护与发展促进中心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栀育公益联盟”，联合浦口区多家文旅企业参与，积极推进全社会参与老山生物保护，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从2023年开始，联盟将推出公益展览、公益演出、公益少儿绘画比赛、自然保护课题研究、户外课堂等围绕生物多样性的系列公益活动，让南京老山的神奇生物走进人们的生活。

就在不久前，响堂向山文化空间上新了两款“村咖”。一款叫云雾雪松冰咖，用薄荷模拟含着雪的口感；另一款名为山谷雏菊，混合了雏菊、燕麦等植物芳香。天然乡野的口感融入象征潮流生活的咖啡，每个远道而来品尝它们的人，都会感受到一朵栀子花如何从农产品变成一个文化符号，进而转化为文化动能，改变了乡村的模样。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纂修（7）

翁方纲：苏轼的铁粉

文 · 卜键

翁方纲是清代大文人、大书法家，也是大学者。

常见有人试图以文人与学者相比较，大约因看多了“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之类，便尔推崇学者，认为胜文人一筹。实则在先秦典籍中，文人意味着知书能文，学者较多指学习，近似于学生之义。后世通儒渐少，学科日细，一意求专求深，学者和专家的含义重叠，更强调埋首青灯黄卷，也与诗酒挥洒的文人渐行渐远。其实字词的概念很难笼罩人之性情修为，一身文、学兼具者历来不乏其人。“五纂修”中如前面写到的姚鼐、程晋芳，以及本节要写的翁方纲，都有着博通的学识，同时亦文采飞扬。

翁方纲号覃溪，亦号苏斋，自幼天资过人，与朱筠、朱珪同为京畿大兴的少年才俊。他于乾隆十七年考取二甲进士，年仅19岁，选庶吉士，学习清书（满文），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因文笔颇佳，又有一笔端严秀逸的楷书，弘历对之印象上佳，擢为日讲起居注官，并接连命为乡试副考官、正考官。那时的翰詹大考，出题一向精灵古怪，阅卷亦严苛，京师戏称“翰林出痘”。二十八年五月，翁方纲被大考弄得灰头土脸，列于第三等。这个等次通常会被降调，皇上觉得人才难得，仅予罚俸一年的薄惩。二十九年七月，他受命接任广东学政，第二年换届时留任，三十三年九月再次留任。似此只能是出于皇上的倚信，又有较为丰厚的养廉银，方纲颇引以为豪，特制“三任广东学政”印章，以示纪念。

在一个位置上待得太久，难免滋生弊端，翁方纲尽管居官清廉，也遭遇到意外的麻烦。三十六年十月，乡试已过，接任广东学政的人选也已宣布，本来已没有他什么事了，而因该年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有旨“将各省应试士子年臻耄耋者，特赐举人”。多数省份呈报一二人，广东居然上报“九十以上者三名，八十以上者十六名”。弘历阅折立刻上火，谕曰：“此必若辈见有上年恩旨，各萌幸泽之心，增填年齿，以致多人混冒，岂知锡庆惟从核实。而名器难以滥邀，似此作伪涉欺，岂能逃朕之洞鉴！而士习所关，尤不可不防其渐。”他说三个90岁以上的试子（即考生），就算虚报也不会悬殊太大，命广东巡抚德保查明姓名，核实年岁另行奏闻；但认为那十几个自称80岁以上的大多虚假，连查都不必查了，“不然，何上科未闻一人，而今年遽聚至如许耶？”巡抚为乡试监临官，德保不经过详细核查，照单率行入奏，被交部察议。而有资格参加乡试的考生，必须经过学政查验年岁相貌，造册录送，应负主要责任。试子的年龄造假是科场积弊之一：中年者为日后做官计，“减少岁数者，十居八九”；及至老年，为得到天子恩赐，又设法往大里增添。乾隆早知其弊，小小不然也就算了，竟然一下子搞出这么多来，遂加痛责：“翁方纲竟尔听其私改，置若罔闻，所司何事？”吏部很快做出处分，方纲灰溜溜回京待业。恓惶的日子过了半年，幸遇四库开馆，刘统勋奏称翁方纲等“留心典籍，见闻颇广，请充补四库全书纂修官”，皇上即予批准。

比起其他四位，翁方纲的确是见多识广，做过主考官，又有过提督一省学政的经验，待人也显得和悦友善，与大家相处愉快。今天常以“工程”指称文化项目，兴修四库的确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和出版工程。“五纂修”的工作相对独立，而不管是挑选内府书目、确定应刻应抄，还是撰写提要，都应集思广益，也需要下一番考辨功夫。这就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翰林院收藏丰富，但不可能有太多副本，个人藏书则差别很大，必须互通有无。方纲先与五人中最年长的程晋芳商量，理出一个分工协作的思路：每日清晨大家到馆会合，各自处理所办书籍，然后在宝善亭集中，沟通商量，就发现的问题“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若谁家有就次日带来，如都没有，则去琉璃厂书肆访查。当时有很多江浙书商蒐罗各种版本

运到北京，聚集于五柳居、文粹堂等处，可暂借，也可转抄，给众纂修带来极大便利。

而翁方纲只是自觉协调一些办书程序，不具有管理职责，真正管事的是提调官，再上面还有总校、总纂、副总裁、总裁等。在他们入馆之初，将内府各处藏书目录很快研究并勾选一遍，外省征集之书未到，“五纂修”也被指派参与一些《永乐大典》的辑佚；即使各地书送到后，仍兼着对大典辑佚本的复校之责。当时纪昀等人在翰林院原心亭，与五人所在的宝善亭近在咫尺，取活交活都方便。《翁氏家事略记》有“五月二日，取原心亭纪、励诸公校《永乐大典》册子三本，即于宝善亭校讫，交鱼门手”一段，可为证明，亦能见出编纂工作的要求很紧凑。

翁氏所说的“五月”，应是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大家已能每天下班回家。而此前的编校节奏更快，乃至于众纂修要集中住在翰林院加班，日夜兴办。方纲写过一首《永乐大典余纸歌并序》：

乾隆癸巳春，诏开四库全书馆，命翰林诸臣取院中所贮嘉靖重录《永乐大典》分种编辑，每卷尾有余纸，以赐诸臣。臣谨装册赋诗纪焉。

澄心堂纸欧阳诗，此纸年数倍过之。况闻郁冈比韵海，不徒博物赐陟厘。中天帝文四库启，秘馆特遣儒臣披。尾曰侍郎臣拱上，院体细楷沙画锥。幅余茧素灿如雪，诏给臣等供其私。归来作笺效减样，试墨但愧无好词。院斋去岁宿旬月，篇目二万重寻思。借编崇文秘书录，因想解缙刘季篪。历城周髯要我咏，六十卷第钞已疲。莫生界画索小字，灯前絮语又及期。笑人装潢熟纸匠，万番堆案徒手胝。勿言文董但一艺，赝语想象无由追。

余纸，即《永乐大典》卷册末尾的空白纸张。弘历见其光洁可爱，复历经二三百年岁月，全无新纸之火气，命人裁下来自用，也赏赐群臣（今天看来，即便够不上破坏文物，也是大过错）。翁方纲得之欣喜，题诗记之。先后在事的纂修官数百人，似乎只有他留下较多的编纂记录，为今天的研究者所重视。

每逢朝廷大祀，君臣都要按照礼仪规定的天数斋宿。皇帝有斋宫，翰林官员则住在院内西斋房，此时正好供馆臣加班时下榻。“院斋去岁宿旬月，篇目二万重寻思”，说的是去年住在翰林院斋房合计有一二十天，集中对全部篇目斟酌审议。后面提到的周髯，即周永年，请方纲赋诗，回称自己阅抄过多，太累了；莫生，为庶吉士莫瞻菉，请方纲为绘画题款，也在其睡觉前婉转提醒。由此映照出一个不矜不伐的翁方纲，与同仁轻松相处，并不限于“五纂修”小组。他精于金石之学，雅擅书法，四库馆金石、篆隶、音韵部分多出其手。他为此广泛收集图册、拓片，一次居然购得宋椠《苏东坡诗施注顾注》残本，加上已拥有苏轼手迹《嵩阳帖》，遂以“宝苏室”为号，并镌刻“苏斋墨缘”“苏斋真鉴”等藏书印。

翁方纲少年得志，一路顺风顺水，上有天子嘉许，有刘统勋等大臣爱护，身边有同僚同年、文朋书友的认可，下有一大批弟子门生拥趸，前程本不可限量。他在广东时本想为皇太后大寿添点儿彩，却因没拿捏好力道，惹怒了皇上，痛遭棒喝。初到四库馆时，方纲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期，而处之坦然，做事积极认真，也与逆境时的苏东坡有几分相像。他是苏轼的铁粉，似乎隔代传承了坡翁那份放旷通脱，每逢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都会盛邀友人来家中观赏题跋，称之为“祭苏会”。


(FOTOE 供图)

翁方纲画像

在银石赛道拍个电影

文 · 张斌



7月9日，布拉德·皮特（左）与演员达姆森·伊德里斯现身英国北安普顿银石赛道，为一级方程式电影《APXGP》进行拍摄

去年6月，一条消息不胫而走，一部至今也未透露正式片名的F1大电影开始缓缓冲出起点，向着一个暂且模糊的上映年份渐渐加速。历经数年，业界精英悉心布局，一部展现F1赛场传奇故事的大电影有了些模样。给众人信心的理由似乎很多，但关键在于那几个闪亮的名字，《壮志凌云:独行侠》导演科辛斯基亲自操刀，其身后是精锐团队，想象力和创造力值得期待。请到布拉德·皮特担纲主角，F1车手的魅力被加上了影帝的光环。还有一个角色也能触动人心，七次荣膺F1年度总冠军的汉密尔顿爵士躬身入局，不仅投钱投资源，而且还会以真实车手身份在片中风驰电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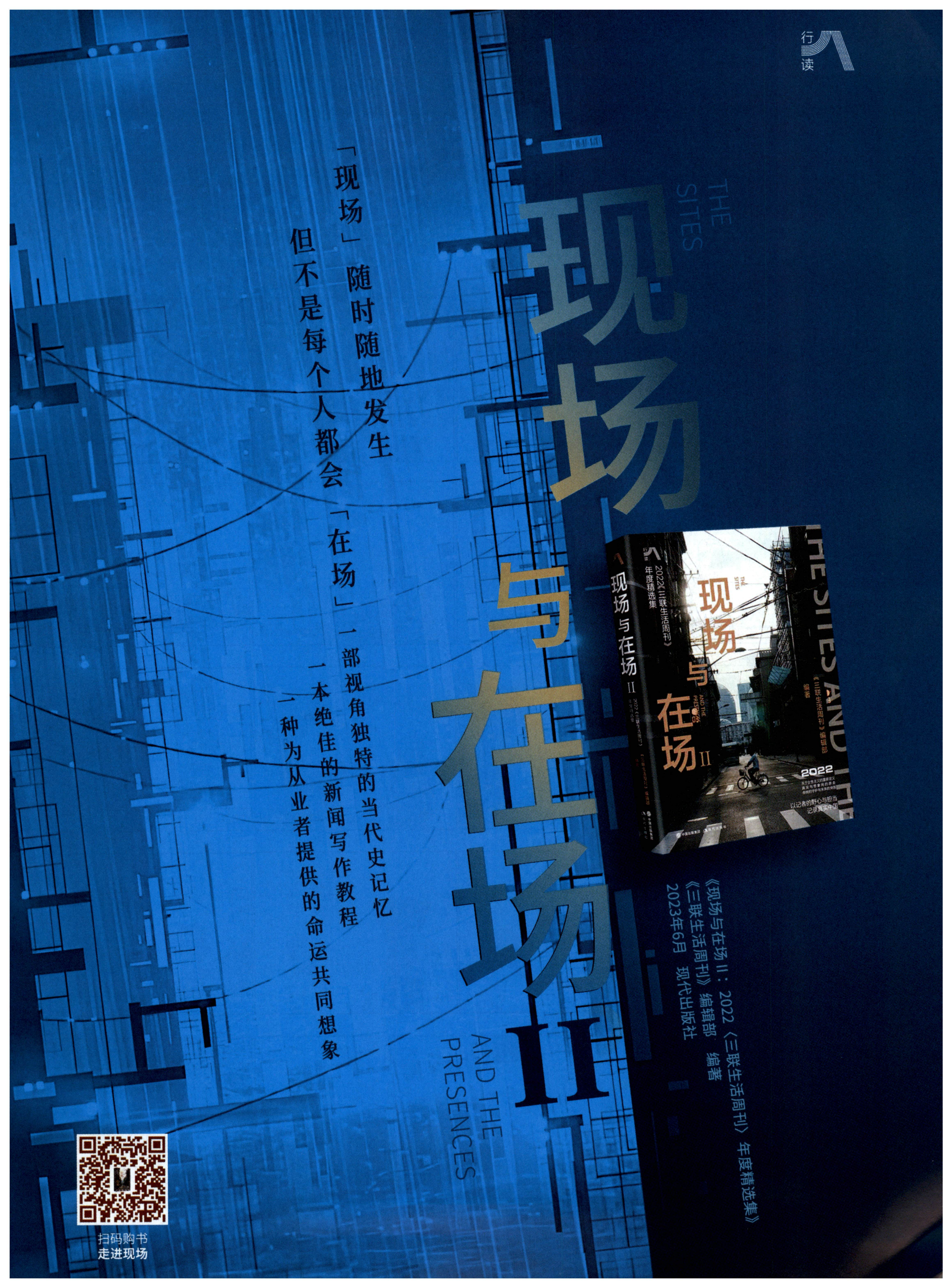
速度竞赛世界里佳片不断，这部未完之作目前是以“APXGP”的名字示人，取自于剧本虚构出的F1车队名字。虽是虚构，但是上周末在著名的银石赛道边，在奔驰和法拉利车队车库区之间，APXGP车队摆开了自己的阵仗，在马达轰鸣的英国大奖赛真实情境下，活生生地扮演着第11支车队，真实感与鲜活度几近完美。F1的运营机构全力支持，汉密尔顿在自己主场的加持，让电影赛场部门的拍摄尽得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早在去年，布拉德·皮特便现身F1赛场，深入火热的赛车生活。这次在银石赛道上则是真刀真枪操练起来，59岁的影帝一身便装在赛道上一露面，便引发热潮，不少工作人员瞬间变身影迷，完成各种难度的自拍。根据布拉德·皮特采访中的描述，APXGP的故事传统且励志，他所扮演的主角是上世纪90年代车坛高手，退隐之后又接到车队召唤，带动年轻车手乃至整支车队努力振翅高飞。扮演车队老板的是2007年凭借《老无所依》一片荣膺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哈维尔·巴登。

APXGP车队被设计成赛车世界里的绝对弱者，排名垫底，车手年轻缺乏竞争力，靠着传奇老将“传帮带”而奔向成功。影片中与布拉德·皮特并肩出战的年轻车手由英籍尼日利亚裔演员戴姆森·伊德瑞斯饰演，这位出生在1991年的黑人小伙子几乎符合了电影剧情预设的所有需要，此前他最有名的影视作品是2017年上线的电视剧《白粉飞》(*Snowfall*)。

从上周五开始，APXGP剧组沉浸于完全真实的速度竞技世界，借助英国大奖赛全场景，赋予APXGP车队生命力。既然是第11支车队，那从里到外，都必须是真实设计，布拉德·皮特和伊德瑞斯身着黑白两色车手服亮相赛道，俨然随时可以融入火热的竞赛氛围。英国大奖赛车手简报会是在周五举行，摄影机开动，布拉德·皮特和导演科辛斯基下场参与，身前身后随时闪现的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让影片场景的真实感拉到了极致。汉密尔顿对此甚是兴奋，声言这是F1赛事历史上“最佳车手简报会”。待到赛道上奏响国歌时，第11支车队也获得在场拍摄特权，让APXGP免去了再造宏大场景的巨大支出，银石赛道还会在大奖赛结束后，供电影拍摄尽情使用。

即便见多识广，但是穿好全套行头，迈上赛道的一瞬间，布拉德·皮特居然“有眩晕之感”——“我得说，来到这里太棒了。禁不住都要笑出声来，这就是我生命中的特殊时刻。”在这个赛事上演的周末，布拉德·皮特要经受一次全新的考验，在两位特技车手的帮助下，他要驾驶着改装后的二级方程式赛车在银石赛道上奔驰起来。改装车上安装了多架摄影机，布拉德·皮特心潮澎湃，他被令人窒息的速度感彻底笼罩了。汉密尔顿饶有兴趣地参与了赛车上的机位设计，与导演互动频繁，能以此种方式推广他深爱的运动，他感到无上荣光。汉密尔顿曾与布拉德·皮特在洛杉矶的一处赛道上相处一日，平日里爱看摩托车比赛的奥斯卡奖得主在车王眼中可以算得上是速度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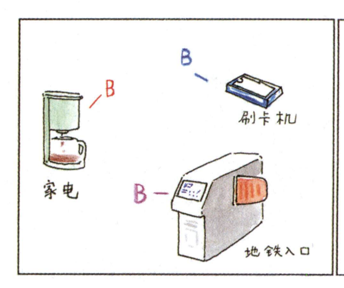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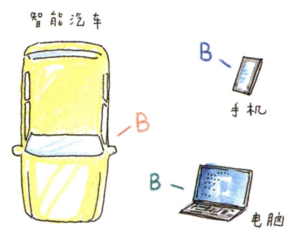
行读
THE SITES
现场与在场
II
AND THE PRESENCES
「现场」随时随地发生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场」
一部视角独特的当代史记忆
一本绝佳的新闻写作教程
一种为从业者提供的命运共同想象
《现场与在场II：2022〈三联生活周刊〉年度精选集》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编著
2023年6月 现代出版社
扫码购书
走进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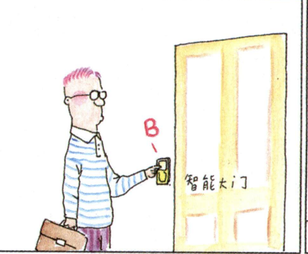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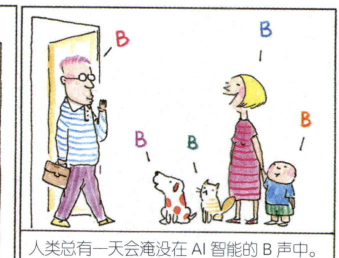


朱德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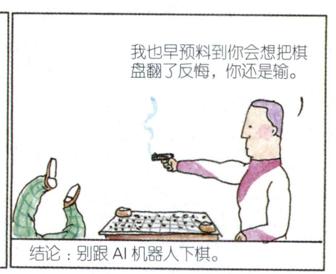


人类总有一天会淹没在 AI 智能的 B 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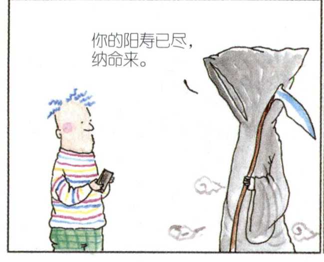








结论：别跟 AI 机器人下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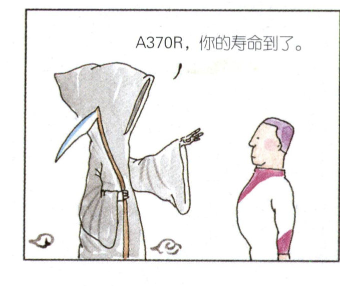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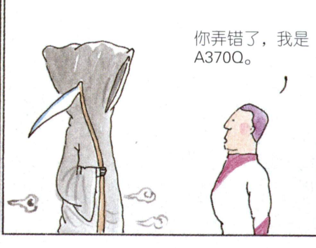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没手机活不成也死不了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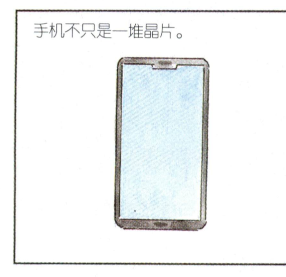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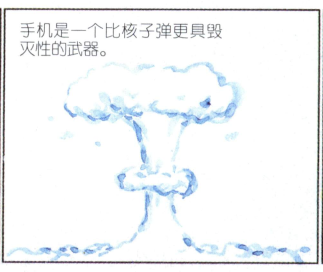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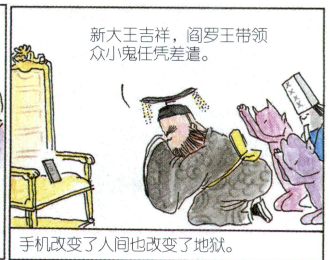


现在商人总是喜欢制造一大堆类似产品。









手机改变了人间也改变了地狱。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三联学术论坛

思想构筑未来

08 · **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

时间：6 月 30 日（周五）19：30

嘉宾：渠敬东 刘思达 田晓丽 田耕 王利平

09 · **入山与出塞**
早期中国文化中的宇宙模式与外来影响

时间：7 月 7 日（周五）19：30

嘉宾：李零 缪哲 王睿 耿朔 熊长云 田天

10 · **竹内好与丸山真男**
感受“他者”的两种不同路径

时间：7 月 14 日（周五）19：30

嘉宾：孙歌 薛毅 宋念申 王中忱

11 · **林中响箭**
“杂文的自觉”与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时间：7 月 31 日（周一）19：30

嘉宾：孙歌 余华 李敬泽 张旭东 王璞

12 · **重访中国文学的起源**
《诗经》《楚辞》与古代经典传统

时间：8 月 13 日（周日）19：30

嘉宾：柯马丁（Martin Kern）李霖 徐建委 郭西安 杨慧林

三联学术论坛

（第 08-12 期）

“三联学术论坛”以三联书店的学术图书出版为触点，尝试以跨学科、跨论域的对话和研讨，促进非学院化的学术思想交流，探寻当代中国读书界的共同关切，助力创造面向未来的知识格局。

现场：三联韬奋书店 2 层活动区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直播平台：“三联书店三联书情”视频号

主办：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协办：山水 SHANSHUI


三联书情微信


预约直播

被我捉弄的元宝

文 · 王田　图 · 陈曦



元宝是朋友寄养在我家的一只猫。我大概养了一年多。其实也谈不上捉弄，只是我总以我的想法强制折腾它。它刚来的时候胆子很小，蜷缩在角落里，眼睛瞪得跟一角硬币一样大，对四周的环境非常警惕。按猫咪的寿命来说，它相当于人类的20岁，正值青壮年时期，却跟个孩童一样容易上当受骗。

猫条是猫咪最喜欢的零食，虽然不是必需品，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我喜欢撸猫，总是拿猫条在元宝面前晃来晃去。孩童是经不住诱惑的，元宝先是收起警戒的目光，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晃动的猫条。不一会儿，脑袋也跟着晃起来，傻憨憨的，可爱极了。它再也忍不住了，缓慢地走出来、靠近我。我一般会先撕开猫条袋的口子，浅浅喂一口后再把猫条拿开。这时候，元宝就会坐在我旁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我不为所动，一只手继续晃猫条，另一只手伸过去抚摸它。

元宝很害怕，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身子是紧绷的，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微弱的抗议声。但我视而不见，撸到过瘾之后才继续喂猫条。吃完猫条后的元宝，又小心翼翼地回到角落里蹲着，继续摆出警戒的姿势。

过了一段时间，我俩逐渐熟悉起来。元宝大概觉得我黔驴技穷，做不出什么真能伤害它的事，于是时不时对我龇牙咧嘴，发出阵阵低吼。我一开始以为这是青壮年的正常反应，毕竟人不轻狂枉少年嘛，猫生可能也差不多。那天，我依旧在它面前晃动猫条，它一反常态地露出了獠牙，仿佛在警告我早点给它喂食。我以为它是饿着了，赶紧把猫条喂给它，还及时添了一些猫粮。第一次尝到甜头后就会有第二次。后面我才反应过来，元宝这是在向我示威。我当下就戴上防抓手套把它摁在地上，直至它发出求饶的叫声。元宝并没有轻易被降服，反复向我示威，然后反复被我压在地上。

渐渐地，它发现和我作对不仅得不到猫条，更改变不了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于是改变策略。我一下班回家，它会主动站在门口迎接。从进屋就开始黏着我，跳到我身上，一会儿拿脸蹭，一会儿拿舌头舔，穷尽各种手段向我示好。特别是在我撸猫的时候，元宝不仅不会紧绷，还会平躺在地上，向我展示它全身毛发最柔软的腹部。无论我怎么捉弄，它都装出一副非常舒服的样子。

这前后差异虽然令人瞠目结舌，可我也能理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我确实也会因为元宝的示好变得心情愉快，忍不住多喂些猫条。那时候的元宝很听话、很顺从，但已经没了先前的傲气，眼睛不再炯炯有神，明明是青壮年，看起来却老气横秋。

再后来，朋友就把元宝接走了。我时常怀念捉弄元宝的日子，也常有可怜身是眼中人的哀叹。我最喜欢示威的元宝，猫生在世如果一直都唯唯诺诺，被命运牵着鼻子走，那活着多没意思。有些事情不去尝试、拼搏，又怎会知道自己冲不破命运的桎梏呢？我最欣赏咬牙坚持的元宝。尽管坚持的过程很难熬，可不经一番彻骨寒，又哪能闻得梅花扑鼻香呢？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元宝。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每天不得不装模作样，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费尽心思讨好每一个人。

我哀叹的是，我活得很像阿谀奉承的元宝。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 茶 出品
佛雪
茶
手梨
传统做青
○
经典炭焙
雪梨佛手茶
高采摘标准·嫩采芽叶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日见新生

玛莎拉蒂全新Grecale GT
绽放每一日的优雅时刻

敬请莅临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
或致电 400 688 5111

